

培根论人生

【英】弗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著

徐奕春 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目 录

[论真理](#)

[论死亡](#)

[论宗教统一](#)

[论复仇](#)

[论逆境](#)

[论作假与掩饰](#)

[论父母与子女](#)

[论结婚与独身](#)

[论忌妒](#)

[论爱情](#)

[论高位](#)

[论匹夫之勇](#)

[论善与性善](#)

[论贵族](#)

[论谋反与动乱](#)

[论无神论](#)

[论迷信](#)

[论游历](#)

[论君权](#)

[论进言](#)

[论拖延](#)

[论诡诈](#)

[论自谋](#)

[论革新](#)

[论迅捷](#)

[论貌似聪明](#)

[论友谊](#)

[论消费](#)

[论王国的强盛与疆域的拓展](#)

[论养生](#)

[论猜疑](#)

[论言谈](#)

[论殖民地](#)

[论财富](#)

[论预言](#)

[论野心](#)

[假面戏剧与狂欢](#)

[论人的天性](#)

[论习惯与教育](#)

[论幸运](#)

[论放债](#)

[论青年与老年](#)

[论 美](#)

[论残疾](#)

[论建筑](#)

[论花园](#)

[论交涉](#)

[论追随者与朋友](#)

[论请托者](#)

[论学问](#)

[论党派](#)

[论礼节与仪容](#)

[论称誉](#)

[论虚荣](#)

[论荣誉与名声](#)

[论司法](#)

论愤怒

论变易兴亡

残篇 论谣言

译后记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16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文学家。出身于官宦之家，12岁即入剑桥大学，23岁就任议员，开始显示自己的政治潜能。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仕途屡屡受挫，詹姆斯一世即位后，他成为新授勋的爵士之一，接着又先后出任副检察长、首席检察官、枢密顾问、掌玺大臣和大法官等职，并被授予圣阿尔班子爵。后因受贿而被革职罚金，郁郁终生。1626年在一次冷冻防腐的科学实验中受寒患病，于同年4月去世。

培根一生著述颇丰，主要作品有《培根论人生》、《伟大的复兴》、《政治和伦理论文集》、《学术的进展》、《新工具论》、《亨利七世史》等。他创立了科学归纳法，鼓励人们以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对整个人类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是培根多年反复锤炼的精工之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爱情、婚姻、友谊、艺术、教育和伦理等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简洁，文笔优美，说理透彻，警句迭出，充满了谙通人世的智慧，是作者哲学智慧与人生经验的结晶，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与道德理想的完美融

合，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古典人文主义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四百年以来经久不衰，被译成世界上的几乎所有文字，深受各国读者的喜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培根论人生 / (英) 培根 (Bacon, F.) 著;
徐奕春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1
(经典日新书系)

ISBN 978-7-80211-805-8

I. 培... II. ①培...②徐... III. 培根,
F. (1561~1626) —人生哲学—哲学思想
IV.B56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247号

培根论人生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陈 琼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236 (总

编室)

(010) 66509405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

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53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第6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培根论人生

【英】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著

徐奕春 等译



**ESSAYS OF FRANCIS
BACON**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

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
QQ: 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
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 幸
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 小编
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 网站的名称
为: 周读 网址: www.ireadweek.com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论真理

彼拉多曾用嘲笑的口气说：“什么是真理呢？”^①他提出这个问题后并不想等人回答。的确，有的人就喜欢轻易地改变自己的看法，认为把一个信仰固定下来就等于套上了一副枷锁，因此，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崇尚自由意志。并且，虽然那一类的各派哲学家已经作古，但仍然有一些心志游移的演说家与他们一脉相承，所不同的只是这些演说家比起古人来少一点刚强率直的气质。但是，人们之所以喜欢谎言，这不仅是因为寻求真理是艰难困苦的事情，或也不仅是因为找到真理之后人们的思想要受它的束缚，而且还因为人们对于谎言本身有一种虽然卑劣然而却是天生的爱好。希腊晚期哲学学派^②。中有一个人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对于虚谎本身究竟有什么值得人们爱的东西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它们既不能像诗人之所为，引人入胜，也不能像商人之所为，使人得利。但是对于下述事实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这种真理是一种无遮无掩的“白昼之光”，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演出世上的假面剧、哑剧，举行世上的凯旋仪式，远不如在虚幻的烛

光下表演得那么典雅。在世人眼里，真理犹如一颗金贵的珍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它没有钻石或红玉值钱，它们能在变幻的灯光下大放异彩。掺上一点虚谎的东西往往能给人增添无穷的乐趣。要是从人们的心灵中取出虚妄的看法、自误的希望、错误的评价、武断的想象等等虚谎的东西，那么就会使许多人的心灵变成一种贫乏干瘪的东西，充满忧郁和不爽，甚至自己讨厌自己。对于这一点会有人怀疑吗？有一位早期基督教著作家曾非常严厉地把诗叫做“魔鬼的酒”，因为它能给人以想象，然而诗只是带有谎言的影子而已。有害的并不是从心灵中穿过的谎言，而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沉积于心灵中的谎言。但是，无论这些东西对人们堕落的判断力和爱好来说究竟如何，真理（它只评判它自己）却教导我们说：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爱或求婚）、认识真理（就是和它相处）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的最高美德。上帝在其创造万物的那些日子里，最先创造的是感官之光，^③最后创造的是理性之光。^④从那以后，他每逢安息日以其圣灵昭示世人。最初他把光喷吐在物质或混沌的表面上；后来把光喷吐在人的脸上，而且迄今还把光喷射在其选民的脸上。有一派哲学^⑤在别的方面不如其他派，可是有一位诗人^⑥为这派哲学增光不少。他曾说：“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

上颠簸是一件乐事；站在一个城堡的窗前看下面厮杀是一件乐事；但是没有一件乐事能与站在真理的高地（一座高于一切的山陵，那里的空气永远是清新而恬静的）俯视下面峡谷中的谬误、漂泊、迷雾和风雨相比拟”；⑦只要俯视者怀有恻隐之心而无自负之念，他就能永远感到其乐无穷。当然，要是一个人的心灵能以仁爱为动机，以天意为依据，并且以真理为旋转的轴心，那么他就可以说是生活在人间天堂了。

上面说的是神学和哲学上的真理，现在再来看看普通事务上的真理。即使那些不能做到坦诚正直的人也会承认坦诚正直地待人是人性的光荣；而真假搀和则犹如用合金工艺制作的金币或银币，合金也许会使它们变得更加好用，但却损坏了它们原来的品质。因为这些迂回曲折的行径无异于蛇行，蛇不是用脚而是卑贱地用肚子行走的。一个人如果被人发现是虚伪或不义的，那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事情。所以，蒙田⑧在研究谎言为什么这样可耻，其罪责这样令人可恨的时候，说得非常好。他说：“如果仔细掂量起来，说某人撒谎就等于是说他对上帝很大胆，对世人很怯懦。”因为谎言是面向上帝而怕见世人的。的确，对于虚假和背信的恶果再也不可能比下面这个说法表述得更加高明：“它可以说是请上帝来审判所有世人的最后的钟声。”有预言说，当基

督来临的时候，“他将看不到世上有诚信”。

注 释

① 他是指《新约·约翰福音》第18章第38节中的一段话：“彼拉多对他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走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凡未标“译注”的注文均系英文版编者注。下同。）

② 他大概是指“新学园派”（一个古希腊哲学流派），他们曾提出许多可讨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真理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所作的结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认为，人类并没有借以作出判断的标准。

③ 《旧约·创世纪》第1章第3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④ 那时，“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旧约·创世纪》第2章第7节。

⑤ 他是指信奉伊壁鸠鲁学说的那一派。伊壁鸠鲁本人的生活是非常清白和有节制的。他的一个主要原则是：一切思辨的目的应当是使人们能对“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安宁，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但是，“快乐”一词（该词表示“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安宁”这一目的）的采用使得伊壁鸠鲁体系在各个时期都遭到痛斥；其实，这与其归咎于并未反复鼓吹放荡的那些原则本身，无宁归咎于许多人的行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只是在名义上隐匿于该体系之下。伊壁鸠鲁承认诸神的存在，但他却使他们失去了无论是作为世界的创造者还是作为世界的保护者的神的各种特征。

⑥ 指罗马诗人、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卢克莱修。

⑦ 培根要么是根据记忆来翻译卢克莱修的这段文字，要么是有意将它意译。下面是对原文的直译：“当狂风在大海里卷起波浪的时候，自己却从陆地上看别人在浩瀚的大海上拼命挣扎，这是一件乐事；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乐于看见别人遭受苦难，而是因为看到我们自己免于受到这些灾祸，是一件乐事。这同样也是一件乐事：去瞭望远处平原上两军布成阵势大战方酣，而我们自

己却不是危险的分受者；但是再也没有什么比下面这件事更快乐的了：站在宁静的高原，自身为圣贤的教训所武装，从那里你能俯视其他人，看他们四处漂泊，为寻求生活的道路而到处漫游。”

⑧ 米歇尔·德·蒙田，著名的法国随笔作家。他的随笔题材丰富，论述的风格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并且显示天禀聪颖、心智明达的评论比比皆是。他死于1592年。下面这段引文摘自《蒙田随笔》第二卷第18章：“撒谎是一种可耻的邪恶，古代作家普鲁塔克曾以最可耻的话语贬损之，他说：撒谎就是‘在提供一个这样的证据，即证明一个人起初蔑视上帝，后来又害怕世人’。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描绘出了它那可怕的、令人讨厌的和放荡不羁的本性，因为，难道我们还能想像出什么能比对世人很怯懦，而对上帝很大胆更卑劣的事情吗？”

论死亡^①

成人害怕死亡犹如儿童害怕在黑暗中行走。儿童的那种天生的恐惧因故事而增加，成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也是如此。当然，静观死亡，把它看作罪恶的报应和通往另一世界的门径，是虔诚而且具有宗教性质的；但是害怕死亡，把它看作对自然的纳贡，则是愚蠢的。然而，在宗教的沉思中有时也搀有虚妄和迷信的成分。在有些修道士的禁欲书中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词句：一个人应当自个儿想一想，要是他有一个指尖被压或受刑，那种痛苦是什么滋味。由此便可想象，当整个躯体腐烂解体时，死亡的痛苦是什么滋味。实际上，人即使经历多次死亡，其所受的痛苦也比一肢受刑为轻，因为人体中最致命的器官并不是最敏感的。未受宗教启蒙的世俗哲学家塞涅卡说得好：“伴随死亡而来的东西，反而比死亡本身更为可怕。”^②呻吟与痉挛，变色的面目，亲友的哭泣以及黑幔^③和葬仪等等，都显示出死亡的可怕。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心灵中的各种感情，无论多么脆弱，没有一种是不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的。所以，当一个人身边有这么多能战胜死亡

的“侍从”时，死亡并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复仇之心战胜死亡，爱恋之心蔑视死亡，荣誉之心企求死亡，忧伤之心奔向死亡，恐怖之心被死亡缠绕。不仅如此，我们还在史书中读到：罗马皇帝奥托^④自刎后，许多人在哀怜之心（这是一种最温柔的感情）的驱使下也纷纷自尽，他们的殉死完全是出自于对其君王的同情，并且以此表明自己是那种最忠诚的追随者。此外，塞涅卡还加上了“苛求”和“厌烦”。他说：“想一想，你做同样的事情已有多久了。如果老是做同样的事情，不但强健的人 and 不幸的人 would 想死，而且爱挑剔的人也会想死。”一个人，虽然他既不勇敢也不可怜，但要是他对经常反复地做同样的事情感到厌倦，也会寻死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心理素质很好的人来说，死亡的来临对其情绪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看上去还是平静如常。奥古斯都·恺撒^⑤临终时还和蔼地对皇后说：“永别了，利维亚，请你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婚后生活的那段日子。”提比略^⑥至死仍在弄虚作假，正如塔西佗^⑦所说：“他的体力日益衰竭，但他的作假却依然如故。”韦斯巴芗^⑧临死前还坐在凳子上开玩笑地说：“我想我正在变神呢！”加尔巴^⑨临死前则引颈高呼：“砍吧！如果这有利于罗马人民，那就砍吧！”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⑩临刑前也说：“如果还有什么事情需要

我做的，那就快点来吧。”^⑪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斯多葛派在死亡问题上付出的代价的确太大，对于死亡做过多的准备反而使它显得更加可怕。尤维纳尔说得比较好：“他把生命的终结看成是自然的一种恩惠。”^⑫死亡与降生一样自然；对于一个婴儿来说，降生也许与死亡一样痛苦。为热衷追求某事物而死去的人，犹如一个人在热血沸腾的时候受伤一样，当时是不觉得痛楚的。所以，只要一个人专心致志于某种善事，他就不会感觉到死亡的痛苦。但是最重要的是，请你相信，在一个人达到了崇高的目的或实现了美好的愿望时，最甜美的歌^⑬就是“主啊！如今请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死亡还有这样一点：它能打开美誉之门，消除妒忌之心。“一个人虽然活着的时候遭人忌恨，但死后，却会受人爱戴。”

注 释

① 译注：塞涅卡（4BC—AD65），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政治家、剧作家。本篇有一部分摘自塞涅卡的著作，见他的《致卢西利乌斯的信》，第4卷第25、82封信。

② 这段引文摘自塞涅卡的著作。

③ 他可能是指用黑幔垂饰躺着尸体的房间的那种风俗，这种风俗在培根时代非常普遍，而现在则不常见。

④ 译注：奥托，公元69年为维特利乌斯所败，自杀。

⑤ 译注：奥古斯都（63BC—AD14）罗马帝国开国皇帝。

⑥ 译注：提比略（42BC—AD37），公元14年继其岳父奥古斯都位为皇帝。

⑦ 译注：塔西佗（55—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史学家。

⑧ 译注：韦斯巴芗（9—79），公元69—79年为罗马皇帝。

⑨ 译注：加尔巴（3BC—AD69），公元68年继位为罗马皇帝，7个月后被其护卫军所杀。

⑩ 译注：塞维鲁斯（146—211），公元193—211年为罗马皇帝。

⑪ 这些人都是芝诺学说的信徒。芝诺是塞浦路斯的一位西提姆籍哲学家，曾在雅典创立斯多葛学派，或曰“画廊学派”。他的学说的根据是使德行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那种责任。根据他的观点，心灵的愉悦比身体的快乐更好。而且，他的信徒们被告诫要漠视健康与疾病、财富与贫穷、痛苦与快乐。

⑫ 培根在此根据记忆引录；此语出自罗马诗人尤维纳尔（60—140）的讽刺诗第10篇。原文如下：“祈求坚强的决心，对死亡毫不畏惧，那就把生命的终结看成是自然的一种恩惠。”

⑬ 他是指“西缅之歌”。西缅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当他在圣殿看到婴儿耶稣时，他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唱起了感恩歌，开头是：“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第29节。

论宗教统一

宗教是维系人类社会的主要纽带，当宗教本身真正处于统一的整体中时，那是一桩幸事。关于宗教的争论和分歧，则是异教徒所不了解的不幸。原因就是，异端的宗教只是由仪式和典礼组成，他们并无任何固定的信仰：他们的神父和宗师多为诗人，因此，人们能想象得出他们有何种信仰。但是，真正的上帝有这样一种特质，即他要求绝对的忠实和崇敬，因此，他既不能容忍他的礼拜与宗教有任何混杂，也不能容忍任何同道。鉴于此，我们想就宗教的统一说几句话，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如何，限度为何，其方法又为何呢？

统一的结果（仅次于上帝的满足，后者居首位）有二：一是对教外之人；一是对教内之人。对于前者来说，异端邪说和教会的分裂确实是万恶之首，更甚于伤风败俗。正如身体上的一个疮疤或裂口比一时的体液不畅更糟一样，精神上更是如此。因此，没有什么比对统一的破坏更能使教外之人远避教会、教内之人急欲外逃的了。那情形就像一个人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①，另

一个人则说“看哪，基督在内室中”^②一样，即：一些人在异教的秘密场所找寻耶稣，另一些人则在教堂外面找寻耶稣。此时，人们应时时谨记一句话——“不要出去”。外帮人的宗师（恰好他的天职使他特别注意那些异教徒）曾说：“如果一个异教徒进来，听见你们七嘴八舌说话，他肯定以为你们疯了。”^③确实，当无神论者和世俗之人听到宗教中竟有这么多不和谐的相互冲突的意见时，情形绝不会更好。这种情况只会促使他们离开教堂，“坐于褻慢人之席位上”。^④当然，如此严肃的问题用这些小事来为证，似嫌不敬，但它再好不过地表达了宗教制度的缺陷。

有一位嘲弄大师在其虚构的丛书目录中开列了这样一部书：《异教徒的莫利斯舞》^⑤。的确，异教徒都有各自不同的姿态和模样，这不能不使那些世俗小人和下流政客心生讥笑，这些人对神圣的事物从来就心存蔑视。

至于宗教统一对教中人的结果，那就是和平，和平包含了永恒的幸福。和平建立信仰，和平点燃爱心，外部的和平使人内心平和，并将阅读和写作论战文章的功夫转入阅读和写作祈祷文及忏悔录去了。

关于统一的限度。这个度的分寸极为重要，在此问题上有两个极端：对那些真正的狂热分子来说，所有的调和语言都极其可恶。“耶户，平

安不平安？”“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罢。”^⑥平安对这些人算不了什么，他们要的只是追随者，只是党派。相反，那些对宗教冷淡的人们^⑦认为，他们可以用中庸的手段、不偏不倚的方式、巧妙的调解来协调宗教问题，好像他们要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做个仲裁似的。这两种极端都应避免，避免之道则是对基督本人手书盟约中的两条互见条款加以清楚的解释，这两条条款是：“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⑧“不敌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就是说，宗教中的一些基本的、实质性的要点是否真正与信仰、意见、规划或良好的意图等有所区分和辨别。虽然许多人将其视为已做过的琐事，但是，如果做的时候偏见少些，它会更受欢迎。

按我的一些设想，我只能进献这点忠告。人们应该注意以两种争论来分裂上帝的教会之事。一种是所争之点过于细微，不值得因其激动，也不值得因其争论，只是因为有人反驳，才煽动起人们的争论。曾有一位早期基督教作家这样写过：“基督的衣服确实无缝，但教会的衣服却形形色色。”于是他说：“衣服可能会多姿多彩，但不要让它被撕裂。”统一与划一，绝对是两件事情。

另一种则是所争之点很重要，但争论到后来又趋于过于微妙和晦涩，以致于成为只凭机辩而

没有实质性的事了。一个有着判断力和理解力的人，有时会听到无知之人的不同意见，但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所谓不同的事，其实只是一件事，当然这些人本人绝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判断力就有如此大的距离，那么，我们就不可以相信那明白世人内心的上帝能看出愚蠢的世人所争之事其实相同，因而接受双方的意见吗？

圣·保罗在关于相同情况的训诫和箴言中完美地表述了这种争论的实质：“躲避世俗的虚变，和那敌视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人们凭空创造出冲突，并给冲突注上新的名目，又将新的名词固定下来，以至于本来应该词义支配词名，现在却成了词名支配词义了。

和平，或者统一，也有两种假象：一种是以盲目的无知为基础，因为所有的颜色在黑暗中都是一样；另一种则以干脆同意基本点的矛盾之处为基础弥补而成，因为在这些事中，真理与谬误就像尼布甲尼撒王幻觉中脚趾的铁和泥土一样，^⑨它似可以粘在一起，但不会化为一体。

关于获得统一的方法，人们必须谨记，在宗教统一过程中，人们不要摧毁和损坏博爱的大义和人类社会的准则。基督徒们有两把剑，即精神和尘世的，在维护宗教这点上，两者都有自己的责任和地位。但是，我们不能拿起第三把剑，即

穆罕默德之剑，或类似之剑，靠战争来传播宗教，或以血腥的压迫手段来强迫人的良心，除非遇见了明目张胆的丑事、亵渎神明的行为，或把宗教与不利于国家的阴谋相混时；更不能暗中煽动骚乱，公开承认反叛，授百姓以刀剑，举凡此类意在颠覆天意所归之政府的举动都应力避。倘不如此，就等于用记录上帝旨意的第一块石碑撞击第二块石碑，以至将人类视为基督徒，忘了他们其实是人。诗人卢克莱修见阿伽门农忍心以自己女儿为祭品，遂惊呼：

“宗教能叫人为恶如此之甚。”^⑩

假如他知道了法国的大屠杀^⑪或英国的火药阴谋，^⑫他又作何论？恐怕他会加倍地纵情享乐，加倍地不信神了。因为，为了宗教而拔出那把尘世之剑时，既然需要极为谨慎，那么，将剑交于百姓之手，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件事还是留给再浸礼教徒和别的恶魔吧。当魔鬼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之时，那是对神的极大亵渎，但是，假上帝之名，并让他说“我要下到地狱，我要与黑暗之王^⑬一样”，则是对神的更大亵渎。如果使宗教的目的坠落到谋杀君主、屠戮人民、颠覆国家与政府等行为上，与上述言行相比，又能好到哪里呢？这实际上贬低了圣灵，以兀鹰或乌鸦代替鸽子，在基督教会船舶上挂起海盗或杀手的旗帜。因此，教会必

须借助教义和教律，人君必须借助刀剑，教会的和伦理的学人，必须借助神的使者之杆杖之力，^⑭像已经大部分做到了一样，将那些倾向于支持上述恶劣行为和观点的人，统统驱入地狱。关于宗教问题的各种讨论，无疑应首先注意那位使徒的话：

“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正义。”

一位明察秋毫的早期作家十分坦白地表示，凡是施行或劝人压迫他人良心的人，一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目的。

注 释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4章第26节。

② 同上。

③ 见《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

④ 见《旧约·诗篇》第1篇第1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⑤ 此舞最初称为莫利斯舞，据说来源于西班牙的莫利斯人，早期的舞者都涂黑面部以纪念莫利斯人。也有可能是古代比鲁斯舞的讹传，比鲁斯舞由身穿甲冑的男人舞之，据说现在希腊仍有此舞。这种舞的特征之一便是舞者的姿态和手势，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仍有流行。

⑥ 见《旧约·列王纪下》，第9章第18节。

⑦ 见《新约·启示录》第3章第14—16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老底嘉是亚洲方济各派修道士的

一座城市，圣·保罗在那儿建了一座与此义有关联的教堂。

⑧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2章第30节。

⑨ 见《旧约·但以理书》第2章第33、41节，暗指尼布甲尼撒王的梦。

⑩ 阿伽门农，迈西尼王，是希腊远征特洛伊的军队领袖。希腊船队被风阻于奥利斯，不能出发，卜者卜得是得罪了女神阿特弥斯所致。阿伽门农不得已以亲生女伊菲吉尼亚为祭品，女神始息怒，并于危急关头救伊菲吉妮亚，以一小鹿代之，希腊军遂得以行。

⑪ 法国大屠杀指1572年8月23日圣巴托罗缪节晚上对胡格诺派教徒的屠杀，屠杀是由查理六世和他母亲下令的。这次屠杀共有6万人丧生。

⑫ 指1605年11月5日福克斯计划炸英国国王和国会的阴谋。

⑬ 指魔鬼。

⑭ 这是指罗马神话中接引神赫尔墨斯或商业神墨近利的双蛇杖，以之接引亡魂，渡至阴间。

论复仇

复仇是一种野性的裁判，人类的本性越是趋于它，法律就越是要清肃它。因为最初的犯罪，只是触犯了法律，但是对这件罪行的报复行为，却是无视法律。无疑，采取报复行动，一个人就已和他的敌人扯平，但若置罪行而不理会，他就比他的仇人高出了一筹：因为宽恕仇敌具有君王气概。我确信所罗门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仇不报是人的自豪之事”。^①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且不能改变，智者现在和将来都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所以，那些劳碌于过去事情的人简直是无聊而已。世上没有人是为犯罪而犯罪的，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或是乐趣、荣誉，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我为什么要因为某人爱他自己胜于爱我而生气呢？况且，即使真的有人仅仅是因为本性不好而作恶，又怎么样呢？那也不过像荆棘或刺丛一样，它们抓人刺人，只因为它们只能如此。可以原谅的那种复仇是为了报没有法律纠正的那种仇的，但是复仇的人也要留心不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否则他的敌人仍然占先，其吃亏比例仍是二比一。有些人在复仇的时候，愿意让对手知道复仇来自何方，这比较大度，因为复仇的痛

快不在于使对方受苦而在于使对方悔罪。那帮卑鄙而狡诈的懦夫就像黑暗中的飞箭。佛罗伦萨的大公——科恩莫斯^②曾针对那些忘恩负义的朋友说过一句尖锐的话，他觉得这些罪行都不可饶恕，他说：“你可以在书中读到教我们饶恕敌人的话，但你从来读不到教我们饶恕朋友的话。”但是，约伯的精神则格调更高，他说：“难道我们只愿从上帝手中拿到好的而不要坏的吗？”^③以此倒推于朋友，亦当如此。确实，一个人念念不忘于复仇，其伤口总不能痊愈，否则伤口很快就能复原。公仇^④的报复多半结局幸运，例如为恺撒之死^⑤，为珀蒂纳克斯之死，为法国国王亨利三世之死而施行的报复事件，^⑥等等。但是，私仇的报复则没有这么幸运。不但不幸运，衔怨报仇之人还过着妖巫般的日子，活着，于人不利；死了，于己不幸。

注 释

^① 译注：所罗门（1015—997BC），以色列古国第三代君王，以贤明著称，《旧约》中多篇被史家认为出自他的手笔。文中引用的句子出自《旧约·箴言》第19章第11节，原文为：“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② 科恩莫斯为佛罗伦萨的大公，16世纪人，文学与艺术的支持者。

^③ 见《旧约·约伯记》第2章第10节：“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

^④ “公仇”的意思为，可以国家的名义，用法律制裁手段

来加以惩罚或报复的仇恨。

⑤ 这是奥古斯都和安托尼为恺撒被谋杀而施行的报复，也是古代历史学家经常引用的事例。奥古斯都为恺撒复仇后，旋即当上罗马皇帝，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自然死亡。

⑥ 法国国王亨利三世于1599年被一疯狂的雅各宾僧侣克莱门特所刺杀。

论逆境

塞涅卡（像斯多葛派那样）发表过一句高论：“顺境的好处是人们所希冀的，但逆境的好处则是令人惊叹的。”当然，如果奇迹乃是对自然的支配，那么它们多半是出现于逆境中的。他还有一句比这更精辟的话（这话由一个异教徒说出，几乎是太精辟了）：“集人的脆弱与神的安稳于一身，那才是真正的伟大。”这句话要是放在诗里也许更好一些，因为在诗里，超验的事物更加名正言顺。其实，诗人们一直都在描写这种超验的人物，因为他实际上就是古代诗人们^①在那个奇幻的故事中所塑造的形象。这个故事似乎不无神秘。不仅如此，它所描写的还有点接近于基督徒的情形。这个故事说的是：“当赫拉克勒斯^②去释放普罗米修斯^③（他象征人性）的时候，他坐在一个瓦盆或瓦罐里渡过了大海。”它生动地描绘出了基督徒以血肉之躯的轻舟渡过世间惊涛骇浪的决心。但是通常说来，顺境的美德是节制，逆境的美德是坚忍。从道德观点上说，后者是一种更加崇高的美德。顺境是《旧约》中的福祉，逆境是《新约》中的福祉，不过逆境所

带来的福祉更大，更清楚地显示出上帝的恩宠。然而甚至在《旧约》中，如果你聆听大卫的琴声，那么你肯定会听到与欢颂一样多的哀乐^④；圣灵之笔以较大的篇幅描绘约伯的苦难，而以较小的篇幅描绘所罗门的幸福。顺境并不是有许多恐惧和烦恼，逆境也并不是有许多安慰和希望。在缝纫和刺绣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阴沉昏暗的底子上安排一种明快花样比在鲜亮的底子上安排一种阴沉幽暗的花更令人悦目。眼睛尚且如此，心灵更是可想而知了。的确，美德犹如名贵的香料，一经焚烧或碾碎，就能散发出最浓烈的香味；因为顺境最能显露邪恶，逆境最能展示美德。^⑤

注 释

① 指斯特西科罗斯、阿波罗多罗斯等人。培根在其《论古人的智慧》一文中同样也提到过这个神话。

② 译注：赫拉克勒斯，古罗马和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③ 译注：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盗天火予人的英雄。被宙斯罚锁于高加索，被赫拉克勒斯所救。

④ 应当记住，《大卫的诗篇》中有许多篇是大卫写的，有的写于受扫罗迫害时期，还有的写于由其儿子押沙龙的邪恶行径所招致的苦难时期。其中有几篇，虽然也叫《大卫的诗篇》，但实际上是由监禁于巴比伦的犹太人创作的，例如第137篇，这一篇开头写得非常优美：“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有人认为，其中有一篇是摩西的作品。

⑤ 最后这句话始出《兴盛是上帝的赐福》一文，该文直到1625年即第一篇论文发表28年后才发表。这句话曾被麦考莱相

当公正地作为证据来引用，以此证明作者的想象力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竭，他晚年的风格变得更加醇厚和温和。这位博学的评论家还将这句话同《论学问》一文（第五十篇）的简洁的风格作了对比，后者发表于1597年。

论作假与掩饰

掩饰只是一种怯弱的策略或智谋，因为，要知道，说真话和干真事是需要高超的智力和坚强的意志的。因此，政治家中的较弱者正是惯于掩饰的高手。

塔西佗说，“利维娅与她丈夫的足智多谋和她儿子的弄虚作假是相匹配的”，就是说奥古斯都善用计谋或策略，而提比略善作掩饰。当穆森纳斯^①怂恿韦斯巴芗举兵去打维特利乌斯^②时，他又说：“我们起兵反对的既不是奥古斯都的敏锐判断力，也不是提比略的极端谨慎与诡秘。”这些特性——善用计谋或策略与掩饰或诡秘——的确是不一样的，因此要加以区分。因为倘若一个人具有透彻的判断力，以致他能看出什么事情应当公开，什么事情应当保密，什么事情应当半隐半显，以及这事的或隐或显应当对着何人和在何时（这些的确是治国和处世的诀窍，正如塔西佗所正确称呼它们的那样），那么对他来说，一种掩饰的习惯就是一种障碍和一种缺陷。但是，倘若一个人难以具备那种判断力，那他就只能采取诡秘的方式，做一个掩饰者了。因为当一个人不能随机应变和作出选择时，最好还是采

取大体上看来最为安全和谨慎的方式，这正像一个看不清道路的人要轻步慢走一样。毫无疑问，历来最有能力的人待人都是坦率和诚恳的，都有诚实可信的名声。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像训练有素的良马一样，因为他们深知何时当停，何时当转，并且当他们认为某事的确需要掩饰时，即使他们掩饰了，以往广泛流传的关于他们诚恳待人、光明磊落的说法也会使他们不易被人觉察。

一个人为自己所做的这种遮掩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是行踪隐秘、缄默不语、保守秘密，即一个人不让别人看出或了解他的为人；第二是以消极的方式掩饰，即一个人有意留下一些迹象和证据，使人对他的为人产生错觉；第三是以积极的方式作假，即一个人主动、明显地装出一副与他的实际为人并不相符的面目来。

说到这些遮掩手法中的第一等级即言行隐秘，这的确是听人忏悔者的美德，那种能严守秘密的人无疑会听到许多忏悔。因为谁肯向一个多嘴多舌、不守秘密的人敞开心怀呢？但是如果一个人被认为能守秘密，他就会发现别人的秘密，这就好像较封闭的空气会吸收较开放的空气一样。而且，在忏悔中，人们暴露思想不是为了追名逐利，而是为了心情舒畅，因此能守秘密的人便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许多事情。这时人们与其说是在透露不如说是在倾诉他们的思想。简言

之，种种神秘的事物全在于能严守秘密。此外（说实话），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毫无掩饰都是不雅的。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倘若有所遮掩，就会平添不少尊严。至于那些饶舌者和那些轻浮的人，他们往往也是自负的和轻信，因为喜欢谈论他所知道的事情的人，也会谈论他所不知道的事情的。因此可以断言，言行隐秘的习惯既是精明的，也是合乎道德的。在这方面，一个人的面孔最好让他的舌头去说话，因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如果从他的面部表情特征上表现出来，这不啻是一个大弱点和大暴露，其暴露的程度在受人注目和为人所信方面不知要比一个人的言语大多少倍。

对于第二等级遮掩手法即掩饰来说，它通常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言行隐秘而来的。因此，一个人若想隐秘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掩饰者，因为众人的狡诈不允许一个人保持模棱两可、漠不关心的态度，不允许他毫无倾向性地隐而不露。他们会用大量的问题去困扰他，设法引诱他，揣摩他的想法，以致除非他保持一种令人可笑的沉默状态，他就必然会表现出他的倾向性来，即使他自己毫无表示，人们也会从他的沉默中得出看法，就像从他的言语中推测一样。至于用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言辞搪塞，那也是不能持久的。所以人们必须为自己留下一点掩饰

的余地，否则就没有人能够保守秘密了。可以说，掩饰不过是隐秘的裙裾罢了。

然而对于第三等的遮掩即作假和伪装来说，我认为除非在重大而罕见的事件中，这样做罪恶的成分要多于机智的成分。因此，一种常见的作假习惯（即这最后一等的遮掩法）是一种恶习，它或者源于一种作假或恐惧的天性，或者源于一种有重大缺陷的心理状态，由于这种缺陷是一个人不不得加以掩饰的，便使得他在其他事情上也作假，以免他的才能被废弃不用。

作假与掩饰的好处有三条：第一是麻痹反对者，从而出其不意。因为一个人若把自己的意图公开，那就等于向所有反对者发出唤醒他们的警报。第二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合适的退路。因为一个人若使自己受束缚于一个公开的声明，他就必须一干到底，或者承认失败。第三是便于识破别人的意图。因为对于一个暴露自己的人，人们几乎不会公开反对他，相反却会让他继续说下去，从而把他们自己的言论自由变为思想的自由。因此西班牙人的一句尖刻的谚语说得好：“撒一个谎以便弄清一个事实真相。”仿佛除了作假就没有其他了解真相的办法了。平心而论，作假与掩饰也有三条坏处：第一，作假与掩饰一般总带有某种胆怯的表现，而胆怯在任何事业中都有碍于达到目标。第二，作假与掩饰使其他许多人迷惑

不解、无所适从（否则，这些人本来也许是会与他合作的），作假与掩饰使人在几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向他自己的目标跋涉。第三，作假与掩饰的最大坏处是，它使一个人丧失了为人处世的最重要的手段——信誉和信念。结合起来最好最适宜的做法是，既保持开诚布公的名声，又养成言行隐秘的习惯，在适当的时候善于掩饰，一旦别无良策则有能力作假。

注 释

① 译注：穆森纳斯，公元1世纪时罗马著名将领。

② 译注：维特利乌斯（15—69），罗马皇帝，在位仅8个月即被韦斯巴芗击败，被杀。

论父母与子女

父母的欢乐是隐秘的，他们的悲哀和忧虑亦是如此。他们不能说出自己的欢乐，也不愿吐露自己的悲哀与忧虑。孩子们使劳苦成为美差，却使不幸变得更为苦涩。他们增添了生之烦恼，却减轻了对死亡的记忆。传宗接代是动物所共有的本能，但是名声、荣誉和崇高的业绩则是为人类所专有。当然，可以看出，最崇高的业绩来自没有子嗣的人们。他们在其躯体的形象无从再现以后，便力图表现自己精神的形象。所以，那些没有后代的人却最关心后代。最早创家立业的人最溺爱孩子，总把他们看作不仅是家族的后嗣，也是自己事业的延续，因而他们既是孩子，也是造物。

父母对每个子女感情各异，这往往是不公平的，有时是不足取的，对母亲来说尤其如此。所罗门说得好：“聪明的儿子使父亲高兴，愚昧的儿子叫母亲蒙羞。”^①经常可以看到，在子嗣满堂的家庭里，最大的一两个受重视，最小的被溺爱，中间这几个好像被遗忘了，而实际上却往往最优秀。父母平日在孩子的用钱上吝啬是一种有害的谬误，这使孩子们变得卑怯，学会了取巧，

与下流人为伍，并导致他们在有钱时贪得无厌。因此，当人们严加管理的是他们的孩子，而不是他们的钱包时，就会得到最佳的结果。一般人（父母、老师或佣人都是这样）有一种不明智的做法，就是在未成年的兄弟之间制造和鼓励竞争，这样做往往使他们在成人以后彼此不和，扰乱了家庭。意大利人在子女和侄甥或近亲之间甚少加以区分，只要同属一族，即使非本身所出，也不介意。实际上自然界大都如此，以致我们看到，侄甥有时酷肖叔舅或某一位近亲甚于像自己的父母。这就是血缘的关系。父母应及时选择他们认为适合于孩子们的职业和道路，因为这时候他们最易于接受教导。也不要过于关注孩子们的倾向，以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们将来最适合从事的。说真的，如果孩子们的爱好或才智不同寻常，那就不要加以干预，但就一般而言，下面这句格言说得好：“选择最好的，习惯会使它变得轻松愉快。”在兄弟中为弟者通常总是幸运的，但如果兄长被剥夺了继承权，他们就很难或绝不可能如此幸运了。

注 释

① 见《旧约·箴言》第10章第1节。

论结婚与独身

凡有妻室儿女者，都已向命运交付了抵押品。因为有了他们，往往就难成气候，不论是善举还是恶行。毫无疑问，最有益于大众的好事是由未婚或没有子女的人们办成的。他们和大众在情感上相通，在财力上给予资助。可是按理说，有子女的人应当最关心未来，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将自己最宝贵的抵押品交托给未来。有些人，虽然过着独身生活，而他们考虑的确实也只限于自身，把未来看得无关紧要。不仅如此，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把妻室儿女只看作是付款的账单。甚至还有一些愚蠢的守财奴竟以没有子女而自豪，认为这样他们在别人眼中就会显得更为富有。他们可能听到过这样的对话：“此人是个富豪。”另一人却表示不同意，说：“是啊，可是他受子女的牵累太大。”仿佛这样就削减了他的财富。不过，独身生活最常见的原因是为了自由，尤其是那些自得其乐的颇有风趣的人们，他们对于各种约束都很敏感，甚至把腰带和吊袜带都看作镣铐。未婚者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往往并非最好的臣民，因为他们很容易逃跑，几乎所有的逃亡者都是那种人。独身

生活适宜于僧侣，因为爱的施舍若先须注满一池，就难于普浇大地。^①独身对于法官和地方官员来说则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主见，贪污腐败，一个仆人就会比一个妻子坏五倍。至于士兵，我发现，将帅们在训话时，总要他们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我认为，土耳其人对婚姻的轻视使得那些粗俗的士兵变得更为卑劣。无疑，妻子儿女是对人性的一种磨炼。至于单身汉，虽然他们由于手头宽裕，往往比较慷慨大方，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比较冷酷狠心（最好去充当严酷的审问官），因为他们难得产生同情。性情庄重的人受风俗习惯的熏陶，因而心志坚定，他们大都是多情的丈夫，正如人们所说的尤利西斯“他宁要他的老妻也不要长生不老”^②。贞洁的妇女往往高傲不逊，仿佛在自我炫耀贞洁。如果妻子认为他的丈夫聪明，这就是可使她保持贞洁温顺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如果她发现他妒忌多疑，那她就决不会那样。妻子是青年人的情人，中年人的伴侣，老年人的保姆。因此，一个男人只要他愿意，任何时候都有理由要求结婚。然而，在回答人应当在什么时候结婚这个问题时，有一个被称为智者的人却说：“年轻人不到时候，年老的人根本不行。”经常看到一些坏丈夫却拥有贤惠的妻子，这也许是因为，当她们的丈夫有时表示情爱时，就会显得更为珍贵；或者是做妻子的以

自己的耐心而自豪。但这一点是决不会错的，即这些坏丈夫必是她们不顾亲友的劝告自己挑中的。正因为如此，她们就非得设法补救自己的过失不可了。

注 释

① 他的意思是，如果教士需要支付家庭开销，他就难以捐助教区居民了。

② 译注：尤利西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希腊征战特洛伊军中将领。攻破特洛伊后，归途中曾被困于海岛上，经受住爱慕他的仙女许以长生不老的诱惑，忠于夫妻之情，10年后乃艰难抵家。

论忌妒

除了恋爱和忌妒之外，可以说还没有哪一种人的情欲会令人着迷或使人着魔的：恋爱和忌妒都有强烈的欲望，它们都易于使人生出各种想象和念头，也易于在眼中闪现出来，尤其是当那些有助于蛊惑人心的对象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于是我们看到，圣经把忌妒称为“恶眼”；^①占星家则把星宿的不良影响称为“恶相”。时至今日大家似乎仍然承认，人在忌妒时眼睛会闪闪发光。不仅如此，有些人甚至细心地注意到，忌妒之眼打击伤人最烈之时，正是被妒者显耀荣华、受人注视之时，因为这种情形使忌妒之心更加锐利。此外，在这种时候，受妒之人的精神大量地涌现在体表，从而正中打击。

我们现在先不管这些奥妙之点（虽然在适当之处它们并非不值得思索），且谈何种人最易妒人，何种人最易被妒，以及公众的忌妒与私人的忌妒有什么分别。

没有德行的人总要忌妒他人的德行。因为人心若不以自己的善处为养料，就要以他人的恶处为养料，缺乏其中之一，便会猎取其中之二；如果没有希望达到别人的德行，便会竭力压制别人

的幸运，以求报复。

多事好问的人常常忌妒别人。因为，之所以要知道别人的许多事情，其原因决不会是由于这番忙碌涉及到自己的利害，因此，这一定是为了能在观察别人的祸福之中得到一种观剧式的乐趣了。只管自己的事务的人也不会找到多少可忌妒的事情。忌妒是一种不甘寂寞而游来荡去的情欲，在大街上徘徊而不愿待在家里。“没有一个人好管闲事而不心怀恶意的。”^②

出身名门的人往往忌妒新近腾达的人，因为二者之间的距离变了，这就像视觉上的错觉，别人前进便以为自己后退了。

残疾人、宦官、老年人以及私生子都好忌妒别人，因为一个人若无法补救自己的不幸，就会竭力去损害他人的幸运，除非这些缺陷落在一种甚为勇敢而伟大的天性之上，这种人想要把自己天生的缺陷造就为自己的荣耀的一部分，他们要使人感受到一种奇迹性的荣耀，说，“一个宦官、一个瘸子，竟做了这样的大事”。宦官纳尔西斯^③、瘸子阿格西劳斯^④和帖木儿^⑤便是其中的例子。

经过大灾大难而再起的人也富于忌妒心。因为这些人那些不合时代的人一样，都把别人受到的损害看作是对自己的痛苦的赔偿。

出于浮躁与虚荣而想在过多的事业中出人头

地的人总是忌妒心盛的，因为他们总有许多事要做，而在那些事业的某项中又一定会有许多人可以胜过他们。阿德里安皇帝^⑥就是这样的人，他非常妒恨诗人、画家与巧匠，因为他还想在这些领域中胜过别人。

最后，近亲、同事以及同门弟子最容易在平辈腾达的时候产生忌妒，因为平辈的腾达可以说向他们指出了自己的命运不佳，并且平辈的腾达会时时为他们所想起，也更容易为别人所注意，而忌妒之心总是因言谈及名声而倍增的。该隐对他兄弟亚伯的忌妒更为卑劣，更为凶恶，因为当亚伯的供品被上帝看中时并没有人在场旁观。^⑦关于最易妒人的人，就讲到这儿。

现在再谈一谈那些多少受人忌妒的人。第一，德行高的人们在腾达时较少受到别人的忌妒，因为他们的幸运看来是他们应得的，没有人会忌妒债务的偿付，所妒的大都是报酬过当的赏赐。此外，忌妒总离不开人们之间的相互比较，没有比较就不会产生忌妒，因此帝王除了受帝王的忌妒外不受他人的忌妒。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刚刚扬名时最受忌妒，到后来较能克服之；与此相反，有功有业的人在福祉绵延之时最受忌妒，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虽然他们的德行依旧，但其光辉却不如过去了，成长起来的新人使他们的那些德行黯然失色了。

出身名门的人腾达时不那么受人忌妒，因为那好像是他们的家世赋予的，并且这也不见得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多少幸运。而忌妒心有如日光，它射在斜坡或尖耸的高地上是比射在平地上要热得多的。出于同样的原故，那些逐渐腾达的人较之那些突然发迹、“一跃而出人头地”的人是少受人忌妒的。

那些把自己的荣耀与常年累月的奔波、操劳或危险连在一起的人们是少受人忌妒的，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人的荣耀得来不易，甚至有时还可怜他们，而怜悯永远是治疗忌妒的。因此你可以看到，政界中那些较为深沉冷静的人地位显赫却总是自我悲叹，说他们过着何等不快乐的生活，不断地重复“我们何等受苦”的老调。他们这样做并非感觉如此，而是为了要减少忌妒心的锋芒。但是这种悲叹应当针对别人给他们加上的负担，而不可针对自己招来的事情，因为再没有比无必要而野心勃勃地专揽事务更能增加旁人的忌妒了。同时，一个大人物若能使所有下属都享有充分的权利和地位，那就没有比这个更能消灭针对他的忌妒了，因为借着这种手段，在他与忌妒之间便有了好几重障隔。

最最受人忌妒的是一些鸿运高照而又盛气凌人的人。这种人总要讲排场摆阔气，或者好争斗狠、力克一切反对和竞争，以此显示自己多么伟

大。而聪明的人则宁愿让自己受点委屈，来供奉忌妒，有时在利害关系不大的事情中故意让人阻挠或压倒。不过也应当看到，若以一种朴素坦白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优越地位（因而不带骄矜与虚荣），的确比用一种较为多诈而狡猾的态度要少受人忌妒。因为在后一种举止里，一个人简直是表明他不配享受那种幸运，并且还好像明白自己并无价值似的，从而竟然在教导别人来忌妒自己了。

最后我们要说，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言，忌妒的行为中不免有些蛊惑人心的东西，所以要治疗忌妒，除了治疗人心的蛊惑之外别无他法。那就是搬除（人们所谓的）蛊惑之物而使之落在别人身上。为了这种目的，有些比较聪明的大人物总要抬出某些人，让他们登台露面，使那本要落到自己身上的忌妒心转到那些人身上去。有时这忌妒落到主管或仆从身上，有时落到同事或伙伴身上，如此等等。而在这种情况下做这种事，是永远不会缺乏一些天性莽撞而好事的人的。这些人只要能得到权力和职务，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

现在再谈一谈公众的忌妒。公众的忌妒还有一点好处，而私人的忌妒则无益处可言。因为公众的忌妒有如一种驱逐^⑧，可以在有些人变得太权高位重的时候压抑他们。因此，公众的忌妒对

于大人物们是一种约束，使他们不致逾越界限。

这种公众的忌妒，拉丁语叫做invidia，现代语言叫做“不满”。关于这一种将来在论叛乱的一篇中再说。这是国家的一种疾病，就像感染一样。因为，正如感染可以传播到本来健全的部分并使之腐败一样，一旦国家中产生了不满情绪，它就会败坏国家最好的举措，使之发出恶臭。所以，如果把那些不得人心的好举措与似乎得人心的举措混合实行，是得不到什么益处的。因为那种办法不过表明了一种懦弱，一种对忌妒的畏惧，它会产生更大的危害。这又如各种感染常有的情形一样，你要是怕它们，反倒会招致它们上身。

这种公众的忌妒看来主要是专攻那些重臣大吏而非反对帝王和政治团体本身的。但是有一条可靠的定律，那就是假如公众对某大臣的不满很大而其主要原因却不在这位大臣身上，或者这种不满总的说来是针对一个政治团体中的所有大臣的，那么这种不满（虽然隐而不显）其实是针对国家本身的。关于公众的忌妒或不满以及它与私人的忌妒的差别，就说到这儿。关于私人的忌妒我们在前面已说过了。

关于忌妒这种情欲，我们要概括地再说几句：在一切情欲之中，忌妒是最缠绕不休、最持久的，而别的情欲不过是偶而产生的。因此古人

说得好：“忌妒永不休假”，因为它老是在活动，不是指向这人就是指向那人。此外人们还注意到，恋爱与忌妒确实使人憔悴，而别的情欲则不致如此，因为它们不如爱与妒那么持久。忌妒也是最卑劣最堕落的情欲，所以忌妒本是魔鬼的特质，结果人们把魔鬼叫做“夜间在麦子中种植稗子的忌妒者”^⑨，因为忌妒总是难以觉察地在暗中活动，又常常有损于好的事物，例如麦子。这永远是如此的。

注 释

① 古代人普遍认为忌妒的眼睛会伤人，乃至于古罗马人在自夸时一般都要用到“*praeſcīni*”一词，意即“没有蛊惑或着迷的危险”。他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当时在场旁观的忌妒者的恶眼的蛊惑影响。培根爵士在此很可能是指《新约·马可福音》第7章第21、22节：“从人心里，发出……诡诈、淫荡、忌妒。”所罗门也曾谈到“恶眼”，见《旧约·箴言》第23章第6节和第28章第22节。

② 原文为拉丁文，这句话出自罗马剧作家Plautus（254—184BC）的诗作。

③ 纳尔西斯（472—568），奉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之命接替Belisarius统率意大利各军，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打败了（曾占领罗马的）哥特王Totila，战斗中Totila被杀。他能力出众，统治意大利长达13年，后被查士丁尼大帝的继任者查士丁二世强行召回。

④ 译注：阿格西劳斯，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王，曾破波斯军。

⑤ 译注：帖木儿，撒马尔罕的突厥人，后被选为撒马尔罕王。他横扫了波斯、印度斯坦，并在1402年的安戈拉战役中俘获了英勇的土耳其皇帝Bajazet，据说把他关在铁笼子里。他征服了广大的地区，从额尔齐斯河和伏尔加河直到波斯湾，从恒河直

到希腊群岛。他死于公元1405年，当时他已七十多岁，却还在准备进犯中国。他身高体胖，但一只手有残，右腿跛。

⑥ 译注：阿德里安（76—138），罗马皇帝。

⑦ 见《旧约·创世纪》第4章第1—16节。

⑧ 培根很可能是指古代雅典人的习俗，他们经常通过投票表决来驱逐或流放政治要人，以免这些人权势过大。

⑨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第25节。

论爱情

舞台比人生更多地受惠于爱情，因为在舞台上，爱情总是喜剧的题材，有时也是悲剧的题材。但是在人生中，它几乎总是带来灾祸，有时像海上的女妖，有时像复仇的女神。^①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切伟大的人物中（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只要我们还能记得的）没有一个是被爱情搞得神魂颠倒而达到疯狂程度的。这表明，伟大的心灵和伟大的事业能排除这种柔弱的情感。但是，你必须把统治罗马帝国半壁江山的马可·安东尼^②和十大执政官之一及立法者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③除外。这两个人中，前者确实是一个淫逸无度的人，但后者却是一个严谨而聪慧的人。所以看起来（虽然这是很少见的），爱情不但能进入开放的心灵，而且也能进入壁垒森严的心灵，如若其守备不严的话。

人类是为了静观天国和一切高贵事物才被创造出来的，而伊壁鸠鲁^④却说：“我们每人在他人看来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剧场。”这话说得不怎么样，好像人类只是应当跪在一个小小的偶像前，使自己成为奴隶，虽然不是嘴巴的奴隶（像禽兽

那样），而是眼睛的奴隶，而上帝赐与人类的眼睛有其更崇高的用途。奇怪的是，人们可以通过下述事实而目睹这种情欲的无度，以及它是如何置事物的本性和价值于不顾的。这一事实就是：那种永久不变的夸张之辞只适宜于爱情，而不适宜于其他任何事情。这种情欲也不仅仅表现在言语中。有人说得好：最大的谄媚者（一切小的谄媚者都是与他互通声气的）乃是一个人的自我，而情人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管一个人怎么骄傲，怎么自以为是，他对自己的评价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情人将其所爱的人捧上天的那种荒谬程度。所以有人说得好：“人在恋爱中是不可能明智的。”这种弱点也不是只有旁人才能看得出来，而被爱者看不出来；相反，被爱者看得最清楚，除非这种爱情是交互的。因为，自古以来爱情的报酬只有这样两种，不是得到对方的回爱，就是遭受其内心的蔑视，这确实是一条规律。因此，人们应当十分小心地防范这种情欲，因为它不仅会使人失去其他的东西，而且连它自己也保不住。关于会使人失去其他的东西这一点，诗人的故事描写得非常形象：他（帕里斯）宁愿要海伦，而舍弃了朱诺和帕拉斯的赏赐。^⑤因为不管什么人，若他过于重视爱情，那就会丧失财富和智慧。

人在心力脆弱即最得意和最困厄的时候，这

种情欲最容易泛滥成灾，尽管在最困厄时这种情欲的泛滥不太为人所注意。这两种境遇都会点燃爱情之火，并使之越烧越烈。由此可见，“爱情”是“愚蠢”之子。倘若有人不得不恋爱的话，那最好也要有所节制，并且把它与人生的其他大事要务完全分开，因为爱情一旦参与正事，它就会给人们带来不幸，使人们无法始终如一地追求自己的目的。我不知道勇武的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堕入爱情。我想，这只是和他们喜欢喝酒一样，因为危险往往需要在快乐中得到补偿。在人的天性中有一种隐秘的爱他人的意向和动机，这种爱心若不只是给予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那就会很自然地普施与众人，就会使人变得仁慈和宽厚，例如在僧侣中有时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夫妇之爱使人类繁衍；朋友之爱使人类完善；但淫逸之爱则使人类腐化堕落。

注 释

① 译注：女妖指以甜蜜无比的歌声诱惑海上行人而食其肉的魔女；女神指地狱中惩戒的女神，身上生翼，发中蟠蛇，眼中滴血，使人见之发狂。

② 译注：马可·安东尼，恺撒重臣。恺撒被杀后，他与屋大维平分罗马统治权，因迷恋埃及女王而至江山倾覆。

③ 译注：克劳狄乌斯，罗马十大执政官之一，因巧夺政敌之女而终至于狱中。

④ 译注：伊壁鸠鲁（342—270BC），享乐主义哲学鼻祖。

⑤

译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司富贵的天后朱诺、智慧女神帕拉斯（又称雅典娜）、美神维纳斯争美，请特洛伊王子裁决，三女神都向王子行贿，王子选中维纳斯送的美女海伦，引发特洛伊战争。

论高位

居高位者是三重奴仆：君主或国家的奴仆，名声的奴仆，事业的奴仆。因此他们没有自由，既没有个人自由，也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时间自由。为了寻求权力而失去自由，或为了取得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而失去自我支配的权力，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欲望。上升到高位的过程是艰难的，可是有人却以痛苦来换取更大的痛苦。有时这个过程还是卑劣的，可是有人却以不光彩来换取光彩。这样的地位是不稳固的，而倒退或是垮台，或至少是声名狼藉，就是一场悲剧。

“当你已是今日之我非复往日之我时，你就没有理由想要再活下去了。”^①是啊，人们在愿意退休时不能退，而在应该退休时又不愿退；不习惯于闲居，即使在年老有病需要庇护时，也往往如此。正如城市里的老人总要坐在家门口，尽管因此会招来对老年人的蔑视。无疑一些大人物需要借他人之口才能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因为，如果他们凭自我感觉来判断，那就无幸福感可言。不过，如果他们以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来看待自己，并认为别人也乐于像他们那样获得高位，那么他们似乎是因别人的议论而幸福了，而在内

心他们也许适得其反。因为正是他们自己首先发现他们的悲哀，尽管他们是最后发现他们自己的缺点的人。那些鸿运高照的人对他们自己来说无疑是陌生人。他们忙于处理复杂的事务，无暇顾及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凡被众人所洞察而在临终时并无自知之明的人，死亡对他来说是沉重的。”^②身居高位，既便于为善，亦便于作恶，而后者则是一种祸根，因为就作恶而言，最好的情况是不愿，其次就是不能。但是为善的权力则是迫切追求的真正合法的目标，因为良好的意愿虽被上帝接受，而对人们来说，并不比美梦好多少，除非它们能付诸实践。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非要有权有位、拥有居高临下之势不可。功绩与善行乃人类追求的目标，能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因为，如果有人能参与上帝的活动，他也就可以参与上帝的安息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③于是就是安息日了。

在行使你的职权时，要在面前树立起最佳榜样，因为模仿就是一套箴言。然后，过些时候再举出你自己的实例来，严格进行自我检查，看是否你一开始就并不太好，也不要忽视曾在同样位置上而不称职的那些人的例子，这样做，不是为了通过诋毁他们的名声来抬高自己，而是为了引以为戒。因此，如果改进就不应宣扬诽谤前人前

事，而应将它们牢记在心，在仿效的同时创立良好的先例。应对事物追本溯源，然后观察其因何及如何导致退化。但仍得向古今两个时代去讨教，对古代则问什么是最好的，对现时则问什么是最合适的。应设法使你的行动有章可循，这样人们就可以事先知道他们可以期待什么。但也不要过于死板，当你背离自己的条规时，要把缘由解释清楚。要维护你的地位应享之权利，但不要引起法律问题；宁可默不作声地实实在在享受这种权利，而“不宜”强行索要，公开喧嚷。同时要维护下属的权利，要以作为领导而指挥为荣，而不以事必躬亲为荣。应欢迎并主动征求有助于你行使职权的帮助和忠告，不要把带消息给你的人当作是好事之徒加以驱逐，而应好好接待他们。权力的害处主要有四方面：拖拉、贪污、粗暴和易被人左右。关于拖拉，应使人易于接近；遵守约定的时间；手头的事一气办完，如无必要勿穿插他事。关于贪污，不仅要约束你自己或你的佣仆不向人伸手，也要约束求情者进行贿赂的那双手。因为节操只是约束个人，而一旦节操被宣扬，加上公开对行贿的指责，那就会对他人发生作用。不仅要避免这种错误，也要避免引起这方面的嫌疑。某人如果被认为反复无常，或并无明显原因而明显有所改变，就会被怀疑有贪污行为。因此，每当你改变主意或方针时，就应公开

承认，并将此事及促使你改变的原因宣布，不要企图偷偷去做。一个仆人或亲信，如果他成为你的心腹，而并无其他明显可称道之处，通常就会被人认为是一条进行贪污的门路。说到粗暴，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招怨之道。严厉生畏，但粗暴生恨，即使是有根有据的谴责，也宜严肃而不应辱骂嘲笑。至于易被人左右，那比受贿更坏。因为贿赂只是偶一行之，但如果有人顺从别人的纠缠或考虑不合理的情面关系，他就永远无法摆脱这种问题。正如所罗门所说：“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④

古语说得好：“地位说明了一个人。”它表明有些人因而变得更好，有些人则变得更坏。“假如他从未做过皇帝，大家也许会认为他是适于掌握最高权力的，”塔西佗是这样说加尔巴的。对于韦斯巴芗，他说：“只有韦斯巴芗是掌权后变好的人。”虽然前句是指有足够的能力，后句是指风度和感情。名声提高是一个人高尚宽容的确切标记。因为权位是，或者应该是德行寄托之所。正如在自然界那样，万物总是强烈迫近它们的位置，但当已在其位时则显得平静。因此，德行在人追求权位时是猛烈的，当权时则安稳平静。凡爬上高位都要经过一条盘旋的楼梯。如果遇到派系斗争，一个人最好在上升时加入一派，而在已达高位时则保持中立。要公平谨慎地对待

前任的名声，否则就会成为你离去后肯定要偿还的一笔欠债。如果你有同僚，就应尊重他们，宁肯在他们无意于被召见时召请他们，也不要让他们在有理由期待被召见时被拒之门外。在谈话或对请求者作私人答复时，对你的地位不要过于敏感或念念不忘；最好让人家这样说：“当他在位时他是另外一个人。”^⑤

注 释

^① 译注：出自罗马哲学家、文学家西塞罗（106—43BC）的《致友好书信集》。

^② 译注：出自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悲剧《提埃斯忒斯》。

^③ 译注：语出《旧约·创世记》第1章第31节上半句。

^④ 译注：出自《旧约·箴言》第28章第21节。

^⑤ 见《旧约·箴言》第28章第21节。

论匹夫之勇

这虽然是文法学校课本中一个常见的话题，然而却值得有识之士深长思之。有人曾问狄摩西尼^①，一个演说家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他答道：表演；其次呢？表演；再次呢？还是表演。他所说的是他最了解的事情，然而在他所称颂的事情上，他并不占有任何先天的优势。^②表演不过是演说家的一种表面的才能，更确切地说是艺人的特长，然而竟受到如此重视，以至高踞于其他种种卓越的才能（如创造力、口才等等）之上。不仅如此，它还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似乎代替了其他的一切。这简直是一件怪事，不过其理由却是显而易见的。在人性中一般说来愚笨的成分要多于聪慧的成分，因此，那些能够掌握人心中愚笨成分的才能是最有力的。与此极其相似的是处理世事的勇气^③。首要的是什么？勇气；其次和再次是什么？还是勇气。勇气只不过是无知和卑贱的产物，它比处理世事的其他才能要低劣得多，但是它却能迷惑和控制那些见识短浅或勇气不足的人，而这种人恰是数目最多的。更有甚者，它竟能在有识之士软弱时征服他们。因此我

们看到，它在民主制国家中曾显奇效，而在贵族制或君主制国家中则不免逊色；而且，胆大之徒总是在行动之初收效较大，但很快就每况愈下了，因为匹夫之勇是不会善始善终的。正像有对付人体的江湖医生那样，无疑也有对付政治团体的江湖医生。这些担负治疗重任的人，也许曾在试验中交过两三次好运，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根据，所以终难持久，而且你会看到胆大之徒屡屡做出穆罕默德式的奇迹。穆罕默德使民众相信：他要把一座小山叫到他跟前来，然后从那山顶上为遵守他的法律的人祈祷。人们聚集到一起，穆罕默德一次又一次地唤那小山到他跟前来，然而那山却纹丝不动。这时他不仅毫无愧色，反而说：“如果山不愿到穆罕默德这儿来，穆罕默德愿意到山那儿去。”那些胆大之徒也是如此：他们许诺要办种种大事并且十分可耻地失败了，然而（如果他们勇气十足的话），他们会对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转移目标，再不提及。毫无疑问，在见多识广的人看来，这些胆大之徒是令人可笑的。非但如此，即使在一般人看来，匹夫之勇也多少有点滑稽，因为如果“荒唐”是引人发笑的原因，那么，你不必怀疑，超乎寻常的大胆是难得没有某种荒唐之处的。当人们看到胆大之徒陷于窘境时尤其会感到好笑，因为这时他的面容必然会因此而变得极其萎缩呆板。一般人在感到

羞愧时多少总会有些心神不定，但是对大胆之徒来说，处在类似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却是停滞不动的，好像下棋时出现的僵局，虽然没有被将死，但是那一局棋是没法再走了，不过这里所说的最后一点较适于讽刺的作品而不适于严肃的评论。应该给予充分考虑的是：匹夫之勇总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见危险和困难，因此，它在计划时是有害的，而在实行时是有益的。所以，使用胆大之徒的正确方法是，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主帅，而要让他们作为副手并接受他人的指挥，因为在计划时最好能看出危险，而在实行时则最好看不到危险，除非那些危险十分严重。

注 释

① 译注：狄摩西尼（384—322BC），古希腊政治家和雄辩家。

② 译注：狄摩西尼天生口吃，且咬字不清，以后经刻苦练习才克服先天缺陷，掌握了雄辩术。

③ 译注：本文所讲的勇气（boldness），是指含有贬意的“匹夫之勇”。

论善与性善

我所采取的关于“善”的意义，就是热心为人们谋利益，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phianthropa*”（慈善），如果用“仁慈”（*humanity*）一词（按照现在人们的用法）来表达这个意思，则显得略有不足。我把利人的习惯称为“善”，而把利人的天然倾向称为“性善”。这在一切美德和崇高的精神品格中是最高尚的，因为它是上帝的特性；而且如果没有这种美德，人类就成为一种忙碌的、有害的、卑劣的东西，绝不优于一种害虫。善与神学所要求的“博爱”的美德相符，而且它不会过度而只会有差错。过度的权力欲望使天使堕落；^①过度的求知欲望使人类堕落，^②但是博爱是没有过度的情况的，无论是神或人，都不会因它而受害。为善的倾向在人性中留有很深的印记，以致这种倾向即使不向人类表现出来，也会及于其他生物。我们可以在土耳其人中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是一个残忍的民族，然而对禽兽却很仁慈，将恩惠施于狗和鸟类。因为据布斯贝休斯^③记述，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男孩，因为在开玩笑时撑住了一只长嘴鸟的

嘴，险些被人用石头打死。^④在这种善和博爱的
美德中，确实有可能发生错误。意大利有句奚落
人的俗语：“Tanto buon che val niente”，即“他太好
了，好得成了废物。”意大利的博学之士之一，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⑤对此深信不疑，他以几乎是
明白无误的语言写道：“基督教信条把善良人作
为祭品奉献给暴虐不义的人。”他这样说，是因
为的确从来没有任何法津、教派或学说像基督教
这样极力推崇善。因此，为了避免耻辱和危险，
我们最好能够知道这样优秀的一种习惯其错误何
在。我们要努力利人，但是不要成为他人的脸色
和好恶的奴隶，因为如果那样，就是软弱可欺，
而软弱可欺所俘虏的正是老实人；也不要给《伊
索寓言》中的雄鸡一颗宝石，因为它只要得到一
颗麦粒就会很高兴了。上帝的范例给我们以深刻
的教训：“他施雨露和阳光给义人，也给不义的
人；”^⑥但是他不施财富，也不让荣耀和美德的光
彩平等地照在人们身上：共同的福利要惠及所有
的人，但是特殊的福利则只给那些被选中者。而
且你们要注意，不要在临摹时损坏模本，因为按
照神的安排，我们的爱己之心是模本，而我们对
邻人的爱则只是对这模本的临摹。“变卖你所有
的，分给穷人，并且跟我走；”^⑦但是除非你要来
跟我走，否则不要卖掉你所有的财产，也就是
说，除非你在神的感召下可以用很少的财产做出

需巨额财产才能做出的大量善事，否则你在灌注溪流时，就会把泉源吸干。世上并非只有在健全理智指导下行善的习惯，某些人甚至具有一种天生的行善的倾向，这正如在另一些人身上具有一种天生的为恶的倾向一样。较轻的性恶只是表现为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喜争好斗、固执己见，等等；而较重的性恶则表现为妒忌和加害于人。这种人可以说是利用别人的灾难发迹的，并且总是落井下石：他们还不如那些舔拉撒路的疮的狗，^⑧而像那些总在人的伤口上飞来飞去的苍蝇。憎恶他人的人，总是诱使他人自缢，然而他们却从未像泰门^⑨那样，让自己花园中的一棵树来做这个用途。这样的性情真是人性中的大谬，然而它们却是最适于造就大政客的素质。它们就像肋材，^⑩最好用来造船，因为船是注定要颠簸的，但不宜用来造房，因为房屋要立得很稳。善的内容和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一个人对异乡人宽厚仁慈、彬彬有礼，那就表明，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他的心绝不是与其他陆地隔绝的孤岛，而是与其他陆地连成一片的大陆；如果他对别人的痛苦、悲哀富有同情心，那就表明，他的心恰似那种为奉献止痛香膏而使自身受伤的名贵树木；^⑪如果他对别人冒犯他的行为乐于既往不咎，那就表明，他的心灵高踞于易受伤害的处所之上，因此他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如果他对小的

恩惠也表示感谢，那就表明，他看重的是人们的心意而不是他们的钱财。但是，最值得提出的是，如果他像圣保罗那样尽善尽美，即为了拯救他的弟兄甘愿受基督的诅咒，^⑫那就表明，他已颇具神性，与基督自身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一致。

注 释

① 译注：此语指撒旦本为天神，因篡天帝之位，被投入地狱，永堕沉沦。见密尔顿的《失乐园》。

② 译注：指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受魔鬼的引诱，同食知识之树的果实，而被逐出乐园。

③ 译注：布斯贝休斯（1522—1592），北欧当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旅行家。

④ 在这个事例中，那只鸛或者鹤之所以受到保护可能并不是因为文中提到的那些抽象的理由，而是因为国家政策加上感恩的心情。在东方，鹤和狗在清除污秽垃圾方面比人力要有效得多，并因此减少了瘟疫流行的可能性。同时，由于迷信也可能产生另一种动机，即正如我们从蒙塔古夫人（1689—1762，英国作家。——译者）于1718年寄自土耳其阿德里安堡的一封信中所得知的那样，鸛“在那里受到人们出于宗教崇拜情绪的保护，因为据说它们每年冬天都去麦加朝圣。说实话，它们是土耳其政府统治下的最幸福的臣民，它们深知自己所享有的特权，以致可以放心大胆地在林间散步，并常常把巢筑在房子的低矮处。那些其住房筑有鸛巢的人们感到高兴，因为一般的土耳其人都坚信，那一年他们将因此而免遭火灾和瘟疫之害。”鸛在荷兰也受到国内法的保护，以致它们可以在市场自由自在地漫步。

⑤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他写了《论李维的最初十年》一书，该书以感情丰富，见解公正深刻而著名。紧接其后发表的是他的著名论作《君主论》，他的庇护人切萨雷·博尔吉亚（1475/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任枢机主教、教皇军司令

等职。——译者）在书中被他描绘成君主的楷模。这部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说明如何保持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如何得到的。虽然它所提出的那些箴言无疑是以当时意大利政治家的实际做法为根据的，但有些作者却认为，是这部著作使人们隐隐约约看到它所公开宣扬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箴言的丑恶。至于马基雅维利的写作动机是什么，一直是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而且至今悬而未决。然而“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已经被用来作为政治生活中所有卑鄙、虚伪、背叛行径的代名词。他于1527年在极端贫困境况中去世。（其实，培根引此话属断章取义，因马氏引用此话是要作纠正的，他在此话后加了“其实不然”。——译者）

⑥ 《马太福音》第5章第45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⑦ 这是耶稣基督回答一位富人的一段话，那富人问耶稣他应该做什么事才能得到永生，“于是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将有财宝在天上；来，拿起十字架，跟我走。”——《马可福音》，第10章第21节。

⑧ 参看《路加福音》第16章第21节。（拉撒路为一乞丐，当他在财主门口讨饭时，狗来舔他的疮。——译者）

⑨ 雅典的泰门，正像他一般被称呼的那样（在根据他的生平编写的那部戏剧中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他被人们称为“愤世嫉俗者”，原因在于他憎恶他人并招致同胞的厌恶。他爱慕与他性格相似的另一个雅典人阿佩曼图斯，并且表示尊重阿尔西维亚德斯，因为他预知，总有一天，他会毁灭他的国家。有一次他来到公民大会，登上讲坛，公开声明：他有一棵无花果树，许多可敬的公民曾在这棵树上自缢身亡。现在他想伐掉这棵树，以便在那里造房子，因此奉劝所有想自缢的人赶紧去利用它，以免错失良机。

⑩ 一段已经长弯的木材，因此砍下后树干与分枝形成一个角度。

⑪ 他在这里指的可能是没药树。为了获取树脂，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割开树皮，与橡胶树和杜仲胶树的情况相似。

⑫ “一种谢恩的奉献”，而且在这个例子中是“一种代人受过的奉献”。他暗指圣保罗在他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中说的话

（《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0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又参看《圣经·新约》，《罗马人书》，第9章第3节）：“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论贵族

关于贵族，我们将首先把它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来谈，然后再作为某些人的一种身份来谈。一个君主国，若完全没有贵族，则永远是纯粹和绝对的暴政，例如土耳其的君主国。因为贵族能调节君权，并使人民的视线多少离开王室。但是对民主国家来说，它们是不需要贵族的，比起那些存在豪门旺族的国家来，它们通常较为平静，不易发生叛乱，因为人们所关注的不是某些人，而是事业。即使关注那些人，也是为了事业，即因为他们最适合从事这项事业，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旗号和门第。我们看到瑞士人把国家维系得很好，尽管他们在宗教方面和行政区之间存在差异；因为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利益，而不是尊崇^①。低地国家的联省^②把国家治理得十分出色，因为在存在平等的地方，人们反而不那么关心政治上的协商了，并且较乐于纳税付款。一个强大有力的贵族集团增加君主的威严，但削减他的权力；它给人民以生气和活力，但压榨他们的财产。最好是，贵族的势力，无论对君权还是对法制来说，都不要过于强大，然而要保持应有的高度，这样卑贱者的犯上言行，在飞速地冲撞君

王的威严之前，就会在贵族这里撞得粉碎。一个人数众多的贵族集团会使国家陷于贫穷和艰难，因为它是一种耗资巨大的过重负担。而且，可以断言，许多贵族总有一天会落入财力衰败的境地，从而形成一种尊荣与财富极不相称的状况。

至于某些人的贵族身份——如果说，看到一座古老的城堡或建筑物尚未颓败，或者看到一株美丽的成材之木生气勃勃是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历经时间的风浪而岿然不动时，又该产生多大的敬意啊！因为新的贵族只是权势的作为，而老的贵族则是时间的作为。那些最早被提升到贵族地位的人，比起他们的子孙来，通常较多才干而较少清白，^③因为很少有人发迹不是靠交替使用善恶两种手段的。但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只是关于他们美德的回忆，而他们的过错则随着他们的去世被人忘却，这倒是合乎情理的。^④生为贵族者，通常不再勤奋，而不勤奋者是会妒忌勤奋者的；而且，身为贵族的人其地位不会再有多大的升迁，当他停留在某个地位而别人高升时，则难免心生妒意。而另一方面，贵族身份则抑制别人对他们的消极的忌妒，因为他们生来就享有荣耀。毫无疑问，身为国君的人，如果拥有并使用他们的贵族中的能人，势将稳坐高位，较为顺利地治理国家，因为人民会自然而然地服从他们，认为他们

生来就是发号施令的人。

注 释

① 即“对某些人的尊重”或“偏爱”。

② 低地国家那时刚刚摆脱西班牙的令人憎恶的统治。它们被称为尼德兰七联省。

③ 这段话乍一看似乎有点矛盾，但他想说的是：那些最早被封为贵族的人通常都以品质突出——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而格外引人注目。

④ 即合乎理性与公正。

论谋反与动乱

牧民者必须掌握国内风潮的变化规律。这些风潮通常在局势趋向平稳时最为猛烈，正如自然界的暴风雨在春分或秋分前后最为猛烈。而且，暴风雨到来之前必有猛烈的旋风和海潮暗涨，在一些国家里也是如此：

“往往一场剧烈的骚动预示隐秘的暴乱即将爆发，预示诡计和偷袭即将来临。”

当诽谤和肆意攻击国家的言论经常公开出现，与此类似，危害国家的谣言频频上下传播，被人轻信，这些就都是动乱的先兆。维吉尔^①在叙述谣传之神的家世时说“她是巨人们的姐妹”：

“大地母亲甘冒众神之怒，产下了（据说是）科俄斯和安塞拉都斯^②最小的一个妹妹。”

谣传可说是上次谋反的遗物，但确也是下次谋反的前奏。总之他的说法是对的，即谋反的行动和谋反的谣传有如兄弟之于姐妹，男性之于女性，并无多大差别。尤其是，国家的一些极好的措施原是最值得称颂的，应该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却往往被加以恶意曲解和诽谤，这足以表明妒恨之深。塔西佗说得好：“一旦政府不受欢迎

迎，好的措施和坏的措施都是难以容忍的。”^③可是，如果因为这些谣传是动乱的征兆，就认为对它们严加禁止是止乱良方，那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蔑视这些谣传往往倒是最好的制止办法，而设法到处去扑灭反而会加深疑虑。还有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是值得怀疑的：“确有这样一些担任公职的人，他们宁愿解释命令而不愿执行命令”；争论、辩解、对命令和指示吹毛求疵，是一种摆脱桎梏的举动，一种反叛的尝试。尤其是，如果在进行争论，那些服从的人往往出言畏缩谨慎，反对的人却无所顾忌。

马基雅维利说得好，那些本应是民众之父母的君主如自成一党，偏向一方，那就好比是一只因载重不均而倾覆的船。这在法兰西亨利三世的时代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先是他自己为了要消灭新教徒而加入同盟，不久就是这个同盟，却转而对付起他来了。因为君主的权力如果仅仅被当作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在君权的维系之外如有束缚力更大的维系时，做皇帝的就开始要被驱逐了。

而且，当冲突、争吵和内讧公然肆意展开时，就表明政府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因为政府里一些大人物的行动理应像第十层天之下的诸行星的运动一样。（依据旧的天文学说）每颗行星随一种至高的运动迅速运转，而在自转中却显得

缓慢。所以如果大人物们在他们自己的独特行动中行动激烈，正如塔西佗充分表达的那样，“以为臣之道而言，他们的行动太过分了”，这就表明天体越出了常轨。因为上帝赋予君王的正是尊严，而上帝警告说要解除的也就是这个：“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④

因此，如果政府的四根支柱（即宗教、法律、审议和财政）的任何一根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摇或削弱，人们就得为好天气而祈祷。不过我们且把预言的这部分放在一边（关于这部分还可以在下文中加以阐释），先来谈一谈暴乱的“材料”，再谈暴乱的“动机”，然后谈防止之道。

关于暴乱的材料。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最可靠的防止谋反的办法（如果时势允许）就是消除它们的根源。因为如果有现成的燃料，那就很难说何处会飞来火星燃起大火。暴乱的根源有二：即过分贫穷和过分不满。有多少破产者，就必有多少支持动乱的人。卢坎⑤对罗马内战前的情形说得好，“因而出现了贪婪的高利贷和短期利息，因而动摇了信用，出现了对许多人有利的战争。”

这个“对许多人有利的战争”是一种明确无误的讯号，表明一个国家将发生谋反和风潮。而且，如果这种上层社会的贫困和破产与普通人民的匮乏和贫困连在一起，那么大祸就要临头了，

因为腹内作乱是最糟的。至于愤懑，它们在政治团体中就像体液在人体中，易于逐渐增高温度而发炎。一个君王切不可将人们的愤懑之是否合理来衡量这种危险的程度，因为那样就把一般人想象得过于理智了，实际上他们往往会摒弃对其自身有益的事物；也不可按事实上愤懑所自生的悲伤之大小作为标准，因为如果恐惧大于悲伤的感情，这种愤懑是最危险的：“痛苦有其限度，恐惧则无。”而且，在强大的压力下，能助长耐性的同一事物也能消除勇气，但在恐惧下则并非如此。任何一个君主或国家都不要以为愤懑经常有之或久已有之却并未发生危险因而不加提防，因为尽管确实并非每一片烟雾或水气都能转变成暴风雨。然而暴风雨虽然往往搅扰一阵就会过去，终究还是要下的。正如西班牙谚语所说：“最轻微的拉扯也会把线绳弄断。”

谋反的原因和动机是：宗教的革新，赋税，法律和风俗的改变，特权的废除，普遍的压制，小人得志，异族人，饥馑，散兵游勇，趋于极端的党派斗争，以及任何足以激怒人民使之为一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事物。

至于补救的方法，通常有一些预防方法我们愿在这里谈一谈。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对症下药，因此不能照章办事，而应妥加计议。

第一种补救防止的办法是尽可能消除上述谋

反的物质原因，即国家的匮乏与贫困。为此，就应该做到贸易开放和平衡。保护制造业，消除闲散现象，通过有关节约的法令来制止浪费和过度消费，改良并合理使用土地，调整物价以及减轻捐税等等。一般说来应当有先见之明，勿使国内人口（特别是在未受战争影响的情况下）超过国家供应的必要生活资源。而且，也不能仅按数字来看待人口，因为人口少的国家，如果收入少而消费大的话，比人口多而消费低、生产多的国家，对国力的消耗更为迅速。因此，贵族及其他有身份的人的人口增加比例如果超过一般平民，就会迅速导致国家贫困。僧侣过多亦复如此，因为他们都不事生产，而饱学之士多于相应的肥缺也是这样。

同样应该牢记的是，由于任何一项财富的增加必须依靠外国人（因为任何事物有得就必有失），而一个国家可以出口的只有三种东西，即天然农矿产品、人工制品、运输。因此，这三个轮子一经转动，财富就会源源而来。而事物往往如此：“工作胜过物资”亦即工作和运输比物资更有价值，更能增加国家的财富，如荷兰人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们拥有世界上最佳的地上宝库。

最重要的是必须制定有效的政策，使国家的珍宝财物不致汇集到少数人手里，否则，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巨大财富可能仍难免于饥谨。金钱就

像肥料，如不撒播便无裨益。要做到这一点，主要在于禁止或严厉抑制那些贪婪的交易，如高利贷、垄断、大牧场等等。

说到消除愤懑，或至少消除愤懑的危险性，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两类臣民：贵族与平民。当其中之一感到愤懑时，危险并不大，因为如果没有上层阶级的挑拨，一般平民的行动总是迟缓的，而上层阶级，除非大众愿意并准备自己有所行动，否则他们的力量是微弱的。当上层阶级只是在等待下等人群中发生动乱以便自我表态时，那才是危险的。诗人们想象说，众神想把朱比特^⑥捆绑起来，这话被朱比特听见了，于是按照帕拉斯的计谋，召请百臂巨人布里阿瑞俄斯^⑦前来帮助。当然这是一种比喻，说明为人君者如确能获得一般平民的拥戴是何等安全。

给人民以适当的自由，使悲痛与不满得以发泄，（只要不是过分蛮横凶猛）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方法。因为凡是阻压体液并使伤口的血液倒流的人，就会有患恶性溃疡和毒瘤的危险。

就愤懑来说，埃匹米修斯^⑧的做法是符合普罗米修斯的心意的，因为再没有一种比这更好的对付愤懑的办法了。当“悲伤”和“罪恶”飞出来之后，埃匹米修斯终于合上了盖子，把“希望”留在盒底。毫无疑问，周全而巧妙地培养并保持希望，引导人们从希望走向希望，这是对付愤懑毒

害的一剂良药。凡是贤明的政府当局必然表现为：它在不能通过满足来获得人心时，能通过“希望”获得人心，而且能以这样的手法来处理事件，即任何坏事也显得并非无药可救而总有其解决希望。要做到后面一点并不太困难，因为个人和党派都惯于自以为是，或者至少敢于承认他们并不相信是没有希望的。

同时大家知道，不要让国内出现合适的首领号召愤懑之徒在他的领导下联合起来，这确是一种极为高明的预防之策。据我所知，所谓合适的首领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名声，受到反对党派的信任和青睐，而且看来他本身也是有所不满的。对这种人，或是在真实可靠的程度上加以争取使之服从政府，或者使之与同党中可能反对他的人相抗衡从而削弱其声誉。一般说来，分化并打击不利于政府的一切党派集团，使之相互疏远，或至少互不信任，这并非太坏的预防方法。因为，如果赞同政府措施的那些人彼此倾轧不和，而那些反对政府的人却齐心协力的话，那就十分危险了。

我曾注意到，有些出自君主之口的诙谐尖刻的语言曾点燃起谋反的火焰。恺撒曾因这样一句话为自己带来无穷的灾害：“苏拉不通文，他没有能力独裁。”^⑨因为这句话使一些希望他早晚会放弃独裁的人断了念头。加尔巴以“我征募士兵

而不收买士兵”一语而导致自我毁灭，因为这句话使士兵们失去获赏的希望。^⑩同样因言辞而致杀身之祸的还有普罗布斯，他说：“如果我活着，罗马帝国的士兵就无事可干了。”一句话使士兵大失所望。^⑪这样的情况很多。作为君主，对一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境况说话必须谨慎，尤其是这些简短的发言，容易飞快传播，并被人们认为是他们的秘密意图的泄露。至于长篇大论，则是平淡无味的东西，并不那么受人注意。

最后，作为君主，以防万一，身旁应安插一位或数位具有军事勇略的大人物用以镇压暴乱的萌发。如若没有这种人，一旦风波骤起，朝廷中就会惊惶失措，而政府所冒的危险就会像塔西佗所说的那样：“这就是他们的心态：有几个人准备犯上作乱，更多的人希望这样做，所有的人都允许这样做。”不过这样的军人必须可靠而且有良好的声誉，不能是那种爱闹宗派、哗众取宠的人，而且他还要和政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保持一致，否则药物就要比疾病本身更有害了。

注 释

^① 译注：维吉尔（70—19BC），古罗马伟大的诗人，著有《埃涅阿斯纪》、《农事诗》、《牧歌》等。

^② 译注：两者均为古希腊神话中敢与众神反抗作战的巨人。

^③ 可能凭记忆，培根这句引文有误。塔西佗说的是：“统

治者一旦被人憎恶，他的措施不管好坏，都将导致其下台。”

④ 见《旧约·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节。

⑤ 译注：卢坎（39—65），古罗马诗人，著有史诗《内战记》。

⑥ 译注：朱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统治诸神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⑦ 译注：布里阿瑞俄斯，希腊神话中的三个百手巨人之一。

⑧ 译注：埃匹米修斯，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之弟。

⑨ 译注：苏拉为恺撒之前的罗马独裁者。拉丁语dictare和英语dictate均有“口述”及“独裁”之义，因之使人对恺撒放弃独裁绝望。

⑩ 译注：罗马皇帝加尔巴因此语被护卫军所杀。

⑪ 译注：普罗巴斯为罗马英主之一，后为乱兵所杀。

论无神论

我宁愿相信《众圣传说》^①《塔尔木经》^②和《可兰经》^③中的一切寓言，而不愿承认宇宙结构中不存在精神。为此，上帝从不制造奇迹以令无神论者心悦诚服，因为他日常的所作所为已足以说服无神论者了。确实。粗知哲学使人心倾向于无神论，精研哲理却使人心回归宗教，因为当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不相连贯的次要原因的时候，他的精神有时就会陷入这些次要原因中而不再前进。但是当人们看到这一连串的原因相连相系的时候，他的精神必定会飞向上帝和神祇。不仅如此，那些最为强烈地相信无神论并因而受到人们谴责的学派，即莱欧西帕斯学派^④、德谟克利特学派^⑤和伊壁鸠鲁学派，在向世人证明宗教的真实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最大：因为主张宇宙万物的秩序和美是由四种可以变易的要素和一种不可变易的第五要素^⑥不借神助造成的，这些要素恰如其分地各居其位并永久如此，无需神性首领的引导。上述学说比这一秩序和美是由一大批无限小的部分或位置不定的原子造成的说法，可信性要在千倍以上。《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

没有神”，^⑦而不是说“愚顽人心里想”。意思就是说，愚人机械地自言自语，而不是彻底相信这一点，或在别人的劝说下相信这一点。因为除了那些主张无神对自己有利的人外，没有人否认神的存在。无神论者喋喋不休地谈论他们的观点，让人觉得他们自己似乎底气不足，乐于通过别人的赞同来为自己鼓励似的，这除了说明无神论只是口头上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还能是什么呢？不仅如此，你可看到无神论者就像其他学派那样努力吸收门生，而最为重要的，你可看到他们宁愿为无神论受苦受难，却不愿改变自己的观点。其实，如果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没有神灵之类的东西存在，他们何必自寻烦恼呢？伊壁鸠鲁承认有神灵，不过这些神灵逍遥自得，不管人间的事务，他为此受到了指责，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而加以掩饰，他这样做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实际上他是不相信有神的。但是，这样说肯定歪曲了伊壁鸠鲁的本意，因为他说过下述尊贵而神圣的话：“否认俗人的神祇的存在并非不敬，不敬的是把世俗的观念加诸于神灵。”就连柏拉图也不可能比这说得更好。而且，尽管他有信心否认神的支配作用，却无力否认神的本性。西方的印第安人^⑧尽管没有上帝的概念，却有各种表示特定的神的说法：就像异教徒有丘比特、阿波罗、马尔斯等名字，^⑨而没有上帝一词一

样，这表明即便那些野蛮人也有关于神的观念，尽管在高度和程度上比我们逊色得多。因而，就反对无神论者而言，这些野蛮人和最机敏的哲学家一样发挥着作用。真正从思想深处相信无神论的人少而又少：一个是第亚格拉斯^⑩，一个是比翁^⑪，一个是卢西安^⑫。此外还有少数人。而就他们来说，外表胜过实际，因为凡是攻击公认的宗教或者迷信的人从相反的方面都被加以无神论者之名，但是大的无神论者其实都是些伪善者，他们总是毫无情感地对待神圣的事物，因而他们最终必定会受到烧灸。无神论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宗教分成许多派别，因为任一宗教分作两个大的派别会给两派增加热诚，而分作许多派别却会导致无神论；另一个原因是僧侣的丑闻，尤其是在到了圣伯纳德所说的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们现在不能说：‘就像僧侣像一般人那样’，因为就连一般人也比僧侣要强。”^⑬第三个原因是一种亵渎和嘲弄神圣事物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点一点地损毁了宗教的尊崇。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崇尚学术的时代，尤其是崇尚学术的太平盛世，因为纷争和逆境使人更倾向于宗教。无神论者否认神的存在，就毁掉了人类的尊贵，因为人类在肉体方面无疑与禽兽相近，如果他们不在精神上与神相亲近，就成为一种卑贱低微的动物了。与此类似，否认神的存在还使宽仁和人性的提高不再成为可

能，因为，以物为例，看看它在发现自己受到人的爱护和豢养时显得多么的大度和勇敢，一个人对于他就是一位神灵，或者是“一种更高的自然力”；如果没有这种对高于自己的自然力的崇拜和信任，狗这种动物显然永不可能具有这种勇气。人也是如此，当他依赖神灵的保护和垂爱并对此确信无疑时，他就积聚了一种力量和信念，这是单凭人性本身不可能得到的。因而，就像在各个方面都习惯那样，无神论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它剥夺了人性赖以超越人类自身弱点的手段。正如在单个人身上那样，相对于整个国家也是如此：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罗马那样宽仁。关于这一国家，请听听西塞罗是怎么说的吧：“元老院诸元老，我们可以尽情地羡慕自己，不过，我们在人数上没有西班牙人多，身体强健的程度不如高卢人，在诡诈和机巧上不如迦太基人，在艺术上不如希腊人，最后，在与生俱来的对我们本国、本种族和本土的热爱上，不如意大利人和拉丁人本身。但是通过信仰和宗教感情，并且通过这唯一真正的智慧，即认识到世上万事万物都是由不朽的诸神的意志规定并制约的，我们征服了所有这些种族和国家。”

注 释

① 他可能指的是圣徒传说集或奇事集，比如无头行走、

向鱼儿传道、靠斗篷在海上航行等故事传说。

② 译注：犹太人的重要经典，主要讲解民法及教会法等，还有对神奇事件的描述。

③ 译注：伊斯兰教经典。

④ 译注：莱欧西帕斯（470—360BC），首创原子论，这一学说后由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更为充分地发展。

⑤ 译注：德谟克利特（342—270BC），莱欧西帕斯的学生，与他持有同样的原则：他也否认死后存在灵魂。他被认为是实验哲学之父，最早提出银河是星团的说法，该说现已为科学所证实。

⑥ 精神。

⑦ 《旧约·诗篇》第14篇第1节和第53篇第1节。

⑧ 他所指的是美洲大陆和西印度群岛的土著部落。

⑨ 译注：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马尔斯，是战神。

⑩ 第亚格拉斯，公元前5世纪雅典哲学家，原为当时最大的迷信者，后为一公开承认的无神论者。亚莱奥帕古斯曾以他公然嘲弄并诬蔑神祇的罪名将他逐出雅典。他后来可能死于科林斯。

⑪ 比翁，公元前3世纪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西奥多鲁斯的学生，并坚持他的哲学观点，他的生活放荡不羁，其死亡令人怀疑。

⑫ 卢西安，公元前2世纪著名作家，嘲弄了某些古代哲学家的愚蠢和虚伪，但是尽管他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放任致使他被指斥为不信神，他很难说是后世学者所说的无神论者。

⑬ 圣伯纳德（1091—1153），是克莱尔沃的主教，倡导了反对萨拉森人的第二次十字军运动，同时严厉批评了当时基督教士中盛行的罪恶。他的著作很多，同时被有些人视为早期教会作家中的最后一位。

论迷信

对神毫无看法，比对神有看法，而这种看法与神不相称还要好，因为前者是不信神，后者则是亵渎神明。^①而迷信无可否认地是亵渎神。关于这一点，普鲁塔克^②有过一段很精采的话。他说：“确实，我宁愿很多人都说根本没有普鲁塔克这个人，也不愿他们说有一位叫普鲁塔克的人，他的孩子一生下来他就把他们吃掉了。”正如诗人们提到罗马农神萨图不努斯^③时所说的那样，而且，这种渎神行为越是严重，人们面临的危险就越大。无神论把人交给了意识、哲学、天生的虔敬、法律和荣誉，所有这些东西，尽管没有宗教，都可以引导人类具有一种外在的美德。但是，迷信使这一切都丧失殆尽，在人心中树起一种绝对的君主制。故而无神论确实从未扰乱过国家，因为它使人谨慎自谋，除此之外别无想法。同时我们看到，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比如奥古斯都·恺撒统治的时期，都是文明的时代。然而迷信使许多国家发生了混乱，带来了一种新的“原动力”（*primum mobile*），践踏了政府的各个部门。迷信的主人是民众，在各种迷信中，有

智者都是随愚人而行，而理论是以一种颠倒的次序用于适应行动的。特伦特大会④中经院派⑤的信条曾占据支配地位，大会中的某些高级教士曾郑重其事地说，经院派人士就像天文学家，天文学家提出虚构的偏心圆⑥、周转圆⑦和诸如此类的天体机械来解释天文现象，尽管他们知道没有这类东西。与此类似，经院派人士提出了许多复杂而精巧的原理和定理来解释教会行为。迷信产生的原因在于悦人的官能性的仪式和典礼，过度注重外表上伪善的圣洁，过分尊重传统。这只能给教会带来压力，教士为了自己的野心和利益采取的措施，过分喜爱良好的意愿，这为自大和标新立异打开了方便之门；以世俗的目的看待神事的目的，这只能养成各种各样复杂的想象。最后是野蛮的时代，尤其是产生了灾难和灾变的野蛮时代。迷信如果没有面纱，就是一个丑陋无比的东西，譬如，一只猿猴太像人就会更加丑陋。同理，迷信如与宗教类似也会更加丑陋，恰如好肉腐败而成小蛆那样，良化的仪式和秩序会退化变质成许多琐碎的庆典仪式。在人们认为自己若离以往相信的迷信最远就是最好的行为时，就有了一种避免迷信的迷信，因而应当注意不要像清除体内杂质而施术不善时那样，把好的和坏的一并去掉。这种情况在人民成为改革家时经常会发生。

注 释

① 此论的正确性可能值得怀疑。相信迷信的人必定会有某种顾忌，而不信神的人（如果说有这种人的话）则不必有任何顾忌。

② 译注：普鲁塔克（46? —120? ），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

③ 时间是萨图尔努斯的化身，而据此故事，时间意指它毁灭它所产生的一切的趋势。

④ 特伦特大会于1545年召开，共开了18年。本次会议的目的是反对新教日趋上升的精神，并讨论解决天主教信仰中有争论的问题。

⑤ 译注：经院派是中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派别，该派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去解释基督教教义。

⑥ 不规则或变态的运动。

⑦ 周转圆是一个较小的圆，其中心在一个更大的圆的圆周上。

论游历

对年轻人来说，游历是教育的一部分；对年长者来说，游历则是其经历的一部分。一个人到他国游历，如果未能预先掌握一点该国的语言，则可以说是去学习而不是游历。年轻人在一位导师或一位可靠的仆从的带领下，我以为是比较妥当的。这位导师或仆从只要掌握该国语言并在以前到过那儿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告诉他在所去的国家中什么东西值得去看，什么人值得去结交，在那里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锻炼或熏陶。如其不然，年轻人就像戴着面罩前往，所能看到的域外情景非常少。在海上航行，所能见到的唯有天空和大海，人们往往记日记；而在陆上游历，所能看到的东西多而又多，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忽略了记日记，好像偶然之所见比细细观察到的东西更值得记录下来似的，这实属咄咄怪事。因而，日记是应该记的。应该浏览考察的事物有：君王的宫廷，尤其是正在接见使节时的宫廷；法庭，尤其是正在审案的法庭；此外，还有教会会议^①、教堂和寺院，以及那儿遗存至今的纪念物、城镇的墙垣和堡垒，还有商埠与港湾，古物与墟址，图书馆、学院，辩论和演讲

（如果有的话），航运和海军，靠近大都市的宏伟而赏心悦目的房屋和花园，军械库、兵工厂、仓库、交易所，圣餐布盒，货栈，马术练习、击剑、士兵训练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上流人士经常光顾的戏院，盛放珍珠袍服的宝库，橱柜和奇物。概而言之，他们所去的地方中一切值得记住的东西，导师或者仆从终归对此应作出认真的调查。至于凯旋式、假面剧、宴席、婚礼、葬仪、处决人之类的景象，人们不应念念不忘，不过也不应该略而不计。如果你想要一个年轻人到一个不大的地区旅行，并要他在不长的时间里得到许多知识，你就必须按下述方法去做：首先，如上所述，他在动身之前对所在地区的语言有一定的掌握；其次，如上所述，他必须有一位了解该地区情况的仆从或导师；他还应该随身带上一些描述他要游历的国家或地区的纸片或书籍，这对他的调查会起很好的引导作用。他还应当记日记，他在一个城市中不应待太长时间，具体时间视该地的价值而定，但不可过长。不仅如此，在一个城市或小镇作停留时，他应该变换居住地点，从城市的一端和一区搬迁到另一端和另一区，这是他结交熟人所必须的；他应该与他的同胞分处，不要与他们待在一起，应在可以遇见的游历国家上层人士的地方就餐；他在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处时，应该设法得到别人的引荐，去拜访居住在

他所迁居之处的某位上流人士，这样就可借助于他去观览或了解他想知道的事情。这样，他就既可以有很多收获，又可缩短行期。至于在游历中应当去结识的人，应当去结识的最有用的人，就是结识大使的秘书或者雇员^②；这样一来他在游历他国时就可吸取到许多人的经验；他还应当去拜访在国外享有盛名的卓越人物，为的是他也许可以藉此分辨出名声与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他们应小心谨慎地避免争斗，争斗的原因通常在于女人、健康^③、位置和言词。一个人应该认识到，与躁急的、爱争斗的人为伍是多么的不好，因为他们会把他拖入他们自身的争斗中去，给他带来危险。游历者回国后，不可把所游历的国家完全弃置脑后，而应与他所结交的最有价值的异国朋友保持通信联系。他的游历应体现在他与别人的谈话中，而不应体现在服饰或举止上。在谈话中，他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再回答别人的问题，而不是争先恐后地叙述自己的经历。他应该让人看到他没有用国外的习惯取代自己国家的习惯，而不过是把他从国外学到的某些好的东西移入本国习俗之中罢了。

注 释

① 或议事会议。

② 现在叫“随员”。

③ 他可能意指在饮酒时拒绝为某人的健康干杯。

论君权

所希求的东西少而又少，所畏惧的东西多而又多，这实在是一种不幸的精神状态。然而，帝王的情况通常都是如此，他们身居权力之巅，没有什么希求得到的，反而使其精神更加烦恼不安。同时，由于在其想像中有着许多危险和不祥之兆，他们的精神变得更加不开朗，这也就是《圣经》所说“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①的原因之一：因为猜忌太多，缺乏一种可以统制并制约所有其他欲望的居主导地位的欲望，就使得人心难以测度。同样，许多君王常为自己制造欲望，把自己的心放在各种消遣上：有时放在建筑上，有时放在建立一种体系上，有时放在擢升某人上，有时放在一项艺术或专门技艺上；在某一方面有所专精：比如尼禄^②爱弹竖琴，图密善^③精于弓箭，康茂德^④击剑技术高超，卡拉^⑤善御战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不了解下述原理的人而言，这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人的精神更乐于从小事中得益，而不乐于过长时间地停留在大事上。我们还看到，君王在统治的早期成为幸运的征服者，不可能永远保持这种进

取精神，而且在幸运之时必定会受到某种抑制或阻遏，因而在晚年就会变得迷信而神经质。亚历山大大帝⑥、戴克里先⑦和我们记忆犹新的查理五世⑧以及其他君王就是其中的一些例证，因为过去那些习惯上勇于进取的君王，在受到阻碍时，就会放弃自己好的习性自轻自贱，不再是过去的他了。

现在我们打算谈谈君王的真正气质。气质是极其不易保持的，因为气质和情绪失调都是由各种矛盾冲突构成的，然而把互相矛盾的事掺和在一起是一回事，让它们易位则是另一回事。阿波罗尼乌斯⑨对韦斯巴芗皇帝的答复充满了非凡的教喻。韦斯巴芗问：“尼禄是因为什么招致覆灭的？”阿波罗尼乌斯答：“尼禄善于调弦弄琴，然而在治理国家方面，他调弦轴有时把调调得太高，有时又调得太低。”确实如此，在破坏权威方面，再没有比忽而压迫太重、忽而放得太松这种不平衡不适宜的权力变换危害更大的了。

所有这些较近时期的有关君主事务的学识，事实上更像是避免和转移即将降临的危险和不幸，而不是使君主远离危险的、坚实而富有根据的方法。但是，这只是在与命运一较短长。人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如果置逐渐积聚起来的困难于不顾，就会受到多么大的损害，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彻底扑灭那星星之火，也无法说定它是从何

处产生的。君王事务中的困难既多又大，但最大的困难往往在他们自己的内心中。因为如塔西陀所言，君王有着各种互相矛盾的意愿是很常见的，“君王的欲望一般是强烈而自相冲突的”，^⑩因为权力的谬误就在于想达到某种目的，却不能忍受为此应该采取的手段。

君王不得不与其邻国、后妃、子嗣、高级教士或僧侣、显贵、二流贵族或者绅士、商人、平民、士兵打交道，假如他不小心谨慎，所有这些方面都可能给他带来危险。

首先谈谈他的邻国。在这方面情况变化无常，除一条可靠的定理外别无通则可言。这一定理就是，君王一直保持着足够数量的士兵，毋使任一邻国（通过领土扩张、商业机会、外交手腕及诸如此类的方法）强大到比以前更能为祸于本国的地步，预防并阻止这种情形出现，一般是某些常设机构的责任。在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⑪、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⑫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三人政治时期，有过这样一种监督，以致三人中的任何一人都不能通过扩张获得尺寸之地。如果真的有人得到了尺寸之地，另外二人就会立刻把这种情况纠正过来，办法是结盟，必要的话就诉诸武力，而且决不为了任何好处与他媾和。同样的事也见于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⑬、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⑭和米兰

统治者卢多维库斯·斯福尔扎^⑮之间结成的联盟。圭恰迪尼^⑯说这是意大利的保障。某些经院派人士说，战争唯有在事先受到伤害或触犯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种意见是要不得的，因为虽然没有受到敌人攻击，但是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危险正在迫近的时候，无疑也完全可以进行战争。

至于后妃，骇人听闻的例子多不胜数。丽维娅因毒死其丈夫而恶名远扬；^⑰索里曼的王后罗克索拉娜杀害了那位著名的王子苏丹·穆斯塔法，并用别的方法给索里曼的王族和王位继承问题造成了麻烦；^⑱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是废黜并暗杀她的丈夫的主谋。^⑲

这种危险主要发生在后妃预谋立自己生的儿子为君或与他人通奸的时候，此时应格外防范。

至于子嗣，君王因他们而受到危险以及出现的悲剧同样不计其数。一般说来，父亲因故对自己的子嗣起疑心总是不幸的。我们上面提到的穆斯塔法之死致使索里曼的王室统治产生了致命危险，因为土耳其人的王位继承顺序自索里曼以后直到今日都有不正之嫌，可能具有王族以外的血统，因为塞利斯二世被认为是冒名顶替的。克里斯普斯是一位难得的温顺的年轻王子，他被其父君士坦丁大帝处死了，^⑳这同样对君士坦丁的王室有着致命性危害，因为君士坦丁的儿子康斯坦提努斯和康斯坦斯都因暴力而遭横死。另一子康

斯坦修斯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他虽然是因病丧生的，但死在朱利亚努斯起兵反对他之后。马斯顿国王菲利普二世之子迪米特里之死给菲利普二世带来了报应，因为后者因误杀前者而悔恨辞世。^{②1}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父亲从这种猜疑中得到好处的例子少而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除非儿子公然举兵反对父王，就像塞利马斯一世反对巴雅泽特，^{②2}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造父亲的反那样。^{②3}

至于高级教士，如果他们傲慢无礼且势力很大，也会给君王带来危险。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尔姆斯^{②4}和托马斯·贝克特^{②5}在世时就是这样，他们举着牧杖几乎与国王的刀剑直接对垒，不过他们面对的是坚强而傲慢的国王：威廉·鲁弗斯、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②6}危险并非来自高级教士本身，而是在他们依赖外国势力之时，或者在教士之得以任职，不是由于国王或特定的保护人的委任，而是由人民选举出来之时。

至于显贵，稍为疏远他们并非过错，但是压制他们可能使一个国王更加专制，但也使他更不安全，更无法从事他想做的事。我在我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史》中提到过，亨利七世^{②7}压制了他的贵族，结果他的统治时期充满了困难和麻烦，因为贵族虽然仍然效忠于他，但在他的事务上不与他合作，结果他实际上不得不靠自己的力

量办一切事。

至于二流贵族，由于这一团体较为松散，因而危险性不大，他们有时会高谈阔论，但不会造成太大危害。此外，相对于高级贵族而言，他们是一支平衡力量，使后者不致发展得过于强大。最后，作为一种最与大众接近的有权阶层，他们最可以缓和民众的骚乱。

至于商人，他们是“门静脉”（vena porta）^{②8}。如果他们不活跃，王国会有好的四肢，但血管将空洞无物，获得的营养也不会多。从商人处征收来的税对国王的总收入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以失去一个郡的代价换得了一个百户区。^{②9}特别的税率固然有所增加，但整个商业反而减少了。

至于平民，除非有位伟大的强有力的首领来领导他们，或者你插手他们的宗教观念、他们的习俗或者生活方式，否则他们不会有多大危险。

至于士兵，如果他们住在一起，保持团体生活并且习惯于接受赏赐，那就是危险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土耳其苏丹的亲兵和罗马的禁卫军为例。但是训练一些人，在不同的地点武装他们，派一些司令官统帅他们，同时不加赏赐，那他们就是防卫的力量，不会产生危险。

君王们有如天上的星宿，能致祸也能造福。他们得到了种种尊敬，但得不到休闲。有关国王

的告诫实际上都蕴涵在下述两句刻铭中：“记住你是个人”和“记住你是个神”，或“你是神的代表”。前者可以约束国王之权，后者则可抑制他们的意志。

注 释

① 见《旧约·箴言》第25章第3节。

② 译注：尼禄（37—68），古罗马基君，自认为是诗人、琴师。

③ 译注：图密善（51—96），公元81年即位罗马皇帝，专横暴虐，公元96年被其妻和叛军所杀。

④ 译注：康茂德（161—192），公元177年即位罗马皇帝，自比大力神，常去斗兽场充当角斗士，被一摔跤冠军勒死。

⑤ 译注：卡拉（188—217），公元211年即位罗马皇帝，暴虐无道，被护卫军所杀。

⑥ 译注：亚历山大大帝（356—323BC），师从亚里士多德，20岁时即马其顿王位，先后征服希腊、埃及和波斯，并侵入印度，建亚历山大大帝国。

⑦ 译注：戴克里先（243?—316?），于公元284年为部下推为罗马皇帝，时罗马帝国分裂，王权分属四人，其为一，分治东方，后厌倦政治而退隐。

⑧ 译注：查理五世（1500—1558），于1516年即位西班牙国王（称查理一世），1519年即神圣罗马皇帝位（即查理五世），晚年皈依基督教。

⑨ 译注：阿波罗乌斯，1世纪希腊著名学者。

⑩ 因为权力的谬误在于想达到某种目的，却不能忍受为此应该采取的手段。

⑪ 亨利八世（1491—1547），1509年即英王位，1534年令国会通过“至尊法案”，自立为英国国教首脑，脱离罗马教廷。

⑫ 弗兰西斯一世（1494—1547），1515年即法王位，多次发动反查理五世的战争。

⑬ 斐迪南多（1452—1516），于1504年即位那不勒斯国王，为斐迪南三世，奠定西班牙统一基础，设宗教裁判所（1478年），支持哥伦布横渡大西洋。

⑭ 译注：洛伦佐·美第奇（1449—1492），佛罗伦萨统治者（1469—1492），诗人和艺术保卫者。

⑮ 译注：卢多维库斯·斯福尔兹（1452—1508），米兰公爵（1494—1500），极力保护艺术家如达·芬奇等。1500年为法王俘获，死于囚中。

⑯ 译注：圭恰迪尼（1452—1540），意大利著名史学家。

⑰ 译注：丽维娅，罗马皇帝泰比瑞斯的侄女和儿媳。为使儿子登上王位，杀死自己的丈夫。

⑱ 译注：罗克索拉娜，挑唆奥斯曼帝国苏丹（1520—1566）苏来曼一世杀皇太子穆斯塔法，立其亲生子塞利二世继位。

⑲ 译注：爱德华二世，因王后及其情夫的串谋，于1327年被废黜并遭杀害。

⑳ 译注：克里斯普斯，君士坦丁大帝与前妻所生的独生子，17岁被任命为恺撒，因其后母诬告他调戏，而遭父王赐死。

㉑ 译注：菲利普二世，培根此处误写为二世，应为五世，马其顿王，听信谗言错杀爱子，后来悔恨致死。

㉒ 译注：巴雅泽特，苏莱曼一世与罗克索拉娜所生三子，反叛父王事情败后被杀。

㉓ 译注：指1172—1173年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联合反叛之事。

㉔ 译注：安塞尔姆斯（1033? —1109），欧洲中世纪神学家，早期经验哲学主要代表人物，1093年任大主教，因拥护教权屡与国王抗争，任内以改革派著名。

㉕ 译注：托马斯·贝克特（1118—1170），英王亨利二世之枢密大臣，因忠诚于王，1162年出任大主教，结果移忠于教会，反对国王之控制教会，终因此于1170年被杀害。

㉖ 译注：威廉·鲁弗斯、亨利一世、亨利二世，均为英王。

㉗ 译注：亨利七世，英王，为人多疑，但勤政有志。

㉘ 指一个大的脉管，它先是通过从肠子里吸取营养而使

自己充实，然后把血输送到肝脏。

[②9](#) 译注：百户区是郡的一区。这类似于俗谚所说，“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论进言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信任别人的进言，因为其他方面的信任是把生活的某一部分，比如他们的田地、物品、孩子、信用和某一特别的事物交托给别人；但是对那些他们当做顾问的人，他们是把自己生活的全部都交托了。有鉴于此，顾问们更有义务完全做到忠信和诚实。足够程度地依靠进言，不会减损君王的伟大，即便是对最聪明的君王，情况也是如此。上帝自己也离不开顾问，同时他还把“策士”进言者定为自己神圣而伟大的尊号之一。^①所罗门曾说：“安定在进言之中。”^②凡事都有其第一次或者第二次骚动，它们如不是在进言之辩中颠簸不定，就是在命运的波谷中颠簸不定。同时，命运无常，成功与毁灭就像一个醉鬼似的蹒跚而行，交替出现。所罗门的儿子^③发现了进言的力量，就像他的父亲看到了进言的必要性那样：因为这一上帝垂爱的王国第一次因邪恶的进言而分裂破碎。这一进言有两个特征，它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永久性地分辨出邪恶的进言，即这种进言在人的方面是年轻人的言论，在事的方面是伴有暴力的进言。

国王与进言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国王应该如何明智地从政治上采纳进言，古人已经通过拟人的方式把这两点说了出来：其一，古人说丘比特曾娶过梅蒂司，而梅蒂司是进言的化身，他们想藉此表示君权与进言合为一体；其二，是该故事后来的发展，情况如下：古人说，丘比特和梅蒂斯成婚后，梅蒂斯怀了孕，但是丘比特不肯等她把孩子生下来，而是把她吃掉了。就这样他自己竟怀上了孩子，结果从脑袋中生出全身甲冑的帕拉斯。这一荒诞不经的传说包含着帝制的秘密，即国王是如何利用朝议的：首先，他们把事务交由大臣们朝议，这就好比是初次受孕。但是，在议事会经过多番讨论即将形成成熟的建议之时，他们就不让议事会去决断并支配这些事务了，以免造成非议事会不可的印象，而是把一应事务全部收归自己掌握，让世人看上去这些法令以及最终的判断是他们自己做出的（这些法令和决断，由于出现时审慎而有力，就类似全身甲冑的帕拉斯），而且不仅出自他们的权威，更出自他们的脑袋和智谋（更可增加他们自己的声望）。

现在我们应该谈一谈进言的麻烦之处以及补救措施。征求和利用进言的麻烦已经为人指出的有三处：其一，事务公开了，因此它们的机密性减弱了；其二，君王的权威受到削弱，好像他们

做事不能全靠自己似的；其三，有受到邪恶进言损害的危险，进言者所提的建议对进言者而不是纳言者更为有利。由于进言有这三种麻烦，意大利的信条和法国某些国王统治时代的实际做法就是引入内阁议事会，这一补救措施比疾病本身危害更大。^④

首先说说保守秘密。君王不必把所有的事都通报给顾问，但可以选择一部分。他也没有必要去征询他们应该做什么，而应该宣布他打算做什么，但是君王们应该当心，他们自己不应成为泄密的源泉。对内阁议事会来说，下句话应该成为其座右铭：“我满是漏洞。”一个轻浮的、以告诉他人秘密为荣的人，其为害之大，绝非许多知道自己的守密责任的人所能挽救的。确实，有些事需要绝对保密，除君王外只能让一两个人了解，而这一两个人的进言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除保守秘密外，这些言论通常还能沿着某一方向不受干扰地不停向前。但是那时就必须有位慎重小心的国王，可以用手磨磨面^⑤的那类国王。那些参与机密的顾问也应该是些明智的人，对国王的目的特别忠实可靠。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就是一个例子：在最重大的事务上，除莫顿^⑥和福克斯^⑦外，他从不把秘密泄露给别人。

至于减弱了国王的权威，前述丘比特和梅蒂斯的传说已经告诉人们补救的措施。不仅如此，

国王的尊严在他们主持议事会时与其说是减弱了，不如说是提高了。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位君王因其议事会而失去附属臣仆的，除非某一顾问地位过高，或者某几位顾问结成过于严密的联盟，不过这类事情很快就可以发现并予以匡正。

至于最后一项弊端，即进言者会从自己的利益着眼进言。自然，“他在地球上找不到忠诚”^⑧一语反映了时代的本性，^⑨而不是指各个特别的人。有些人天性忠实、诚笃、质朴和爽直，而不是狡猾诡秘。最重要的是，君主应延揽具有这种天性的人。此外，顾问们通常不是那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而是彼此监督防范。因而，如果某一顾问为了维持派别或个人的利益而进言，这通常会传到国王的耳朵里去。但是最好的补救措施在于，君王了解他们的顾问，就像顾问们了解其君王那样：

“君王之至德在于了解手下人。”

而在另一方面，顾问不应对其君主的为人推测过多。一位充当顾问的人真正应该具备的品质是熟谙主子的事而不是主子的性格，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会向他提出建议而不是去迎合他的脾性。如果君主既能听取顾问们私下的意见，又能听取他们公开的意见，效用会特别的好，因为人们私下表述意见较为自由，当着别人的面表述意见则较为慎重。人们在私下里更敢显示自己的好恶，

而在公共场合，人们比较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因而两者并重是有益的。把听取地位较低的人的意见放在私下进行较好一些，这样可让他们畅所欲言；听取地位较高的人的意见，则以当众为佳，这样他们会觉得受到了尊重。君王仅仅就事征求意见，而不同样就人征求意见，就会徒劳无功，因为所有事情就像无生命的图像，而决断事务的精气神有赖于选人得当：就人征求意见，“按照其等级”^⑩，就如同在研究一种思想或进行数学描述时那样分门别类，仅此是很不够的，因为君主最大的错误或最重要的判断出现在选人上。“最好的顾问是死了的人”；“当顾问们有所畏缩时，书籍敢于直言”，信哉斯言。因而熟读书籍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那些曾身临其境的人的著作。

现在多数地方的议事会不过是些普普通通的会议而已，那儿在谈论事务而不是辩论事务，而且他们得出结论、写就命令或者法令的时间过于仓促。在处理重要事务时，不如提前一天提出此事，在次日或者以后再进行讨论。“黑夜带来建议”，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事务^⑪上人们就是这样做的，当时召开了一个重要而有序的集会。我主张请愿应在特定的日子里进行，因为这一方面可以使请愿者对他们的请求会受到注意更有把握，另一方面可以使会议有时间讨论国事，处理

紧急事务。至于组建为议事会预备一切事项的委员会，挑选那些没有成见的人，比同时挑选正反两方面成见都非常深的人以造成一种均衡中立的办法要好。我还主张成立固定委员会，比如关于贸易、财政、战争、诉讼或某些特别事务的委员会都应固定的。至于存在着各不相同的委员会，而只有一个国务议事会（就像在西班牙那样），那么，它在事实上与常设委员会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权力更大些。需要向议事会汇报工作的各特定行业的人员（如律师、海员、铸币者，诸如此类），首先向委员会汇报；随后，根据具体情况呈报议事会。他们不能成群结队地前来，或都持一种谴责的态度，因为那是取闹议事会，而不是向议事会汇报工作。一张长桌和一张方桌，或者靠墙的座位，看上去是种形式，实则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因为在一张长桌旁，坐在上端的那少数人实际上可以支配一切事务。但是在别的坐法中，就可较多地采用坐在下位的顾问的意见。一位君主在主持议事会时，应当注意不要在言词中过多地表露出自己的意向，因为那样一来其他顾问就会随他而动，见风使舵，向他唱一首“我将随您的所好”的歌儿，而不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注 释

① 《旧约·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② 《旧约·箴言》第20章第18节：“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

③ 译注：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即位后不听从老臣之议，而用少壮之臣之言，强施暴政，致使民众反抗，另立一国，大卫所建之国于是分裂。见《旧约·列王纪》（上）第12章。

④ 政治界尚未认识到培根勋爵这一原理的真谛，因为内阁议事会现在可能为欧洲所有君主采用了。

⑤ 即没有一种复杂的统治手段。

⑥ 亨利六世统治时期的卷宗主管和枢密顾问官，对亨利六世的事业极为忠心。爱德华四世提拔他为伊利主教，并让他出任大法官。亨利七世擢升他为坎特伯雷主教。1493年，他成为枢机主教。

⑦ 亨利七世时期任枢密顾问官和王玺主管，在享有一系列的主教职权后，他转任温切斯特主教。他是位能干的政治家，为亨利七世所倚重。亨利八世登基后，他的政治影响受到了沃尔西的抑制，因而他退隐到其教区，把其余生投入到虔教和慷慨之举中。

⑧ 原文为拉丁文。培根勋爵所指的可能是救世主的话。《新约·路加福音》第18章第8节中的“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一语反映了时代的本性。

⑨ 他的意思是说，这一标志仅仅适用于特别的时期，即言基督的出现。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期不能也属于这种情况。

⑩ “按照其等级”，或者如我们一般所说的“成批”。培根勋爵的意见是，在正常情况下，君主们不能仅仅按照才能的大小从其阶层和等级中选择顾问人员，而是反过来，他们应挑选切实可靠的人，挑选他们不会有什么错。

⑪ 时值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登上了英格兰的王位。

论拖延

幸运就像市场，许多时候，如果你能多待一会儿，价格就会降下来；同时，它有时又像西比拉卖书^①那样，起初整个地出售物品，其后则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却仍然要全部物品的价格，因为正如常谚所说，机会“先把其前额头发让你抓，如果你不及时抓住，就给个光头让你抓”，或者至少，它先给你容易抓的瓶把，如果你不及时抓住，就给你难抓的瓶身。在事情初起之际抓住最佳时机，绝对是至高无上的智慧。危险如果一度看来无足轻重，就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而且欺骗人从事一件事比强迫人危险得多；不仅如此，在危险尚未临头之时迎头攻击，胜于太长时间地注视着危险的临近，因为一个人如果注视太长时间，就可能昏昏入睡。不过在另一方面，就像有些人在月亮很低、只照到敌人的后背时会上当受骗那样，受过长的影子的欺骗而过早地采取行动，或者因过早地警戒而招致危险，则是另一种极端了。如上所述，时机成熟与否永远必须熟察，一般说来，最好是把一切大的行动的开端交由百眼之巨人阿格斯^②照管，而把其终结交由百

手之巨人布里亚雷多斯照管，因为令政客隐形的普鲁托^③之盔，就是在议事会上保守秘密，而在付诸行动时迅捷无比，因为事情一旦到了要采取行动的地步，迅捷就是最好的保密手段，就像子弹在空中飞行，它一飞行起来就速度极快，非人的目力所能及。

注 释

① 译注：此为传说中古罗马塔奎尼乌斯王朝的故事。善预言女巫西比拉曾以九卷成套典籍卖给国王，国王嫌价高；女巫便烧掉三卷，以原价卖所剩六卷给国王，国王仍拒买；女巫再烧三卷，以三卷卖给国王，索要原价。国王很诧异，问于卜士，卜士告知此乃预言未来大事之奇书，国王终以原价购下所剩三卷。

② 译注：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

③ 译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冥王，其盔可使人隐形。

论诡诈

我们认为，诡诈是一种凶险的或扭曲的智慧。一位诡诈的人和一位聪明人之间自然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诚实方面，而且也表现在能力方面。有些人会做牌，^①却打不好牌。与此类似，有些人精于营私结党，在其他方面却是无能之辈。另外，知人是一回事，知事却又是一回事，因为许多人对人的脾性很了解，却在真正治事时无能为力，这就是一个研究人而不研究书的人的特性。这些人的强项在于诡诈而不是在于提建议，而且，他们只对自己熟悉的人有办法，让他们转而应对新的人物，他们就不知所措了，因为像下述传统上辨别愚与智的准则——“把他们二人都赤裸裸地送到陌生处，你就可以分辨他们了”——对他们不是非常适用。而且，由于这些诡诈的人就像专营小商品的小商贩，所以，不妨把他们的法术一一列举出来。

诡诈术之一是用眼睛观察谈话的对象，就像耶稣会^②士在训导时受到的教育那样，因为许多聪明的人有着隐秘的内心和显而易见的外表，不过具体实施时时而要假作正经地垂下双目，耶稣

会士也是那样做的。

另一个法术是，在你有事需及时处理时，你要用其他的话吸引并迷惑与你交谈的人，这样他就会迷迷糊糊，不表示反对了。我认识一位议事人员和书记官，他每次求见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并请她签署某些文件时，总是先引她谈谈国事，这样她就不怎么会关心文件了。

同样的出人意料之举还可这样做，即在对方急着办别的事，无法停下来仔细考虑所谈事务的时候与他讨论问题。

如果一个人担心其他人会巧妙而有效地提出一项他不赞同的议案，他就应假装赞同该议案，用一种可以阻挠它通过的方式主动地提出它。

一个人在正想说出某事时突然打住，就像他自己有意不谈似的，这就会使与他交谈的人产生更大的兴趣，更想知道你想说什么。

另外，看来事情由别人问比你自己主动说出来效果更好，因此，你可以设个诱饵，方法是：显出一付与你平时不同的样子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对方主动问你变色的原因，就像尼希米所做的那样，“在那以前我从未在国王面前有过愁容”。③

至于棘手的和令人不快的事，最好由某位讲话份量不那么重的人首先开口打破僵局，随后再让那些讲话份量重的人假装碰巧插上嘴，这样人

们就会问他对别人的发言有何见解，纳西索斯在向克劳狄乌斯汇报迈萨利娜和西鲁斯的婚姻^④时就是这样做的。

对于自己不愿抛头露面的事，有一个诡诈术，就是借用世人的名义，比如说，“大家都说”或“外面有人说”。

我认识一个人，他在写信时把最重要的事写在附言里，好像只是顺便提一句似的。

我还认识一个人，他在发言时，略过他最想说的话，发言中间再回过头来谈此事，好像这是件他差点忘了的事。

有人在他要施加计谋的对象出来的时候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好像那人是不期而来，同时他手里故意拿着一封信或者做些反常的事，目的是让人主动询问，而他就可以借机说出他想说的事。

另有一种诡诈术，就是自己讲出某些话来，这些话可以由别人学会并予以使用，然后自己借此谋得好处。我知道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两个人，他们都想得到某部大臣的职位。不过，两个人很要好，遇事互相商量。其中一个人说，在王权衰落之际出任大臣实在是件难事，他不想出任该职，另一个人当即抓住了这几句话，并在与朋友交谈时说，君制衰微，他从理智上不想出任大臣。首先说出这话的那个人抓住了这句话，设

法让它传到了女王的耳朵里。女王对君制衰微之类的话非常反感，从此再也不听另一个人的请求了。

有一种诡诈术，我们在英格兰称之为“锅里翻猫”^⑤。那就是，自己对别人说的话，硬赖是别人对他说的。说句实话，这类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要弄清谁是始作俑者，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人采用这种法子，就是用否定的口吻自解，却眼瞥一下别人，比如说“这不是我做的”，就像提戈利努斯对布尔胡斯所做的那样，“他只有一门心思，即思念着皇帝的安全”。^⑥

有些人熟记许许多多的传说故事，无论他们想暗示什么，他们都把它包装在一个传说中，^⑦这既可使自己更加安全，又可使别人更乐于接受自己的观点。

一个好的诡诈术就是用自己的话归纳概括你要得到的答复，因为这会使别人不那么为难。

有些人在说出所想说出的话之前会等很长一段时间，要绕很大的圈子才说到主题，而为了说到主题他们会谈一大堆其他的事，这是非常奇怪的。这样做需要很大的耐心，但是很有用。

一个突如其来、大胆而出人意料的问题往往会令人吃惊，使人眼前一亮。这就像有人改了名字，在圣保罗大教堂^⑧附近行走，身后突然走来一位人，喊他的本名，那时他当即会回过头来。

不过诡诈术的这些小商品和小计谋是没有穷尽的，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实为好事，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危害最大的莫过于诡诈之人冒充聪明人。

但是，世上肯定有些人，他们了解事物的缘起和变迁，却不能深入其中，就像一所房子有着很便利的楼梯和门户，却永远算不上好房子一样。因而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得出结论之前找出了许多可以规避的漏洞，却无法考察或辩论事务。不过他们通常利用其无能，让人认为他们是决策之才。有些人做事靠欺骗别人，和（如我们现在所说）在别人身上耍手段，而不是靠他们自己行为的可靠。然而所罗门说：“智者留心自己的足迹，愚者闪到陷阱的一边。”^⑨

注 释

① 做牌是作者的恰当的比喻。这是一种欺骗的手段，狡猾的人（可能是位牌技不高的人）据此使自己获得好牌。

② 译注：创始于16世纪的罗马教会的一派。

③ 他指的是希米在为国王亚达薛西摆酒时面带愁容，国王因此问他原因何在，他因此设法让国王同意派他去重建耶路撒冷城。见《旧约·尼希米记》第2章。

④ 这很难说是一场婚姻，因为当时迈萨利娜是克劳狄乌斯的妻子，但是她强迫她所钟爱的凯乌斯·西鲁斯与他的结发妻离婚，这样她就可以整个地占有他。克劳狄乌斯的获释奴隶纳西索斯向克劳狄乌斯透露了这一阴谋，西鲁斯因此被处死。

⑤ 译注：原文为“The turning of the cat in the pan”，有研究者认为“cat”为“cate”（饼）的别字。

⑥ 译注：提戈利努斯是尼禄皇帝手下行为不检的大臣，布尔胡斯是禁卫军统帅。前者陷害规劝尼禄的后者，后者终被皇帝毒死。

⑦ 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12章，拿单在向大卫证实他与乌利亚之妻所犯的罪行时就是这样。

⑧ 他指的是伦敦旧的圣保37大教堂，16世纪时这里是游手好闲者常去的地方。

⑨ 译注：原文为拉丁文。此处指《旧约·箴言》第14章第15节：“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

论自谋

蚂蚁就其自身而言是个聪明的动物，但在果园或者花园里却很有害：极其热爱自己也肯定对公众有害。应该理性地把爱自己 and 爱社会区分开来；对自己非常忠实，同时无欺于人，尤其是无欺于国王和国家。以自身为活动的中心很不好，那完全和地球一样，因为只有地球永远是它自己的中心。^①而一切与天有关的事物，都以别的东西为中心运动，并从中获得益处。对一切事物都以自我为中心，这在一个君王方面是可以容许的，因为他自己不只是他自己，而他的好坏与公共命运休戚相关。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君王的仆从或共和国的公民身上，则是极端有害的。因为这样一来，不论他负责处理什么事，他肯定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它们，而这样做往往与其主子或者国家的利益相违背。因此，君王或国家应该选择没有这种不良特性的人物为仆从，除非他的用意是让他们只做些附属性的事。以自我为中心之人的另一更为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使所有事务失宜。仆从的利益先于主子的利益，这是至大的不合宜。然而，为害至烈的却是以仆从之小利而不顾主子之大利。而这正是邪恶

的官员、财务主管、使节、将军以及其他不正而腐败的仆从的做法，这种自谋私利的情形使他们行为不正，以自己的蝇头小利和妒忌去倾覆其主子的皇皇大业，同时就大多数而言，这种仆从所能得到的好处不过是与自己的运气相当。但是，他们取得这些好处所造成的伤害却与其主子的命运祸福相当，而这肯定是极端自私和自利之人的天性，因为他们会仅仅为了烤熟自己的鸡蛋而引火烧房。不过这些人往往得到主子的器重和信任，因为他们勤于钻研的唯有取悦主子而自己获利。为了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他们都会置其主子事务的利益而不顾。

善于自谋之术，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是一种道德败坏之举。这是鼠辈的聪明，在房屋倒塌之前它肯定会逃离那儿；这是狐辈的聪明，它把费力掘好洞穴的獾赶走，抢占其穴屋。这是鳄鱼之辈的聪明，在吞噬其他动物时假惺惺地流下眼泪。但是，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就像西塞罗指责庞培^②那样）“爱自己胜于任何旁人”，但往往没有好的结局；虽然他们时刻准备着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但最终会因命运无常而成为牺牲品。他们本来以为，通过其自私之才就可把命运之神的翅膀牢牢捆住，结果失望了。

注 释

① 必须记住，培根并不赞同哥白尼的学说。

② 译注：庞培（106—48BC），古罗马政治家，初为苏拉大将，战功赫赫，后与恺撒争权，兵败至埃及，为埃及人所杀。

论革新

一切动物在刚刚出世的时候都是非常丑陋的，所有的革新也是如此，它们是时间的初生子。不过尽管如此，恰如第一位为家族带来荣誉的人通常比后继者强上一等那样，因而开风气之先的好的革新也是模仿者鲜难达到的，因为人心中有种堕落的本性，其中恶天生有一种最倾向于沿袭旧习的动力。但是，善作为一种不自然的动力，在一开始时最为强烈。每一种药^①无疑都是一种革新，那些不愿用新药的人必定会染上新病，因为时间是最大的革新者，倘若时间使事情逐步朝坏的方向转化，而才智和言论又不能使之朝好的方向转化，其结局将会如何呢？毋庸置疑，那些由习俗确定下来的事物，尽管不算优良，但是至少是合乎事宜的。如事实所示，那些长期并存的事物是彼此适应的，然而新事物却与旧事物不会这样契合。不过，尽管新事物比旧事物更为有用，但因与现实流行的事物格格不入而受到重重困扰。此外，它们就像身居他乡的异邦人，受人羡慕而不是得人欢心。如果时光停滞，这一切都是对的；然而时间之梭不停地运动着，死死抓住习俗不动，就会像革新一样引起种种骚

乱，过于留恋旧日时光只会受到现世的嘲弄。因而，人们在进行变革时就好像时间本身那样，虽然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但这一切都是很平静地进行的，变化的程度轻微，几乎不为人所察觉。不然的话，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出乎意料的；任何变革永远都是使有些人受益，使其他人受损。从变革中得益的人认为是命运使然，并感谢时间；受到损害的人则认为受到命运不公正的对待，因而对革新者耿耿于怀。另外，除非很有必要，或者好处是一目了然的，否则最好不要在国家中进行革新实验，应当非常留心，是革新引起了变化，而不是假喜新厌旧之心进行革新。最后，新奇的事物尽管没有遭到反对，但也认为是值得怀疑的，不能轻易相信，而如《圣经》所说：“我们立足于古道，随后环顾四周，找出直截了当而正确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②

注 释

^① 补救法。

^② 他可能是指《旧约·耶利米书》第6章第16节：“耶和华如是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论迅捷

故作迅捷是行事的大忌之一，这恰如医生所说的预先消化或仓促完成的消化，肯定会使人体里充满未完全消化的东西和各种难以觉察的病根。因此，不要用做事时间的长短来判断是否迅捷，而要看事情进展的程度。这正如竞技赛跑，显示速度的并不是步幅之大或者举足之高，因而在处理事务时，专心于一事，而不是同时包揽许多事，是达到迅捷的好办法。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是办事迅捷的人，一味地要在很短时间内一并完成许多事，或者用巧妙的手段把未完成的事掩饰成完成。但是通过办事有方来缩短时间是一回事，以省略的办法缩短时间则是另一回事，在一些会议上用省略的办法处理的事，往往以不稳定的方式前后摇摆。我认识一位明智的人，^①他在看到人们急于达成结论时说过这样一句俗语：“多等一会儿，这样可以更快地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真正的迅捷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时间是衡量事务的尺度，正如钱是衡量器物价值的尺度。行事不够迅捷，事务的代价就高。斯巴达人和西班牙人都以不迅捷著称：“让我死在西班牙人手中吧。”因为那样的话，死亡必定要

经很长时间才会到来。

应当好好听取对有关事务作最先发言的人的意见。与其在他们发言的时候插嘴，不如在他作报告之前就作出指示，因为发言者被人打乱说话次序，不可避免地要复述这件事，而追忆事务比按自己的方式径直说出来还要冗长乏味，但是主持人的发言时常比发言者本人的话还要讨厌。

重复在时间上往往是一种浪费，但是再没有比常常重复问题的性质更为节省时间的了，因为这样一来就可省掉许多一般会说不出的冗长琐碎的话。长时间的精细的发言对于迅捷就像长袍或者罩衣之于赛跑那样。开场白、过渡性言词^②、结束语和其他关于人本身的言语都是对时间的浪费，尽管它们看上去是出自礼貌，实则是摆花架子。^③不过在遇到阻碍或者他人反对时，小心不能太直截，因为对怀有先入之见^④的人说话常常需要开场白，就像为使药膏有效而用热敷法那样。

在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各个部分的次序、分配和选择，它们是迅捷的精魂，只要这种分析不过于精细就行了，因为如不进行分析就永远不能深入了解事务；而分析过细人们就永远不能清清楚楚地把事情办好。选择时机就是节省时间，不合时宜的举动只能是徒劳无功。事务分成三个部分：准备、辩论或考察、完成。如果你想

迅捷，那么，只有中间一项即辩论才能让多人参与，一头一尾应由少数人来完成。按照某种写好的东西进行辩论，大多有利于迅捷，因为即便书面提纲完全被否定了，但被否定的东西总比漫无边际的空谈要有成果，就如柴灰比尘埃更能肥田那样。

注 释

① 据认为，培根在此指的是埃米阿斯·波利特爵士，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政治家，曾任伊丽莎白女王驻法国宫廷的使节。

② 引语。

③ 自夸。

④ 偏见。

论貌似聪明

历来有这么一种看法，即法国人实际比外表聪明，而西班牙人外表比实际要聪明。但是，不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情况究竟如何，人和人之间确实如此，因为正如使徒所说的敬虔，“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①故而在智慧和能力方面，世间总有人外表非常庄严，却毫无作为或很少有所作为：“费大力去做琐事。”看看这些拘泥形式的人有些什么欺骗术，通过什么方法使得浮浅的外表看上去竟像是有深度有体积的实体，这在一个有判断力的人看来是荒谬可笑的，适于作一讽刺文。有些人把自己封闭得很严实，非常谨慎，就像他们只在暗光下出示其货物似的，而且看上去总像隐瞒着什么。在自知对所做的事不甚了解的时候，他们想方设法要让别人认为他们对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是了解的。有些人借助于面部表情和手势，并善于利用种种姿势。正如西塞罗说皮索^②那样，当皮索回答他的话时，一个眉毛上扬到了前额，另一个眉毛则下拉到下巴：“一个眉毛上扬到前额，另一个下拉到下巴，你回答说你不喜欢残酷。”有人认为用伟大

的言词说出此事，具有不可争辩的意义。此后，说他们不能证实的事是真的，就会产生作用。有些人对一切他们力不能及的事都作出瞧不起的样子，或者以它们不当或离奇予以轻视，这样就可使其无知看上去是有见识了。有人总是有不同见解，常常用巧妙的言词迷惑人，借此偏离本题，对这种人亚·戈利乌斯^③说过：“一个可笑的人，他通过语言的精雕细琢而毁掉事务的要旨。”柏拉图在其《普罗塔哥拉斯》一文中也曾嘲笑这种人，他编造了一个叫普罗第库斯的人，让他作了一篇从头到尾都是用些与众不同的词组成的发言。^④一般说来，这种人在各种讨论中都感到站在否定的一方更为舒适，^⑤因为提案一经否决就算万事大吉了，如果提案通过，则又有工作要干了，这种假智慧是办事的死敌。总而言之，任何一位生意日益萧条的商人或倾家荡产的浪子，在运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来维持其财富声名方面，都远逊于这些无聊的人为维护其才智之名采取的手段。貌似聪明的人也许可以设法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愿任何人都不要任用他们，因为，即便任用一些有些荒唐可笑的人办事也肯定比任用一位徒具外表的人要好。

注 释

^① 见《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5节，后半句为：“这等

人你要躲开。”

② 译注：公元前58年任古罗马执政官。

③ 译注：戈利乌斯（117—180），古罗马作家。

④ 译注：普罗塔戈拉斯与普罗第库斯，均为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初雅典著名怀疑派学者。柏拉图名著《对话》之一篇即以普罗塔戈拉斯的名作标题。

⑤ 感到制造困难，表示反对比首创要容易。

论友谊

“凡是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①说这句话的人若要在寥寥数语中再把真理与谬误放在一起，那就难了。因为，说任何人如果有一种天生而又隐秘的憎恨和厌恶社会的心理，那么，这个人不免带有点野兽的性质，这是非常荒谬的，除非这种憎恨和厌恶社会的心理不是出于对孤独的爱好的，而是出于一种想通过离群索居而达到更崇高的交往欲望。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曾虚构出有些异教徒具有这种欲望，如克瑞蒂人埃庇米尼德斯、罗马人努马、西西里人恩培多克勒和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②而有些古代隐士和基督教会长老则确实有这种欲望。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孤独，以及它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因为如果没有爱的话，一群人并不能算做一个团体，众多的面孔也只是像一个画廊，而谈话则不过如同铙钹叮当作声而已。有句拉丁谚语略能说明这一点，这句谚语是：“一座大城市就是一片大荒野。”因为在一座大城市里，朋友之间住得都很分散，所以基本上没有那种交往比较密切的情谊。但是我们还可以更前进

一步，最真诚地断言：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非常可悲的孤独，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朋友，世界只不过是一片荒野；甚至在这个意义上还可以说，凡是生性不适宜于交友的人，其性格是禽兽的性格，而不是人的性格。

友谊的一种主要效用是，它能使心中的饱胀抑郁之气得以宣泄，这种郁气是各种情感都可以引起的。我们知道，身体上的堵塞憋闷之症是最危险的；而精神上的闭塞压郁之症差不多也是如此。你可以服菝葜以通肝，服铁剂以通脾，服硫华以通肺，服海狸香以通脑。但是，除了真正的朋友外，没有一种药是可以通心的。对他们，你可以倾诉自己的不幸、愉悦、希望、疑虑、劝告，以及一切压抑于心中的事情，有一点像世俗的忏悔。

奇怪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伟大的帝王也非常重视我们所说的那种友谊的效用：他们为了获得友谊，甚至往往不顾自己的安全和尊荣。因为帝王的地位远远高于其臣民，所以他们是不可能享受友谊的，除非他们（为了使自己能够享受友谊）把有些人提拔到可以说是他们的同伴或差不多与他们相同的地位，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出现麻烦。用现代的话来说，这种人就是“亲信”或“密友”，好像他们之所以达到这种地位是由于帝王的恩宠或与帝王过从甚密似的。但是罗马

语则表达了这种人真正的用途和提掖他们的真正原因。罗马语把这种人叫做“分忧者”（*participes curarum*），因为使君臣之间建立起友谊的正是那种“分忧”。而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懦弱善感的君王是这样做的，而且自古以来聪明、最有谋略的统治者也是如此。他们往往与某个臣属相结交，彼此以朋友相称，而且还允许旁人把他们叫作君王的朋友，君臣之间所用的这种称谓与普通人与人之间并无二致。

L. 苏拉在他统治罗马时，把庞培（后被人们称为“伟大的”庞培）提到那么高的地位，以至庞培夸口说，苏拉也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他曾竭力为他的一个朋友竞争执政官之职，而反对苏拉所举荐的人，结果他的朋友果然获胜当选了。因此，苏拉对他有点儿不满，开始跟他讲名分，而庞培则反唇相讥，叫他不要再说了，因为敬慕“朝阳”的人多于敬慕“夕阳”的人。在朱利乌斯·恺撒那里，德基穆斯·布鲁图斯^③非常得宠，以致恺撒在其遗嘱中把他立为候补继承人，排名仅次于恺撒的外甥。而此人也就是能诱致恺撒于死地的人。因为当恺撒由于一些不祥之兆，尤其是科尔坡莉娅^④做了一个噩梦的缘故而想使元老院先行休会的时候，这个人挽着他的胳膊，慢慢地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并告诉他说，他希望恺撒不要叫元老院休会，不要一直等到恺撒的妻子做了

一个好一点的梦再开会。安东尼在一封信里（这封信在西塞罗的一篇《斥安东尼演说》中曾被一字不差地引用过）把布鲁图斯叫做“妖巫”，好像他用妖术迷惑了恺撒似的，可见他是多么得宠。阿格里帕^⑤虽然出身寒微，但奥古斯都把他提到很高的地位，以致当奥古斯都就其女儿朱莉娅的婚事征求梅塞纳斯^⑥的意见时，梅塞纳斯竟冒昧地告诉他说：“你要么必须把你的女儿嫁给阿格里帕，要么必须把阿格里帕杀了，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因为你已经使阿格里帕有了这样大的权势”。在提比略·恺撒那里，塞扬努斯^⑦飞黄腾达，升到很高的地位，以至于人们把他们两人称作并视为一对朋友。提比略在给塞扬努斯的一封信中说：“为了我们友谊的缘故，我没有对你隐瞒这些事情。”而且整个元老院（像为一位女神一样）为友谊建造了一座祭坛，以祭祀他们两人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伟大友谊。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与普劳梯亚努斯^⑧之间的友谊也是如此，或者说，更有过之，因为塞维鲁斯强迫他的长子娶普劳梯亚努斯的女儿为妻，并且常常袒护普劳梯亚努斯种种欺凌皇子的行为。他在致元老院的一封信中还这样写道：“朕甚爱此人，愿其能死于朕之后也。”如果这些君王都像图拉真或马可·奥勒留一样，^⑨那么人们也许会认为，上述这种友谊是出自一种非常善良的本性。但是，所

有这些君王都是些很精明、心魄强健而严厉，且极其钟爱自己的人，可是他们也竟然如此，这就表明：他们觉得，虽然自己过着人间最幸福的生活，但如若没有一个朋友的话，这种幸福也是有缺憾的，不完善的。而且，虽然这些君王都是些有妻室、儿子、侄子或外甥的人，但所有这都不可能替代友谊的慰悦。

我们不当忘记康明纽斯^⑩对其第一位主子，即勇敢的查理公爵^⑪所作的评论。他说：“公爵不愿意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尤其是那些最使他为难的秘密。”于是他又继续说道：“后来这种隐秘的性格已经削弱并且有点毁损他的理智。”其实，科米内要是乐意的话，对其第二位主子路易十一也可以下同样的断语，因为路易十一的那种隐秘的生性确实使他自己苦不堪言。毕达哥拉斯有句晦涩而正确的格言：“不要吃心脏。”^⑫的确，如果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些没有朋友可对之倾诉衷肠的人，可以说就是吃自己心的野人。但有一点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我想以此来结束关于友谊之第一种效用的论述），那就是，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朋友的这种做法能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它不但能使欢乐倍增，也能使忧愁减半。因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欢乐告诉他的朋友，他就会得到更大的欢乐；如果他把自己的忧愁向他的朋友倾吐，他便会减轻自己的

忧愁。所以，友谊对于一个人心灵的实际作用，犹如炼金术士过去常常所说的他们的“点金石”对于人的身体的功效。据说，这种点金石也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但总是有益于身体的。然而，即使不求助于炼金术士，我们也能在普通的自然现象中看到明显与此相似的情形。因为在物体中，结合能增强和抚育任何自然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又能削弱和缓和任何强烈的外来影响，甚至心灵的结合也是如此。

正如友谊的第一种效用是能颐养和支配感情一样，友谊的第二种效用是能颐养和支配理智。因为友谊不但能使人走出狂风暴雨式的感情世界而步入风和日丽的春天，而且还能使人摆脱胡思乱想而进入理性的思考。这也不难被理解为仅仅是由于接受了朋友忠告的缘故。其实，在得到那种忠告以前，任何心里有许多想法的人，当他与另一个人交谈时，他的才智和理解力就会变得清朗而又细致；他就能更加容易地调动自己的思想，并使之更加井然有序；他就能看到当把这些思想变成言语时它们是什么模样；最后，他变得比从前的他更加聪明，因为一小时的谈话比一天的沉思更能给人以智慧。这一切都是毫无疑问的。特米斯托克利^⑬对波斯王说得好，他说：“言语犹如一块展开的花毯^⑭，其图案现露于外，而思想则犹如卷起来的花毯。”友谊的第二种效

用，即启发理智，也不只局限于能给人以忠告的那种朋友（他们当然是最好的朋友）。一个人即使没有那种朋友，也能通过与他人交谈而增加自己的知识，把自己的思想暴露出来，像在石头上磨刀那样磨砺自己的才智，而石头本身却是不能切割的。总之，一个人与其让自己的思想窒息衰灭，倒不如向一座雕像或一幅图画倾诉自己的想法更好些。

为了全面地阐述友谊的这第二种效用，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更公开的、为普通人所能观察到的另外一点，那就是朋友的忠告。赫拉克利特^⑮在其晦涩难解的话语之一中说得好：“干燥的光永远是最好的东西。”毫无疑问，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忠告中所获得的光明比从他自己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中所产生的光明更干更纯，因为后一种光明总是浸浴在他的感情和习惯中。因此，朋友提出的忠告与一个人的自我告诫是大不一样的，其差别有如朋友的忠告与奉承者的建议之间的差别一样。因为对一个人最有力的奉承者乃是其本人，而医治这种自我奉承的最好的药方就是朋友的畅所欲言。忠告有两种：一种是关于品行的，另一种是关于事业的。就第一种忠告而言，能使心灵保持健康的最好预防药是朋友的良言劝诫。一个人的严厉自责是一种有时过于猛烈、腐蚀作用过大的药物。阅读道德方面的好书，则有一点

单调死板。在别人身上观察自己的缺点，有时与自己的情形不符。但最好的药方（即我认为最有效而且最易服用的药方）却是朋友的劝告。奇怪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特别是那种比较伟大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朋友给他们以忠告的缘故而犯了严重的错误，做出极其荒唐的事情，致使他们名声和财产均大受损失。因为，这些人就像圣雅各说的那种人：他们“有时也照镜子，但过后不久便忘记了自己的容貌”^{①⑥}。关于事业方面，一个人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认为，两只眼睛并不见得比一只眼睛看到的更多；或者认为，当事者总是比旁观者看得更清；或者认为，一个发怒的人和一个能背诵出二十四个字母的人一样聪明；^{①⑦}或者认为，一枝滑膛枪，托在肩上射击和支在一个架子上射击一样，都可以打得很准；^{①⑧}他还可以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愚蠢而高傲的想法，以为无需他人帮助，光靠自己一个人就行了。但是归根到底，借助于忠告，人们就能使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倘若有人想接受别人的忠告，不过他愿意零星地采纳，即在某件事情上征求一下这个人的意见，在另一件事情上又征求一下那个人的意见，那也不错（也就是说，总比完全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强）。但是，他这样做的话有两种危险：一是他将得不到忠言，因为除了真诚的朋友之外，很少有人会不屈从于他的某些目的而

进忠言的。另一种危险是，他所征得的意见将是有害的、不安全的（虽然用意是好的），这种意见既能消灾又能致祸。这就好像你生病去看医生，而这位医生虽然被认为能治愈你的病，但他却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因此他可能把你目前的病治好了，而另一方面却又损害了你的健康。所以，他虽然治好了病，却又杀死了病人。但是，一个完全熟悉你情况的朋友则不然，他在推进你目前的某项事业时会小心注意，不给你在其他方面带来麻烦。因此，最好还是不要依靠零零星星的意见，它们与其说能使人拿定主意，并给人以指导，倒不如说会使人无所适从，并把人引入歧途。

友谊除了这两种崇高的效用（感情上的平和与对判断的扶助）之外，还有最后一种效用，这种效用犹如含有许多果粒的石榴。我的意思是说，友谊对于人的一切活动和需要都是有所帮助、有所参与的。在这一点上，若想生动地描述友谊的多种用途，最好的办法是计算一下，看看一个人有多少事情是不可能亲自去做的。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古人所说的“朋友便是另一个自己”这句话是保守的，因为一个朋友的作用比他自己大得多。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许多人往往未能了却自己的某些心愿（如子女的婚事、工作的完成，等等）就死了。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真心的

朋友，那么，他就可以放心了，因为在他死后他的朋友会继续去完成那些事情。因此，一个人在完成其心愿方面可以说是有两条生命了。一个人有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只是局限于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他有朋友的话，人生的一切事务可以说就有人办理了。因为，在他不能涉足的地方，他可以通过他的朋友去办理。一个人，为了脸面或举止得体，有多少事情是不能自己说或亲自去做的呢？一个人若要避免自夸之嫌，便不能讲述自己的优点，更不能自吹自擂；一个人往往不肯低三下四地去恳求别人。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但是，所有这些事情，从一个人自己的嘴里说出来是很难为情的，而从朋友的嘴里说出来却是很体面的。此外，一个人还有许多身份上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他所不能弃置不顾的。比如说，一个对儿子讲话，就得保持父亲的身份；对妻子讲话，就得保持丈夫的身份；对仇敌讲话，就得保持自己的尊严。而朋友却可以就事论事，无须顾忌这种身份上的关系。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当一个人遇到某种自己不适合去做的事情时，他可以按我所说的办法，请朋友出面去做。如果他连一个朋友也没有的话，那么他就只好作罢了。

注 释

① 他在这里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一卷中的一句话：“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

② 据普林尼说，克里特（克瑞蒂则是它的现代名称）的哲学家埃庇米尼德斯沉睡了57年之久。还说他活了299岁。努马自称在立法术方面曾接受过神女厄革里亚的指导，后者住在阿里奇亚的小树林中。西西里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声称自己是不死的，而且能祛除一切邪恶。有人说，他为了不让世人知道他死，离群索居，后跳入埃特纳山的火山口。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自称具有神奇的力量，他死后人们在那个地方为他修了一座庙。他的生平事迹为菲洛斯特拉托斯所记载。某些人，其中有希罗克洛斯、莫尔博士（在他的《虔诚的奥秘》中）和近代的斯特劳斯，毫不犹豫地把他奇迹同救世主的奇迹进行比较。

③ 译注：恺撒的宠将，后加入叛党，杀恺撒。

④ 译注：恺撒的妻子。

⑤ 译注：阿格里帕（63—12BC），出身寒微的罗马将军。

⑥ 译注：奥古斯都大帝的密友。

⑦ 译注：公元1世纪古罗马政治家。

⑧ 译注：公元3世纪古罗马将军。

⑨ 译注：图拉真，公元98—117年为罗马皇帝；奥勒留，公元161—180年为罗马皇帝。两者均为贤君。

⑩ 译注：康明纽斯（1446—1511），法国社会活动家及学者。

⑪ 即大胆的查理，勃艮第公爵，法王路易十一的死对头。康明纽斯在查理的宫廷里度其早年，后又转而效力于路易十一。后面这个君王以残忍、背信和虚伪而出名，具有其同时代人英王爱德华四世的一切坏品质，而无任何可取的德性。

⑫ 不仅如此，毕达哥拉斯还不准他的弟子吃任何一种兽肉。见《变形记》第15卷中奥维德认为是毕达哥拉斯所说的那番很有意思的话。托马斯·布朗爵士在他的《错误的看法》（《布朗著作集》），博恩的《文物丛书》（第1卷第27页起）中对这位哲

学家的学说作了一些稀奇古怪的解释。

⑬ 译注：特米斯托克利（524—460BC），雅典政治家。

⑭ 装饰墙壁用的挂毯。严格地说来，培根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在中世纪以前阿拉斯并不生产挂毯。

⑮ 译注：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

⑯ 见《新约·雅各书》第1章第23节。

⑰ 他是指道德家们常常推荐的那种方法，即：发怒的人在允许自己说话之前先应当背诵一遍字母表。

⑱ 在他那个时代，滑膛枪是被固定在一个架子（即所谓“座架”）上的，虽然在现代，东方使用的是gingal（一种架在台子或车上射击的枪）或火绳枪。

论消费

财富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为了荣誉和善举，因此，额外的消费一定要以其原因的价值为度，也有为了国家，和为了天国一样而自甘贫困的。但是，日常的消费一定要量力而行，有此认识还要善加管理，务使消费不要超出收入，不要受到仆人的欺骗和瞒哄，当实际付出款项较外人估计为少时，也要显出潇洒大方。如果一个人想要收支相抵，无疑，他的日常支出就必须只有收入的半数；如果他想成为富人，他的支出就必须只及收入的 $\frac{1}{3}$ 。即使是大人物，躬身查看自己的资产也不是自卑自贱的行为，有些人则不肯检查自己的资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懒于如此，还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发现自己已经破产，则免不了心生烦恼。但是，伤口不加检查总不会痊愈。那些全然不懂查看自己的资产的人，务须用人得当，还要常常调换他们，因为新人总是比较胆小，而且少些滑头。至于不能常常查点自己的资产的人，极有必要将所有的收支数字都做好规定。

如果一个人某类消费上大手大脚，他必须在其他方面有所节省：如果他过多地享受美食，他应在衣着上节省；如果他爱在华屋上花钱，他

应在马厩上节省，如此等等。在任何消费上都大肆挥霍的人难免陷入困境。

人们清偿债务也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就与长期欠债不还一样有害，因为匆匆求售与多欠利息一样无益。再者，有能力还清了债务的人，很快又会故态复萌，因为他一旦发现自己很快摆脱了债务，他又会四处举债。倒是那些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还清了债务的人，可以借此来养成节俭的习惯，使他的心理和财产同受其益。

说到底，有财产需要补救的人不能忽视一些小事，同时，一般而言，节省一下零零星星的费用比卑躬屈膝以求小利更为得体。另外，一个人如果要负担一笔从开始就注定要继续下去的开支，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能贸然担承，但对那种只有这次没有下次的消费，则可大方一些。

论王国的强盛与疆域的拓展

在一次宴会上，有人想请雅典人塞密斯托克斯弹奏琵琶，塞密斯托克斯说，他不会演奏，但是他能将一个小镇弄成一个大城邦。这句话过于归功于自己，所以十分傲慢不逊，但如果随便用于他人身上，就是一种严肃而明智的评论了。这句话（再用比喻来引申一下）可以表现出从事国政之人的两种不同的才能，因为，如果真正观察一下议事和执政的各位官员，可能会（虽然很少）发现几个能将小镇弄成大城邦，而不能演奏琵琶的人。另一方面，却可以发现大批巧于弄琴，但不能使小镇变成大城邦，而且恰恰相反，能把强大而繁荣的国家弄得衰败凋零的人。确实，那些拥有这些堕落的技巧和求生之道的公卿大夫，借此向国君邀宠，骗取俗世大名，除了弄琴之名，再值不得任何更好的名称了。因为这种技能只能使人获得一时之欢，操弄者也可借此炫耀，但对于他们所服务的国家的幸福和进步，却毫无帮助。当然，无可怀疑，也有一些能够胜任的各类官员，这些干才们能够管理国政，也不会陷于危难和明显的困境，但他们却远远没有使国家繁荣、富强的能力、方法和运气。

现在，我们不管这些做事的人能够怎样，我们且谈一谈这些事情本身，即：王国的强盛和疆域的拓展，以及达到这一情形的方法。这是一个值得雄王英主们经常考虑的问题，这可以使他们既不会因为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多事妄为，虚耗实力，也不会使他们因为过于小看自己而胆小谨慎，怯懦畏葸。

国家领域的大小是可以测量的，赋税收入的多少是可以计算的，人口可以通过户口册卷体现，城镇的大小和数目可以在地图和卡片上标出。然而，在国家事务中，没有什么能比对国家实力的评价和估计更易于出错的了。基督不把天国与大果核或种子相比，而将它与一粒芥菜籽相比，^①芥菜籽是最小的一种种子，但却有迅速发芽壮大的特性及精神。因此，有些疆域辽阔的国家，却不能扩大疆土或领袖他国，有些面积很小的国家，却有成为强大帝国的基础。

除非百姓天生好武和热爱战争，否则，坚城、武库、名马、战车、巨象、大炮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若是民无勇气，则武器多寡也就无甚重要意义。因为，维吉尔说过，“一只狼从不介意有多少只羊”。阿比拉平原上的波斯军队犹如一片人海，使亚历山大军中的将领们颇感惊惶，因此，将领们找到亚历山大，建议他在夜间进攻，但他却说：“我不愿偷取胜

利。”结果，他轻轻松松打败了敌人。阿米尼亚王提格拉涅斯^②率十四万大军驻扎于一座山头，当发现进攻他的罗马军队仅一万四千人时，他开玩笑说：“那些人作为使节则太多，为战斗而来则太少。”但是，在太阳下山以前，他发现这些人已足以置他和他的军队于死地了。勇气与数目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我们不妨断言，任何一个国家，之所以强大的主要之点，就是要有一个善战的民族。

有句老话，金钱是战争的中坚。但若人民娇弱无力，金钱也不能算战争中坚了。梭伦^③对克洛索斯说得很好（当克洛索斯向梭伦卖弄他的金钱时）：“陛下，若有另一人进来，他的意志胜于陛下，这些金钱就是他的了。”因此，对于君王和国家来说，除非他的人民有很好的军事素质，士兵也英勇善战，否则就不要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另一方面，那些臣民英勇善战的君王也应了解自己的力量，除非这些臣民在其他方面有所不足。至于雇佣军（臣民不可靠时的助力），所有的先例都证明，无论哪个君王或政府依靠他们，或能得意于一时，但最后总会失败而归。

犹太和以萨迦^④的祷告是永远不会相同的，正如同一个民族或国家不会既是幼狮又是负重的驴子一样，再者，一个税收负担过重的民族也不

会变得英勇善战。经国民同意而征收的税收，于国民的勇气与精神并无大碍。荷兰的国税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的特别税^⑤也算一个例子。读者现在必须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勇气与精神的问题，不是钱包的问题。因此，同样是赋税，不管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对于钱包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但对于精神和勇气，其作用却大不相同。据此可以作出推论，困于租税的民众于帝国不利。

凡是志欲强大的国家应该小心，不能让国内的贵族和绅士阶层繁殖过速。因为，这会使一般平民沦为农奴村夫，使他们意志沮丧，成为上流阶级的奴仆。正如我们能在杂木林中看到的那样，如果你将小树^⑥留得过多，你将永不会有整整齐齐的林子，只有一些矮灌木丛。据此，在国家内，如果上流阶级人数太多，平民将会卑贱。其结果是，一百个人中也找不到一个适合冲锋陷阵的人，对于身为军队神经系统的步兵更是如此，这样的国家即使人口众多，其力量也极为有限。

上面谈到的这一点，我们最好是用英国与法国相比较的例子来加以证明。英国虽然在领土与人口两方面都远逊于法国，但英国一直是法国的劲敌。因为，英国中等阶层的人民能成为优秀的士兵，而法国的农民却不能。在这一点上，英国

国王亨利七世真可谓深谋远虑，值得钦佩（我已在《亨利七世传》中有过详细论述）。他对农田房舍都制定了一个标准，这就是说，他使每个家庭都保持有一定比例的土地，以便人们能在轻松宽裕的环境中生活，不至于沦为奴隶，这一定比例的土地又能保证耕种之人就是土地的主人，而不是雇佣工人。这样，就能达到维吉尔所形容的古代意大利的特征了：

兵强土肥因而伟大的国家。

还有一种情况（就我所知，这种情况恐怕是英国特有的，除了荷兰可能也存在之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也是不能忽视的，即：服侍贵族和绅士的自由人阶层，这些人在武事上毫不逊色于中产的平民阶层。因此，贵族和上流人士中的种种荣华豪气、宾客之盛和礼仪之隆都融化为习俗，无疑，这极其有益于军事上的强大。相反，贵族与上流人的生活若是吝啬隐秘，将导致军事上的衰弱。

无论用什么方法，务须使尼布甲尼撒梦中^⑦所见的王国躯干强壮到足以支持枝叶的程度。这就是说，皇帝或政府的本族臣民同他们统治的异族人民相比起来，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因此，那些给了异族人入籍归化自由的国家能够成为帝国，一个小小的民族，因其智勇双全，它可以征服并统治一个大国，但它只能统治一时，终会骤

然灭亡的。斯巴达人对入籍归化过于慎重，因此，当他们守着自己的小小国境时，他们的地位很巩固，但当他们扩张国土，枝叶变得不能由枝干支撑的时候，他们就像秋风扫落叶般地突然灭亡了。

在入籍归化这一点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像罗马那样开放，那样容易吸纳异族人。因为罗马人做得很好，所以，罗马成为了最伟大的帝国。罗马人的方法是，不仅接受异族人入籍（他们称为公民权），而且在最充分的范围内接受他们入籍。即：授于籍人财产权、婚娶权和继承权，还同时授予他们选举权和任官权。不仅如此，享受这些权利的入籍者不限于个人，整个家族都可以被授予这些权利，甚至一个城市，有时一个国家都可以享受罗马公民权。再加上，罗马人还有移民殖民的习惯，因此，罗马人又向其他国家移民。这两者合在一起，人们就可以说，并不是罗马人发展到全世界去了，而是全世界发展到罗马来了。这种情形确实是大国之道。

我曾经对西班牙感觉诧异，他们怎能以如此之少的西班牙本族人占据并统辖如此广大的领地呢？^⑧西班牙的领土确如一棵大树，较罗马和斯巴达初起时强得多。此外，虽然他们没有自由入籍的惯例，但他们却有仅次于此的方法。这就是，他们军队中的普通士兵，无论属于哪个民

族，都没有什么差别。有时，他们的高级将领中也有异族人。现在，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所颁布的国事诏书看，他们对人口不足的情形已有所感觉。^⑨

无疑，坐着干的工作、户内的技艺，以及精巧的制作（需用手指而不用臂力的工作）从本质上就与好战的心理不符。一般而言，所有好战的民族都有些吊儿郎当，爱冒险甚于爱劳作。如想让他们有效地保持自己的尚武精神，就不能过于限制和破坏他们的爱好。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和其他国家的优越之处就在他们都蓄养奴隶，这使主人们摆脱了一般的劳作。但是，奴隶制已被基督教教律大部分废除了。与奴隶制最相近的办法就是将大部分技艺留给异族人去做（为此，异族人也易于在所在国存身），并将大多数平民限于三种工作或职业之内，即：农夫、自由仆役和从事强体力及手工艺的工匠，如铁匠、泥匠、木匠等，职业军人还未计算在内。

除了上述各点以外，要想国家强盛、威权伸张，最重要的三点在于，全民族都要将军事视为举国的主要荣誉、学问和职业。因为，我们前边说到的事情，充其量也就是具备军事的资格而已，如果没有目的和行动，资格又有何用？罗穆卢斯^⑩死后（像是传说或寓言），给罗马人送来一个忠告，要他们主要留心武事，这样，他们将

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斯巴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完全是（虽然不很巧妙）以武事为目的和准则建立起来的。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在短时间内也有过这样举国皆兵的情形。高卢人、日耳曼人、哥特人、萨克逊人、诺曼人和其他民族在某一时代也曾有过类似情形。今天，土耳其人仍然举国皆兵，虽然它已经大大衰败了。在欧洲基督教国家中，有这种情形的国家实际只有西班牙一国。道理很清楚，每个人都得益于他所最为致力事情，这点不用多说，略加指点就已足够：那些不会干脆明了地宣布自己崇尚武力的民族，不要期望自己的国家会突然强大起来。相反，那些长期尚武的国家（如罗马人和土耳其人所作所为）将成就其丰功伟业，这是历史的最可靠的喻示。那些曾经在某一时期也曾崇尚武功的国家，一般也能变得强大，当他们的尚武精神慢慢消失以后，这种尚武精神还能勉强支持他们很长一段时间。

附带说一下，一个国家最好要有一些法律或风俗，这些法律和风俗要使他们有作战的适当理由（至少有所借口）。因为，人的本性中有一种天赋的公道，除非有点特殊的理由或纷争（至少是勉强可算做理由的话头），否则，他们是不肯加入战争的。土耳其常以传播法律与宗教为由进行战争，这个理由很方便，随时可以应用。罗马人虽然在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完成以后，将此事

认为是将帅的荣誉，但他们从不把开拓疆土视为战争的理由。因此，凡是志在强大的国家，第一，对别国的侮辱要敏感，无论这种侮辱是对邻国，还是对本国商人或使节。对于别国的挑衅，也不能容忍过久。第二，他们应该随时准备着援助他们的同盟国，就像罗马人的所作所为一样。罗马人是这样做的，如果一国与罗马和其他国家都订立了相互防御条约，假使某国遭敌侵犯，并分头向缔约各国求援，罗马人总是首先赴援，不让别的任何国家有这种荣誉。至于说到古时候那些为了拥护一党一派或实质相同的政体而起的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例如，罗马人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古代斯巴达人、雅典人为了建立或颠覆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而战，或是外国人，假公道或人道之名，用战争来解除别国的专制与压迫，如此等等。这些例子证明，凡是要等到有了正当理由才动兵的国家，不要希冀能很快强大起来。

无论是个人的身体还是国家的团体，缺少运动就不能健康，无疑，对于王国或团体来说，有理由有荣誉的战争才是真正的运动。国内战争有些像患病发热，对外战争则有些像运动发热，运动发热能保持身体健康。因为，懒洋洋的和平生活使人们的勇气变得柔靡，道德渐渐腐败。但是，毫无疑问，不管是不是为了幸福，为使国家

强大，大部分国民常常武装起来是十分有利的。一个常在运动中的、久经战阵的军队力量（虽然代价很高），一般都能发号施令，或者至少能获得邻国的尊敬。西班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⑪西班牙在欧洲各处都驻有精兵，到目前已有一百二十年历史了。

一个国家如能称霸海上就等于已成为一个帝国。西塞罗写信给阿蒂库斯^⑫论及庞培对恺撒的军事准备时说道：“庞培所遵循的是塞密斯托克斯的策略，他相信，掌握了海上霸权的人，将掌握一切。”毫无疑问，如果庞培不是因一时自大轻敌而舍舟从陆，他一定会使恺撒疲于奔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海战的重大影响：埃克兴之战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崛起，勒盘陶之战阻止了土耳其人的强盛。很多例子都说明海战是战争的最后决胜局。这固然是因为君主或政府将一切都依赖于海战的结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拥有海上霸权的一方也拥有极大的自由，它可以随意地决定战事的多与少。相反，那些陆战占优势的国家往往处境极为困难。今天的欧洲，海上霸权的优势（这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天赋优势之一）极为明显，一是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不是内陆国，国境线大部分临着海，二是因为大部分印度的财富，只有掌握了海上霸权的人才能得到。

与古代战争所给予人的光辉荣耀相比，近代

战争简直是在黑暗中进行。为鼓舞士气，现在也有爵位勋章等等，然而这些东西都是胡乱颁发，完全没有军人或非军人的区别，此外或许还在碑上刻纪念语，为参战士兵修建慈善医院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在古时，战胜地耸起的纪念碑，追悼会上的颂词，为阵亡将士立的碑坊，献给个人的花冠，都是后世各国君主借用的手段。还有凯旋大游行，军队复员时的大犒赏，这些都是能鼓舞士气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罗马人的凯旋仪式，这种凯旋仪式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或夸耀，而且是有史以来最明智、最伟大的制度。因为，这项制度中含有三个要点：将帅的荣誉、国库的丰盛、军队的赏赐。但是，这种荣誉可能不太适合君主制国家，除非这种荣誉归于君主本人或是他们的子孙，就如罗马皇帝后来所进行的那样，他们包办了由自己或自己的子孙参加战争的凯旋仪式，因为这有他们的成绩，而对臣下的胜利，则赏之以庆功的袍服和勋章了事。

总之，如《圣经》所说，没有哪一个能用思虑给小结构的人体“多加一肘。”^⑬但是，在王国和共和国的大结构中，国王和执政者可以使他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因为，他们如肯将我们这里论及的法令、宪章和习俗介绍给国内，他们就可以给后世或继任者种下富强之因。但是，这些事一

般都不受人注意，只好听天由命了。

注 释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31—32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② 提格拉涅斯先败于罗马名将卢库卢斯，后又向庞培投降。

③ 译注：梭伦（638—559BC），雅典政治家、诗人。

④ 见《旧约·创世纪》第49章第9、14、15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以萨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佳，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

⑤ 人民自愿捐给亨利七世的特别使用费。

⑥ 小树苗。

⑦ 见《旧约·但以理书》第4章第10节：“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

⑧ 培根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殖民地就已达到了全盛时期。

⑨ 西班牙国王的特诏中已有提示，以优待方法鼓励婚姻，有子女六人者则可多得优待。

⑩ 译注：古罗马神话中战神之子，创建了罗马城。

⑪ 西班牙的庞大军队消耗了西班牙的活力。

⑫ 译注：西塞罗的挚友。

⑬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论养生

养生是一种智慧，非医学规律所能囊括。在自己观察的基础上，找出什么对自己有益，什么对自己有害，乃是最好的保健药品。但是，一个人在下此断语时如果说“这个对我身体不合适，因此我要戒掉它”，要比说“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害处，因此我可以用它”安全得多。因为，年轻的时候，天赋的强壮可以使人忽略许多过分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等于记在账上，上了年纪是要还债的。所以，留意自己年龄的增加，不要永远想做同一件事，人的年龄是不能不顾的。就饮食而言，要注意不要突然发生变化，如果饮食改变确有必要，则别的方面也要变更，以便配合得宜。因为自然界和国家都有一种神秘性，即：改变多件事情比改变一件事情要安全得多。研究一下自己平日饮食、睡眠、运动和服装等方面的习惯，试着将其中于健康有碍的习惯一点点改掉。其办法是，如果你在变更中发现任何不适，再回到老习惯上。因为，要把公众认为有益于健康的行为，与你自己认为有益并适合自己身体健康的行为区别开来，是十分困难的。

在吃饭、睡觉、运动的时候，心中坦然，精

神愉快，是长寿的最好药方。至于说到内心的情感和思想，则应避开嫉妒、焦虑和恐惧，压制心中的怒气，少执著于深奥难懂的研究，克制过度的狂欢和兴奋，不要纠结于暗藏的悲哀。人的心中应存有希望和愉快，而不是兴奋，是各种不同的乐事，而不是放纵，要有好奇与羡慕，以便保有新鲜的情趣，仔细研究诸如历史、寓言和自然之类，让美好的事物充满心灵。如果你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完全摒弃医药，到了你需要它的时候，则会感觉身体对医药太过生疏；如果你平日用药过多，当疾病到来时，医药将失去奇效。我以为与其常用药饵，不如按不同季节更换某些食物，除非服药已成为一种习惯。因为，食物能调节身体机能，对身体也利多于弊。不要小看身体上的任何不适，多关心它。在病中，主要注意健康；身体健康时，要注意活动。因为人们在健康时身体都有忍耐力，一些小病小灾只需注意饮食，稍加调养就行。塞尔苏斯^①教人养生长寿之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人应该将各种相反的习惯都变换着尝试一下，但应偏重于有益于人的一方，禁食与饱食都应尝试，但偏重于饱食；警醒与睡眠都应尝试，但宁可偏重睡眠；静坐与运动都应尝试，但应偏重运动，等等。^②塞尔苏斯是一位医生兼智者，光以医生的身份他是永不会说出这种话的。照他的方法练习，将使人的体

质既得滋养，又增力量。

有些医生对于病人过于纵容和迁就，以致不能收到治疗的效果；有些医生又过于拘泥于治病的规则，以致忽视患者的实际病情。选择医生时，最好选一位能兼顾两者的人，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则各请一位以调和之。在请医生的时候，固然要请德高望重之人，也别忘记请那位最熟悉你身体的人。

注 释

① 译注：公元1世纪罗马医学家和作家。

② 译注：见《新约·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2节。

论猜疑

思想中的猜疑犹如鸟类中的蝙蝠，永远在朦胧里飞翔。猜疑确实应被制止，至少也应有所节制，因为它使人神思迷惘，疏远朋友，而且也有碍于事业，使之不能顺利而持续地进行。猜疑驱使君王行使暴政，丈夫心怀妒意，智者寡断而忧郁。猜疑是一种毛病，它不在心里，而在脑中。就是那些天性勇敢的人，诸如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也会产生猜疑的思想，而且，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多疑的人，也没有比他更勇敢的人。但以他的性格和素质，猜疑对他的祸害不会太大，因为这类人不会贸然猜疑，他们总要调查了解一番其可能与否。但在天性胆怯的人那里，猜疑则滋长太快。疑心特重的人，莫过于那些于事了解不多的人，因此，人们应当尽量对事情多一些了解，不要把猜疑之心隐藏起来，这样才能释疑。

人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难道认为他们所用之人和所交之人都是圣人？他们就不认为这些人也会有自己的目的，忠于自己更甚于忠于他人吗？因此，平息猜疑的最好的办法是，先姑且认为这猜疑是真的，然后再认为是假想而加以约束。^①因为一个人应当预先有所防范，如果所疑

是真，自己可免受其害，对疑念的利用应该仅此而已。

人的心里产生的猜疑，不过是些传闻、流言而已，但那些由交头接耳、搬弄是非而产生的猜疑，却是一种毒刺。要想拨开层层疑云，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诚布公地与所疑的一方相见，这样，才能比以前更加确切地了解对方，也能使对方更加留意，以免更多地授人以猜疑之柄。但是，这种方法对品格不好的人绝不适用，因为这类人一旦发现自己受过别人的猜疑，永远都不会讲真话了。

意大利人说过：“猜疑是忠心的通行证。”就好像猜疑给了忠心一张通行证放它通行，但实际上猜疑应当激发起忠心，以除去自己的嫌疑。

注 释

① 意为做最好的打算，准备最坏的结果。

论言谈

有些人在他们的言谈中喜欢以能言善辩被人称赞为有才智，而不喜欢以辨别真伪被人称赞为有判断力，好像知道可以怎么说而不知道应当怎么想是件值得赞扬的事情似的。有些人擅长于谈论一些普通的话题，但是缺乏变化。这种贫乏往往使人厌烦，而且一旦被人发觉，就会使人觉得可笑。言谈中最可贵的部分是引起人家的话头，另一方面是节制自己的话语并适当地把话题转移到其他话题上去。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些，他就可算是个善于辞令并领导言谈的人了。在言谈中，最好是有所变化，在即席讲话中参以辩驳，在叙述中夹以理论，在发问中杂以阐明己见，在戏谑中和以正经，因为单调的东西使人厌倦，正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任何事物如若过分，则令人生厌。至于戏谑，有一些事物应当予以特免，如：宗教、国事、伟人、任何人目前的要务，以及任何值得同情的事情等。可是，有一些人却喜欢说话带刺，触及人家的痛处，以为不这样的话就无法显示他们的机智。这是一种应当克制的脾气：孩子，少用鞭子抽，要紧紧地拉住疆绳。①一般说来，人们应当分辨出咸与苦之间的

不同。当然，喜欢讽刺挖苦的人，因为他使别人怕他的机智，他必然也怕别人的记忆。多问的人，则多长学问，而且还能多博得别人的欢心，尤其是如果他能使问题适合于被问者的专长，那就更好了，因为这样可以使被问者乐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他本人因此也就可以不断地获得知识。但是，他所提的问题切不可使受问者难堪而感到讨厌，因为那样的话就成了审问了。而且他还得注意，一定要给他人有说话的机会。不但如此，如果有人搞“一言堂”，那么，他就应当设法予以制止，让其他人也有说话的机会。这就像乐师们过去常常做的那样，当他们看到有人跳加里阿德舞^②跳得过久时，就出来制止。如果别人认为你懂的事情，你常常装作不懂，那么，以后你真的不懂的事情，别人也会以为你是懂的。一个人应当少谈论自己，而且要谨慎择言。我认识一个人，他常常轻蔑地谈论他看不起的一个
人：“他大肆谈论自己，那么他肯定是个智者了。”一个人如果要想赞扬自己，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办法，那就是大肆赞扬他人的优点，尤其是如果他认为自己也有这种优点。伤人的话应当少说，因为言谈应当像一片旷野，可让人自由驰骋，而不应当像一条马路，直抵某人的家门。我认识两个英国西部的贵族，其中有一个平时喜欢嘲弄人，但是在家里老是盛宴招待宾客；另一个

则常常爱问那些参加过他家宴会的人：“请你如实告诉我，席间难道没有人受他的嘲弄或轻蔑的攻击吗？”对此，那些做过客的人就会回答说，“在席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于是，这个贵族就会说：“我早就料到他会把一桌丰盛的宴席搞糟的。”说话谨慎胜于雄辩；谈吐怡和胜于措辞优美或头头是道。一个人若只会滔滔不绝地演说，而不善于与人交谈，则表明此人的迟钝；一个人若只会应答或附和，而不善于作长篇大论的演说，则表明此人的浅薄和虚弱。正像我们在动物界所看到的那样，跑得最慢的动物转身却转得最快，譬如说猎犬与野兔之间的区别就是如此。在谈到正题之前枝节话说得太多，会令人生厌；但是一点没有枝语，则又太率直生硬。

注 释

① 译注：此语出自罗马诗人奥维德（43BC—AD18）的《变形记》第2章。

② 译注：十六七世纪流行的轻快活泼的法国双人舞。

论殖民地

殖民是一项古老的、开拓性的、英雄的工程。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它生了很多的子女，但是现在它老了，它生得少了。因为我不妨认为，新的殖民地只是前存王国的孩子。

我认为，殖民地最好建立在一片处女地上，这样将不需要为了新的移民而驱赶当地的居民。^①否则，这与其说是殖民，倒不如说是种族灭绝。培植新国家就像栽培森林，你必须打算在近二十年内没有任何收益，而在最后才得到报酬。在起初的几年卑鄙而仓促地提取收益，是大多数殖民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如果眼前的利益对殖民地的长远建设有所补益，自然是不能忽视的，但以此为限。

把本国人中的残渣败类以及罪犯收集起来作为殖民地的移民是一件可耻和不幸的事。^②不仅如此，这种做法还会给殖民地造成破坏。因为，这些人将永远像无赖一样地生活，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惹事生非，消耗粮食，并且很快就会厌倦，然后他们会给故国写信，败坏殖民地的名誉。移往殖民地的人应该是园丁、农民、工人、

铁匠、木工、细木匠、渔民、捕捉野禽的猎人，和少数药剂师、外科医生、厨师、面包师。

抵达作为殖民地的国土，首先要考察有何种便于采集的野生食物，像栗子、胡桃、菠萝、橄榄、枣、李子、樱桃、野蜂蜜等等，并要充分利用这些东西，然后要考虑种植那些生长迅速，在一年内能够成熟的粮食和蔬菜。像防风菜、胡萝卜、萝卜、洋葱、小萝卜、菊芋、玉米等等。至于小麦、大麦、燕麦，它们需要花费很多的劳动，而豌豆和蚕豆倒不妨试一试，因为它们既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又能制作像面包那样的食品。至于稻子，作为一种食物，它可以带来很高的产量。最重要的是：移民们在起初就应该携带足够的饼干、燕麦片、面粉等去殖民地，以满足获得面包以前的需要。至于家畜、家禽，主要饲养那些最少感染疾病和繁殖较快的，像猪、山羊、鸡、火鸡、鹅、家鸽等等。

殖民地的食物消费应该近似于一个被围困的城市，也就是说，应该定量供应。把土地的绝大部分开辟为菜园和种植谷物，其收获作为公共贮备储存起来，然后定量分配。此外，还应有些小块土地，可以让任何个人为自己耕种。同样，也要考虑殖民地的土地上有何种土特产品、矿产品，它们能够在某些方面帮助支付殖民地的费用（当然，这种事不允许像曾说过的那样，因为时

机不成熟而损害了殖民地的主要事务），像弗吉尼亚的烟叶那种情况。^③在殖民地，木材如果不是太多通常也是丰富的，因而木材也适应于这一原则。假如有铁矿石，并且在河岸上建造一座制造厂，那么，在盛产木材的地方，铁是一种珍贵的产品。假如气候环境适宜，可以生产盐。根据经验，如果有可能，生产蚕丝之类的产品，这是一种受欢迎的商品。在生长杉树和松树的地方，树脂和焦油是不会缺乏的。同样，药材和香木都会带来高额利润。可用来作肥皂的碱灰，以及其他可以发现的物品，也都可以借之得利。但是不可过多地注意矿产，因为矿产的希望是非常不可靠的，而且这常常会使移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变得懒散。

至于政府管理机构，要掌握在一个人手中，辅助以若干参议，并且赋予他们行使有某些限制的戒严法的权力。而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在荒原上开始获得利益的同时，心目中永久有上帝的存在，并有为上帝服务的观念。^④殖民地政府不可依靠过多的居留在其移出国的顾问和企业家，这些人只应有个适中的数量，并且他们最好是贵族和绅士，而不是商人，因为商人过于重视眼前的利益。在殖民地根深蒂固之前，要免除它的关税，而且要允许殖民地的人自由地到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出售他们的产品，除非有特殊的需

谨慎从事的理由。不要一批接一批地过于迅速地向殖民地输送人口，使殖民地人满为患，应该留意那里人口减少的数目而作适当的补充。殖民地的人口数量应保持在人们可以安居乐业的限度内，不能因人数过多造成贫困。在殖民地有些移民沿着海边和河岸潮湿和有害身心的土地上建造住房，其健康曾经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尽管你开始在岸边居住，以避免运输和其他方面的不便，但从长远考虑，还是要把住房建在高于河岸的地方，而不要沿岸建房。移民们还应多贮存一些盐，此事同样关系到移民们的健康，必要时可以用其腌制暂时用不着的食物。

假如你移居的地方有土著居民，不要仅仅用不值钱的小东西和华而不实的小玩艺去讨他们的欢心，而应对他们公正、有礼貌，并且要保持足够的戒备；也不要为了赢得他们的好感而帮助他们进攻他们的敌人，但是可以帮助他们防卫，这是不错的。此外还应当经常选送他们中的一些人去移民的故国观光，这样，他们可以看到比他们更好的生活环境，他们回来之后会宣传这种情形。当殖民地成长强壮了，就可以像移植男人一样把女人也移去，殖民地就可以世代相传，而不再需要外来人口的补充了。

注 释

① 他可能是暗指西班牙人所导致的西印度群岛土著居民的灭绝的情况。雄辩有力地攻击可敬的拉斯·卡萨斯，但这是徒劳的。（拉斯·卡萨斯，Las casas 1474—1566，西班牙著名的天主教神甫兼历史学家，一生致力于反对殖民者奴役和虐待印第安人。）

② 当然，这种指责不适用于其主要是为或本质属性为流放囚犯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的目的主要为了从母国排除多余的垃圾。

③ 从写作本文以来，时代有了巨大的变化，烟叶现在成了日常生活用品，也成了弗吉尼亚的“主要事务”。

④ 译注：见《旧约·申命记》第29章第5、6节。

论财富

把财富称为“德行的行李”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罗马字impedimenta（辎重）更妙，财富之于德行正如辎重之于军队。辎重不可或缺，也不能丢弃，但它妨碍行军，有时甚至为了照顾它而失去或影响了胜利。巨额财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除了用来施舍也只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所以所罗门说：“有了大笔钱财，就会有许多人来花费，而钱财的主人除了饱眼福之外还能有什么呢？”^①任何人的个人享受都不可能达到那种拥有巨额财富所感觉到的程度。他可以保管这些财富，有权施舍或捐赠，或因此而出了名，但对他本人实际上并无用处。君不见小小的卵石和一些稀有物品有多大的虚价吗？又不见世人为使巨额财富看似有用而去担任一些徒有虚名的职务吗？不过你也许会说，它们可以用来促使人们脱离危险或困境。正如所罗门所说：“在富人的想象中，财富有如一座坚固的堡垒。”^②这话说得极妙。这在想象中是如此，但事实上则未必因为，巨额财富所出卖的人肯定要多于赎买的人。不要去追求炫目的财富，而应去寻求你可以正当获

得、合理使用、愉快施舍、心安理得地遗留下去的那种财富。但也不要以一种无为的苦行僧式的态度轻视财富，应当加以区别。西塞罗谈到拉比里乌斯·波斯图穆斯^③时说得好：“他之所以追求财富，显然并非为了满足私欲，而是要获得一种为善的工具。”还应该听从所罗门的话，不可急于敛财致富：“急于想发财的人不可能是清白的。”^④

诗人们编造说，普路托斯（即财神）受丘比特的派遣时，他步履蹒跚，但受普路托的派遣时，他拔腿就跑。这番话的意思是说，用诚实的方法和正当的劳动取得财富是缓慢的，因别人的死亡而得到财富（如遗产、继承等）乃是从天而降。但是如果把普路托当作魔鬼，这番话也同样适用。因为如果财富来自魔鬼（如由诈骗、欺压和一些不正当手段获得），那就来得很快。致富之道多种多样，而其中多数都是丑恶的。吝啬算是最好的一种，但也并非毫无害处，因为吝啬使人不肯慷慨解囊。改良土地是最自然的致富之道，因为这是我们大地母亲的赏赐，但这样太慢了。不过要是有钱的人肯屈就农牧业，财富就会迅速成倍增加。我认识一个英国贵族，他拥有比当代任何人都要多的财富。他是一位大草原主人、大牧场主人、大森林主人、大煤矿主人、大谷物主人、大铅矿主人、大铁矿主人，以及其他

许多类似物产的主人。因此就滚滚财源来说，土地对他就像是大海，永不枯竭。

有人确实认为，他自己要成小富很难，要成大富却极易。因为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资财已经可以让他坐待市场繁荣，并作成常人无钱承受的交易，又能参与较年轻的人所从事的行业，他就不可能不赚大钱。

正常经商和就业赚来的钱是诚实的。这些钱之所以增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勤奋，二是交易公平老实的好名声。但是做生意赚钱却有许多可疑之处，如待价而沽，通过佣人和一些手段使人上钩，使用诡计排挤其他比较公道的商人，诸如此类都是奸诈下流的。至于交易时狠狠煞价，购物时不是为了拥有而是为了倒卖，这通常是对卖方和买方的双重榨取。合股的生意是能赚大钱的，只要委托的人选合适。高利贷是最可靠的获利手段，尽管这是一种最坏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可说是自己饱餐，却“让他人汗流满面”^⑤，而且在安息日仍在赚钱。不过放高利贷虽然很可靠，也还有缺点，因为介绍人掇客之流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而替那些不可靠的人吹嘘。有幸在某项发明或特权方面取得优先权的人往往会暴富起来，加那利群岛的第一位糖业家就是如此。因此，如果一个人能成为真正的逻辑学家，既能发明又能判断，他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尤其是

在时机合适时。专靠固定收入的人很难发大财，而把所有财产都拿来冒险的人往往会倾家荡产。因此，最好用固定的收入作为冒险事业的提保，以便补偿损失。垄断或囤积倒卖商品如不受限制，是绝妙的致富之道，尤其是如果这伙人能知道哪些东西就要短缺而予以贮存。通过服务所得的财富虽然来路最正当，但如果这种财富是以阿谀奉承或其他卑躬屈膝的方式取得的，那就是最卑劣的了。至于处心积虑谋取遗嘱和遗嘱执行权的行为（如塔西佗说塞涅卡那样，“就像用一张网那样他承担起监护人和遗嘱执行人的职责”），那就更坏了，因为他们这样做要比服务他人更多地屈从于卑贱之辈。

不要过于相信那些似乎是蔑视财富的人。他们之所以蔑视财富是因为对财富已经绝望。一旦有了财富，就再没有人比他们更爱财的了。不要小处精明；钱财有翅膀，有时它们自己会飞走，有时必须放它们出去以便招来更多的钱财。人们通常把钱财或是留给亲属，或是留给大众，但无论哪种都以适量最为有益。如果给在年龄和见识方面都不够成熟的后嗣留下一份大家业，那就等于是留下一种诱饵，诱使周围各种猛禽前来攫噬。同样，大肆宣扬的捐款和基金有如没有加盐的祭品，^⑥而且只不过是粉饰过的施舍物的墓穴，很快就会从内部腐烂起来。^⑦因此，不要以

数量来衡量你的赠与而应当适度掌握，同时也不要将对慈善事业的捐款拖延到死后。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他这样做实际上所花的钱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

注 释

① 译注：见《旧约·传道书》第5章第11节。

② 见《旧约·箴言》第10章第15节：“富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

③ 译注：出自罗马名族。最初在埃及奥莱特斯王朝任财政总长，因征敛过苛入狱；后越狱逃至罗马，又因埃及苛敛之案株连被控（辩护人即西塞罗），终被判有罪。

④ 译注：见《旧约·箴言》第28章第20节。

⑤ 译注：见《旧约·创世记》第3章第19节。

⑥ 译注：见《旧约·利未记》第2章第13节。

⑦ 译注：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3章第27节。

论预言

我所说的预言，既不是神谕和异教的谰语，也不是自然征兆，而仅仅是关于人们记忆中原因不明的实事的预言。女巫对扫罗说：“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起了。”^①维吉尔写过下面几句出自荷马的诗句：

“然而埃涅阿斯一族将统治沿海各个地区，
他的子女，以及他子孙的后代都是如此。”

这似乎是关于罗马帝国的一个预言。悲剧作家塞涅卡写过这几行诗：

“——随着时光的流逝，
会有那么一天，
海洋将解开环绕世界的索链，
一片广袤的陆地将会出现，
蒂菲斯^②将探勘这新的地区，
图勒^③将不再是地球之终极边缘。”

这似乎是关于发现美洲的预言。波吕克拉特斯的女儿梦见丘比特为她的父亲洗浴，阿波罗为她的父亲涂膏油。果不其然，波吕克拉特斯在露天场所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里他的身体在阳光照射下汗流不已，降雨冲刷着他的身子。^④马其

顿的菲利普梦见他妻子的肚子封了起来。醒来后他自己的解释是，他的妻子将不会生育。然而占卜者亚里斯德告诉他，他的妻子已有孕在身，因为人对空无一物的器皿一般是不会加封的。^⑤M. 布鲁塔斯的帐子里出现过一个幻影，他对他

说：“你在腓力比会再次和我见面。”^⑥提比略对伽尔巴说：“你，伽尔巴，也会尝到帝国的滋味。”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东方流传着一个预言，说来自犹太的那些人将统治全世界；虽然这个预言指的可能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但塔西佗却认为说的是韦斯巴芗。图密善在被杀的前一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脖子的后侧长出了一个金灿灿的头颅。果不其然，他的后继者创造了许多年的黄金时代。在英格兰的亨利七世还是个少年时，亨利六世就提到了他并给他水喝，说：“这位少年将享有我们浴血奋战而夺得的王冠。”在游历法国时，一位叫佩纳的人告诉我，王太后^⑦非常相信奇术，有一次她拿着先王即她丈夫的生辰八字用他的化名让人为他推算。术士推断说，该人将在决斗中被杀。对此太后置之大笑，认为她丈夫不会受到挑战或与人决斗。但是，他终在马上比枪游戏中中枪身亡，蒙哥马利的枪柄破裂，碎片击入他的护面甲内。我童年时适值伊丽莎白女王风华正茂之际，当时广为流传着一个预言，说：

“麻织成线英格兰就完了。”

一般人认为，这一预言的意思是，等到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构成hempe一词的几位君主（即Henry〈亨利〉，Edward〈爱德华〉，Mary〈玛丽女王〉，philip〈菲利普〉和Elizabeth〈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告一段落后，英格兰就会出现大乱。万幸的是，这仅仅在国名的变更上得到了证实，因为现在国王的称谓不再是英格兰国王，而是不列颠国王。1588年之前还流传着一个预言：

“有朝一日将会看见，挪威的黑色舰队，出现在博和梅之间。该事完结之后，英格兰建造石灰和石头房屋，因为战后你将一无所有。”

这一预言的意思我不怎么明白。一般认为，这是指1588年前来犯英的西班牙大舰队，因为据说西班牙国王的姓就是挪威。约翰内斯·穆勒^⑧曾这样预言：

“1588年将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年头。”

人们认为这同样应验在西班牙派出其无敌舰队上，这一舰队虽然不是海上舰船最多的舰队，却是力量最强的舰队。至于克利昂的梦，^⑨我以为那是个玩笑。梦的内容是说他被一条龙吞噬掉了。据解释，那是指一位令克利昂极为头痛的做腊肠的人。类似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如果你把梦兆和天文预兆包括在内，就更是如此。不过我只举几个有确切证据的为例。我这样认为，所有

这些都不值得重视，它们只配作冬季拥炉闲聊时的谈资。不过我讲不值得重视，是从信念方面着眼的，因为在别的方面，散布或者印行这些东西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们经常惹事生祸。我看到，为了禁止这些东西的传播或者印行，各国颁布过许多严厉的法律。它们之所以得宠并为某些人信服，是由于下述三个原因。首先，人们只注意应验的预言，却从不注意落空的预言；^⑩一般说来，人们对待梦的态度也是这样。其次，或然的推测和模糊不清的口传常常会转变成预言。人类喜欢预卜未来，这一天性使他们认为把实际上仅是他们自己的推想的东西预告他人毫无危险，塞涅卡的诗句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就已非常明显，在大西洋以外地球尚有大片地区，这片地区可能不会全是海洋；除此之外，柏拉图在《提马埃乌斯》和《亚特兰蒂斯》^⑪中也记有类似传说，这就会促使人把传说改变成预言。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原因（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几乎所有这些不可胜数的预言，都是骗人的假话，完全是被无所事事的诡诈之徒在事后捏造编制出来的。

注 释

^① “女巫”在此指交鬼的妇人。培根说的是隐多珥交鬼的妇人，引文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19节。不过，他把此语说成是交鬼的妇人说的。说此语的实为撒母耳的幽灵。

② 译注：希腊神话中探险船的领航员。

③ 译注：上古时北极地区的称呼。

④ 波吕克拉特斯是萨摩斯的国王，被小亚细亚马格涅西亚总督奥洛特斯以欺诈手段处死。他的女儿根据所做的梦试图劝阻他去拜访奥洛特斯，但没有作用。

⑤ 译注：其妻生下的孩子长大后为亚力山大大帝。

⑥ 译注：布鲁塔斯战败后自杀。

⑦ 即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卡特琳（美第奇的）。亨利二世因在一次马上比武大会上意外受伤而丧生。

⑧ 译注：穆勒（1436—1476），德国天文学家。

⑨ 克利昂是雅典的民众领袖，阿里斯托芬曾在喜剧《骑士》中挖苦他。阿里斯托芬在剧中宣布了一个神谕，说皮鹰（意指克得昂，因为他的父亲曾当过制革匠）将会被一条蛇制服。据剧中人德谟斯提尼的解释，这条蛇是指做香肠的人。培根勋爵为何在此怀疑这仅仅是个玩笑，后人难以推测。《骑士》一剧的有关段落如下（1.197）——“一旦弯爪子的黑皮鹰衔住了一条蛇，

一条吸血的愚蠢的虫，帕佛拉工族的大蒜酸酒就完事了；于是神们就要把伟大的光荣赐给那些卖腊肠的，假如他们肯放弃他们那一行职业的话。”

⑩ 此论一言中的。全面考察后可以看出，所谓奇怪的巧合和奇异的应验的梦想，事实上一点也不神奇。我们从未听说过未应验的999个梦，而碰巧应验的第1000个梦却被无知识的人视为奇事。如果梦不是偶或应验，那就会更加神奇了。

⑪ 培根在此是指柏拉图的《克里提亚斯》。该文述及一个想象中的“不为人知的地区”，名叫“新亚特兰蒂斯”。有人据此推断，柏拉图确实相信在地球的另一侧存在着一片大陆。

论野心

野心就像胆汁，假如不受到阻止，它就是一种令人奋发、认真、敏捷和活跃的体液。但是如果它受到阻止，不能顺利地发展，它就会变得焦躁，从而也就成为有毒的恶物。因此，有野心的人如果发现升迁之路畅通无阻，而且自己在步步高升，那么，他们与其说是种危险，不如说忙碌而不得空闲。不过他们的欲望如果受到抑制，他们就会心怀不满，怒气满腹，用一对恶眼看人看事，同时在国王或国家的事务进展不顺时最为高兴。对一位君王或者国家的仆从而言，这是最不好的品性。因此，君王如想用有野心的人，最好的方法是让这些人逐步升迁而不是下降。由于这种方法不无不便之处，因而最好是根本不用具有这种品性的人，因为如果他们不随着其职司有所上升，他们就会设法使其职司与他们自己一起堕落。但是如上所述，最好是不用具有野心的人，除非形势所迫。那么，我们就应该看看，在何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应该用这种人。在战争中必须起用优秀的将领，无论他们是否野心勃勃，因为起用他们所带来的好处胜过其他一切。用一位没有野心的将领，就等于除去他的踢马刺。有野心

者还有一大用处，即在危险和受嫉之时充当君王的屏障，因为这个人除非像一位被弄瞎了眼睛的鸽子那样，由于看不见周围的情景而拼命地往上越飞越高，否则就不会担任那种角色。君王还可以利用有野心者削弱任何势力过大的臣属的权势，提比略就是采用这个办法用马克罗消灭塞亚努斯的。^①因此，既然在此类情况下必须利用有野心者，那么我们就应该谈谈如何驾驭他们，使之不那么具有危险性。与出身高贵者相比，出身低微的有野心者危险性要少些；天性严厉的人比和蔼可亲而得人心的人危险性要少些。另外，刚刚得到升迁的人比向来有权势并因而变得诡诈和善防的人危险性要少些。有人认为，君王宠爱某些臣下是个缺点，但是，在各种对付有野心的权要的方法之中，这是最好的一着，因为当人的快慰和不满系由君王的宠幸之臣来决定时，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权势过大。抑制他们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用其他一些和他们一样骄傲的人与他们相抗衡。但是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些中立的参事，以稳定整个局面，因为如无这一镇物，船就会摇摆得太厉害。一位君王至少也可扶持、造就一些下贱之人，让他们与有野心者作对。至于消灭有野心者的方法，如果有野心者天性胆怯，这一方法可能非常奏效；但是如果这些人意志坚定且有胆量，那么这一方法可能招致他们密谋反叛，结

果给君王带来危险。至于削弱他们，如果这是事态所需，同时突然采取行动可能不安全，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停地交替使用赏和罚，这样一来他们就像在树林中那样，弄不清自己会有什么结果。就各种野心而言，在大事上争强的那种野心要比事事争强的那种野心危害要小，因为后者会造成混乱，毁损正事。不过，让一位有野心的人忙于正事而不能分身，比让他拥有众多的属从危害要小些。那些寻求在能干的人中出人头地的有野心者，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无暇旁顾，但是这对公众永远是有好处的。然而那些阴谋在无足轻重的人中成为无可匹敌的人的有野心者，却令整个时代堕落。显职位高有三个方面：行善的有利地位，接近国王和要人的机会，以及能使自己更加富贵。一个人发自内心地想从上述三个方面中最好的方面处事，就是一位诚实的人；一位君王能够从这些人的内心中辨认出这些善良的意愿，就是一位明君。一般说来，君王和国家在遴选大臣或部长时，应该选择那些明晓自己的职责而不是升迁，为良心而爱做事而不是为了炫耀华丽而去做事的人；他们还应当可以识辨爱管闲事的天性和衷心愿意服务之心。

注 释

① 马克罗是提比略的宠臣，据说与提比略合谋杀死了尼

禄。后来他让自己的妻子向卡利古拉卖淫，最终被卡利古拉处死。

假面戏剧与狂欢

在严肃的论说中谈论这类事情似乎有些无聊。然而，既然君主们喜欢这类事情，那么，这类事情就最好有些优雅，少些虚伪与浪费。随歌而舞极有气派，且又赏心悦目。我的理解是，歌者需成组结队，且置于高处，歌声由弦乐伴奏，歌词也要适合剧情，在歌声中做戏，特别是在对白中伴入歌声，极为优美。我在这里说的只是演戏，不是跳舞（跳舞是一种卑下凡俗的举动），对白的声音最好强健而有丈夫气（歌声要高低有致，但不能尖锐刺耳），歌词也应高雅悲壮而不能过于细致或者绮丽。

几个歌队应面对面地排列，此起彼伏地接着歌唱，如唱圣歌一样，是很能给人以快乐的。变换舞姿是一种幼稚的事情，一般而言，我在这里所说的都是人所自然爱好的事物，不是那些小巧的伎俩，这应该提请大家注意。

说到场景的变换，只要做得安静而无哗，确实是件优美且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因为这种变换能滋养人的眼睛，免去长久凝视一固定物体的劳累。场内的布置也应明亮，颜色特别要丰富多样。剧中的演员或任何其他的人，在从台上下来

之前，最好要有个动作，这样才能特别引人注目，使人们乐于看见刚才未能十分看清楚的事物。

至于歌者的歌声，也应嘹亮而欢畅，不要咽啾断续。同样，音乐也要宏亮而准确，并且安排得宜。烛光之下，最漂亮的颜色是白色、粉红和一种海水绿，以及金饰和某些闪光的东西，这些东西既不费钱，也最为灿烂。

富丽堂皇的刺绣服装在烛光之下则不易让人看到，无论怎样，演员的服饰一定要雅致而得体，当演员除下面具后，服饰也要适合演员本人。而且，演员的服装一定不要按常见的样式做，要做成如土耳其装、军装和水手装之类。

幕间的滑稽穿插^①不能太长，这些滑稽穿插的题材，一向都是以傻子、羊头怪物、狒狒、野人、怪物、野兽、小鬼、巫婆、黑人、侏儒、小淘气鬼、山泽之女神、乡下人、小爱神及活动偶像等等题材为主。至于小天使们，放在这类穿插剧中则不够滑稽，另一方面，那些丑恶而可怕的东西，诸如魔鬼和巨灵之类，放在穿插剧中也不妥。

最主要的是，穿插剧中的音乐要有娱乐性，有时也需来点新奇的变化才好。比如一阵热气袭来，人们只闻突如其来的香风，不见任何下坠的水珠，这就是一种既新鲜又使人愉悦的事情。一

组男的和一组女的上演的双重假面戏剧，能增加戏剧的庄严与新颖。但是，演出的场所如不保持干净整洁，上述一切都是白说。

至于那些马上的争斗和比武竞勇的种种游戏，其辉煌之处主要在挑战者入场时所乘的战车之上，尤以这类战车是用一些奇形怪兽，诸如狮子、熊和骆驼之类牵曳时为最。这种辉煌有倚仗入场时的排场的，有借着服装的绚丽的，也有靠着马匹的装饰及甲冑的鲜明的。够了，关于这类玩物我们说到这里已经足矣。

注 释

① 较为严肃的假面剧的幕与幕之间常插入滑稽的小剧。当假面戏由淑女与绅士表演时，这些穿插剧由雇来的演员表演。其特点是既不严肃，又不使人生厌。

论人的天性

天性往往是隐藏的，有时会被克服，但却很少能完全熄灭。强制的压抑天性，只会使天性在压力消失后更为强烈。教义和宣传能够减少天性的欲求，而只有习惯能够约束和改变天性。

一个人想要战胜他的天性，他为自己设置的任务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过大的任务会由于经常的失败而气馁，过小的任务虽然可以常常获得成功，但进步甚小。起初，他的练习应该有所借助，就像学习游泳借助于气囊和草筏一样。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应该在不利的条件下练习，就像穿上厚鞋练习跳舞一样，因为，假如练习的难度大于正常的需要，可以获取更为完美的结果。在天性强烈，因而战胜它也是艰难的情况下，则需要分段依次进行。首先要恰如其时地抑制和阻止天性的发作。就像控制发怒时背诵24个字母一样，然后要从数量上减少，就像一个人戒酒，从无节制的痛饮到只在吃饭时喝酒一样，最后，完全中止。但是，假如一个人有毅力和决心，能够一举从天性中解放自己，那是最好的。

“最有资格宣称自己是精神上自由的人，是那些冲破束缚于胸膛的锁链，并即刻就摆脱痛苦

的人。”^①

有一个古老的规则，认为矫正天性像矫正一根弯曲的树枝，需要向相反的极端弯曲，以便在外力消失后使其正直。这是不错的，不过需要明白的是：此处相反的极端不能是恶习。一个人不应该持续不间断地强加给自己一个习惯，而应该有些间歇，一则这间歇可以加强新的尝试；另外，假如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不间断的练习，他将会在养成良好习性的同时，也练习了他的谬误，并使两者同在一个习惯之中。除了及时地间断外，是没有别的办法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人对战胜天性不能过于自信，因为天性可以潜伏很长时间，而一遇到适宜的场合或者诱惑就会复活，就像伊索寓言中那个由一只猫变成的少女，她一本正经地坐在餐桌的一头，但当一只老鼠从她前面跑过，她就露出了原形。因此，一个人或者应该完全避开这种具有诱惑力的场合，或者使自己经常处于这种场合中，这样他才可以少有动摇。

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天性的，是在私生活中，因为那里没有虚饰；是在激情中，因为此时他会遗忘平日的教训；是在新的情况下或新的尝试之中，因为此时他没有惯例可循。那些天性和其职业相适宜的人，是幸运的。而另外的人们，当他们从事于自己并不喜欢的事业时，他们则可

以说：“我的灵魂曾长期漂泊不定”。②在治学上，凡是需要一个人强求自己去学习的学科，那么就应该有它固定的学习时间，但如果这门学科是和这个人的天性相适宜，则不必要为其留下任何固定的时间，因为他的思想会自己飞往那里，只要其他的事务和学科能为其留下足够的时间就可以了。

一个人的天性，不长成药草，就会成为莠草，因而，他应当及时地灌溉前者，铲除后者。

注 释

① 译注：出自《奥维德》诗作。

② 译注：见《旧约·诗篇》第120篇第6节，今译为“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

论习惯与教育

人们的思想大半取决于他们的倾向，他们的言谈话语取决于他们的学识和所吸收的见解，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遵循平日的习惯。马基雅维利说得好（虽然他说的是一件坏事），如果没有习惯的保证，天性的力量和语言的华饰都是不可靠的。他举例说，为了实施一项罪恶的阴谋，任何人的凶猛个性和他的信誓旦旦都不足以信赖，而是应该起用一个以前双手沾满血污的人才是。可是马基雅维利不知道有一个托钵僧克莱门，也不知道有一个拉韦拉克，也不知道有一个约尔基，也不知道有一个巴尔塔萨尔·杰拉尔。^①不过他的定律仍然站得住，即天性和口头承诺都不像习惯那样可靠。只是当前迷信盛行，有些人初次杀人就像职业杀手那样毫不犹豫。献身者的决心也能起到和习惯同样的作用，即使在流血事件中也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习惯的支配作用到处可见，因而我们将会听到有的人在表白、抗辩、允诺、夸口之后，仍旧一如既往地动手去干，仿佛他们只是无生命的偶像和凭习惯之轮转动的机械，这真是令人惊讶。

我们也可以看到习惯的统治或专制是怎么一

回事。印度人（我说的是他们哲人中的一派）安静地躺在柴堆上燃火自焚而献身，而且做妻子的还争着要和她们丈夫的尸体一起火化。古代斯巴达的小伙子乐于在狄安娜的祭坛上一声不吭地承受笞刑。记得在女王伊丽莎白时代初期的英国，有一个被判刑的爱尔兰叛党上书总督，要求用薪条而不用绞索来缢死他，因为对以前的叛党都是使用薪条的。在俄国，有些僧侣为了赎罪，会在水盆里坐上一夜，直到和冰块冻在一起。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习惯势力之大，包括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所以，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但愿人们能尽可能培养起良好的习惯。无疑，幼年时开始的习惯是最完善的，我们称之为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早期的习惯。因此我们看到，幼年时代和以后的时期比较，说话时舌头在表达和发音方面都更灵活，四肢关节也比较柔软，更便于做各种技巧运动。学得晚的人则不那么容易习之成癖，除非有些人，他们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准备敞开心扉，继续接受改造，不过这是很少见的。但是，如果个人分散的习惯势力强大，那么普遍共有的习惯势力就更强大了，因为那里有可作为借鉴的例子，有同伴的帮助，竞争的鼓舞，荣耀的激励。所以在这种地方，习惯势力到达了顶峰。当然，人类天性中美德的增益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纪律。因为共和政体和健全的政府

足以滋养已生成的美德，却不大能加速美德种子的生长。但可悲的是，最有效的手段现在却被用来实现那些最要不得的目标。

注 释

① 克莱门，于1589年刺杀法王亨利二世；拉韦拉克，于1610年刺杀法王亨利四世；约尔基，于1582年刺杀威廉亲王未遂，后由杰拉尔于1584年刺杀得手。

论幸运

不能否认，外界的偶然事件如恩宠、机会、别人的死亡、机会与才德相遇等等，都有助于促成幸运，但是一个人的幸运主要还是他自己造就的。所以有个诗人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幸运’的建筑师。”^①在促成幸运的外部原因中，最常见的便是一个人的愚蠢成就了另一个人的幸运，因为一个人的错误最能招致另一个人的突然发迹。“蛇不吃蛇，就不能变龙”。公开显见的德行能带来赞誉，而深藏不露的德行则能带来幸运，那就是某种叫不出名的自我解脱或自我拯救的能力。西班牙语中有个名词“disemboltura”（易于适应环境），可以部分地表达出这种德行，其意思是，一个人的天性中既无障碍，也无骄纵，其心灵总是跟着自己的命运走。因此李维^②除了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老加图^③：“这个人身上有着如此巨大的体力和精神力量，无论他出身于何时何地，看来他都会成功的”外，还注意到他还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因此，一个人如果敏锐而专注地去看，他是会看到“命运”的，因为命运本身虽然是盲目的，但却不是不可见的。命运之路犹

如天上的银河，银河是许多小星座的聚会或结团，散开之后就看不见，聚在一起却会发光。同样，造就人们的幸运的东西，正是他们具有的许多细微而难以觉察的德行，或不如说是才能和习惯。其中有些才能和习惯人们很少想到，意大利人却注意到了。意大利人谈到做事总不会出错的人时，往往会在议论他的各种状况时加入一点，说他“有点冒傻气”。确实，“有点冒傻气”和“不过于诚实”是两种最为幸运的特性了。因此，极端的爱国者和忠仆是从不幸运的，也是不可能幸运的，因为一个人若不考虑自己，他走的就不会是自己的道路了。骤然的幸运造就事业家和搬运家（法国人表达得更恰当，说他们是“敢为者”或“忙乱者”），但是经过磨炼的幸运却造就能干人。幸运应当受到尊敬，这并非由于它有两个女儿“自信”和“信誉”，因为自信和名誉本是幸运所生，幸运在幸运者心中生出自信，而在他人心中则生出对幸运者的信誉。大凡聪明之人，为了减少他们的德行引起的忌妒，往往把这些德行归之于上帝或幸运，因为这样便可以更好地享有这些德行，况且，能受到神灵的护佑，那正表明了一个人的伟大。所以恺撒在暴风雨中对舵手说：“你所载的是恺撒和他的幸运。”所以苏拉^④给自己取名号为“幸运的”，而非“伟大的”。^⑤有人还注意到，如果公开把自己的成功过多地归于

自己的智慧和政策，那么结局往往是不幸的。有记载说，雅典人提谟修斯^⑥曾在呈送国家的政绩报告中不时插入这样的话：“而这并不是由于幸运”，从此以后做任何事情便不再顺当。世上确有些人，他们的幸运就像荷马的诗句一样，流畅自如，非他人所能及；普鲁塔克论及提莫莱昂^⑦的幸运并将它与阿格西劳斯或伊巴密诺达^⑧的幸运相比较时，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的确，一个人能有如此的幸运，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他自身的。

注 释

① 原文为拉丁文：“Faber quisque fortune.”这句话出自罗马史学家Sallust的作品“De Republica Ordinanda”，据说引自罗马诗人Appius Claudius Caecus的作品，不过这个诗人的作品现已佚失。在培根爵士监督下完成的本书拉丁文译本把“诗人”一词译作“Comicus”（剧作家），很可能是指37马剧作家Plautus，因为Plautus在其剧本“Trinummus”的第二幕第二场中写道：“Nam sapiens quidem pol ipse fingit fortunam sibi”，意思也是“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幸运’的建筑师”，只不过用词不同而已。

② 译注：李维（59BC—AD17），罗马史学家，名著为《罗马史》。

③ 译注：加图（234—149BC），罗马政治家。

④ 译注：原文为Sylla，疑为Sulla（138—78BC），罗马将军和独裁官。

⑤ 苏拉把自己的成功归之于希腊神话人物海格力斯的插手，他非常尊崇海格力斯。

⑥ 提谟修斯（？—354BC），希腊著名将军，名将科农之子，柏拉图的朋友。

⑦ 译注：提莫莱昂（？—337BC？），希腊政治家，科林斯名将。公元前344年至前341年出兵西西里，连续击败迦太基军。一生都较顺利。

⑧ 译注：伊巴密诺达（410—362BC），希腊政治家，底比斯名将。

论放债

许多人都曾风趣地痛斥过放债生息。他们说，魔鬼占有了上帝应得的那十分之一的部分，这真是可悲。又说放债人是安息日最大的破坏者，因为他的犁耙在每个安息日都不空闲。又说放债人就是维吉尔所说的雄蜂：

“他们禁止雄蜂——一群偷赖的家伙——进入蜂房。”又说放债人把人类自堕落以后的第一条法律破坏了，这条法律就是“只有你汗流满面你才能得食”，而不是“他人流汗你得食”。又说放债人应该戴橘黄色的帽子因为他们确实犹太化了。^①还说以钱生钱有悖天理，如此等等。要我说就是一句话：放债是“由于人们铁石心肠才被允许做的事”，因为既然免不了有借有贷，人们的心肠又那么硬，不肯白白借钱给人，那就只好允许放债生息了。也有人 对银行、对人们财产的申报以及其他一些新做法提出过质疑和巧妙的主张。但是，很少有人对放债生息说过有益的话。当然，最好把放债的利与不利之处列举出来，以便选择其有利的方面慎重处理，使在推行过程中得以改进而不至于更糟。

放债的不利之处是：第一，它使商人减少

了。因为要不是有了高利贷这种懒惰的交易，金钱不会放着不动，大都会用在商业方面，而商业却是国家财富的“门静脉”。第二，它造就了蹩脚的商人。因为正如一个农场主，如果他坐享高额地租，就不会好好经营他的土地；同样，一个商人如果靠高利贷生息，也不会好好去做他的生意。第三点是附属于以上两点的，那就是国王或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因为税收是跟随贸易涨落的。第四，它把一个王国或政府的财富汇集到少数几个人手里，因为放债人是拿得稳的，不像其他人没有把握，结果大部分钱都跑到放债人的箱子里去了。可是，一个国家只有在财富分配得十分均匀时才会兴盛。第五，它贬低了土地的价格，因为金钱的用处主要在于做生意或购置房地产，而高利贷却把这两者都限制住了。第六，它打击抑制了一切工业改革和新发明，如果没有这种阻挠，金钱在那些方面本来是会起作用的。最后，它侵蚀并毁坏了许多人的财产，久而久之就会使大家普遍陷入贫困。

另一方面，放债的好处是：第一，尽管放债在某些方面影响了商业，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促进了商业，因为绝大部分贸易显然是年轻商人以有息的贷款进行的，如果放债人把他的钱收回或不放出去，马上就会使贸易停滞。第二，如果没有这种只要付息就很容易借到的贷款，当人们在

急需下骤然败落时，就不得不亏本出售他们的财产（土地或货物）。所以说，尽管放债会侵蚀他们的利益，但如果没有高利贷，糟糕的市面将会把他们整个吞噬掉。至于抵押或典当的做法，往往于事无补，因为，要么就是人们不愿接受没有用处的抵押品，要么就是即使他们肯这样做，他们也只是双眼盯着被没收的抵押品。记得国内有一个狠心的财主说过：“让放债业见鬼去吧，它使我们不能没收抵押的财物和债券。”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好处是，设想所谓没有利息的借贷只是一种空中楼阁，而且，一旦借贷之举受到抑制，其不便之处就难以想象了。说要废止放债只是空话。每个国家都曾有过不同种类不同利率的放债。因此，这种意见只好送到乌托邦去了。

现在且来谈一谈对放债的改革和管理，怎样才能使之扬长避短。权衡高利贷利弊，有两件事情应加以协调。其一，把放债业的牙齿磨一磨，勿使其啮人太狠。另一件事是，设法提供条件，鼓励有钱的人放债给商人以维持并促进贸易。要做到这一点，除非设置大小不同的两种债款利率。因为如果把债款利率降低，这会迎合一般借债人的胃口，可是商人就不容易找到钱了。而且还得注意，商品交易因获利最厚，能承担起高息的债款，而其他事业就不是那回事了。

要达到这两个目的，简单说来可用这样的方

法，即定出两种债款利率。一种是自由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另一种必须得到许可，规定在某交易地点给予某人。因此第一，应该把一般债款利率降低到5%，并公开宣布这种利率可以普遍通用，国家也不会对之作出任何处罚。这样可以防止借贷全面停止或枯竭，也使国内无数借贷者放心。这样大体上可以提高土地的价格，因为以16年分期付款购得的土地年利率为6%或略高于此，而这种放债的利率却只有5%。同样的理由，这样也可以鼓励和刺激各种勤奋而有益的改进，因为许多人宁愿这样来冒一下险，而不愿收那5%的利息，特别是那些习惯于谋求高额利润的人。第二，应允许一部分人以较高利率贷款给一些知名的商人，并注意以下几点，要使这种利率，即使对那位商人自己来说，也比他从前所付的利率要低一些才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所有借款人，不论是商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从这样的改革中获得好处。同时不要有什么银行或通用的债务，每个人都应是他自己钱财的主人。这并不是我多么厌恶银行，而是在某种嫌疑下，它们很难获得人们的信任。国家因为发放许可证应该得到一小部分好处，其余好处则留给放债的人，因为如果扣除的数目不大，就绝不会影响放债人的积极性。譬如说，原来收取10%或9%的利息的人，很快就会转而接受8%的利息，而不愿放弃

他的放债行业，撇下拿得稳的收益而去求那风险的收益。对持有许可证的放债户的人数不要加以限制，不过应把地点限制在某几个主要的商业城镇，这样他们就不大可能假借国内他人的钱财行事，比如利率9%的许可证就不会把那通行的5%利率的款项吸收尽了。因为没有人把钱投放到远处，也不会把钱交到陌生人的手里。

如果有人反对说，放债之举过去只是在有些地方得到允许，而这样做等于是使之合法化了。我的回答是，用公开宣告的办法来稳住高利贷，要比默默忍受，任其横冲直撞为好。

注 释

① 中世纪时代法律规定，犹太人必须穿着特殊的服装和颜色，橘黄就是其中的一种颜色。

论青年与老年

一个论岁数还年轻的人，按小时计算也许已经很老成了，如果他没有浪费时光的话。不过那种情况并不常见。一般说来，青年有如第一次思考，总不如再思考那样周全。因为在思想上和在年岁上一样，也有一个青年时期。可是年轻人的创造力要比老年人活跃，想像的灵泉更易于涌上他们的心头，而且也更像有神助似的。凡秉性偏激而又有强烈欲望和意念的人，在他们人到中年之前不足以论事，正如尤利乌斯·恺撒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那样。关于后者，有人说：“他度过了一个充满错误甚至疯狂的青春。”而他却几乎是罗马历代皇帝中最能干的一位。不过性情和顺的人年轻时就能把事情办好，如奥古斯都·恺撒、佛罗伦萨的大公科斯穆斯、加斯东·德·福瓦^①等人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年老而有热情和朝气则是办事的极好素质。青年人善于创造而不善于判断，善于执行而不善于审议，善于贯彻新计划而不善于办理例行事务。至于老年人的经验，对其所涉范围以内的事物可作指导，对一些新事物则难免滥用。青年人的错误能坏事，而老年人的错误则充其量只是也许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或更

快一些。

在决定采取行动时，青年人总是眼高手低；激动多于冷静；急于求成而不考虑手段和程度；荒唐地追随他们偶然碰上的一些原则；轻于革新从而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一开始就采取偏激的补救办法，而且即使这种办法使所有的错误增加一倍，也不会承认或撤销，有如一匹受惊的马，既不停下来也不回转头。上年岁的人不赞成的东西太多，考虑的时间太长，冒险太少，后悔太快，而且很少把事情进行到底，有了一点成就自己也就满足了。当然，最好是两者兼而取之。因为两种年龄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这在当前有其好处，而对将来也有好处，老年人在台上时，青年人就可以学习。最后，对应付外来事件也有好处，因为权威追随老年人，而青年人则易得到人们的宠爱和欢迎。至于在道德方面，也许青年人较优，正如在处世方面老年人较优一样。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像，老年人要作异梦。”^②有一位犹太教教士根据这句经文推论，认为青年人比老年人更接近上帝，因为异像是比异梦更为清楚的一种启示。当然，一个人涉世越深，就越老于世故：年岁所增益的主要在于理解能力而非意志和感情方面的长处，有些人在年岁上显得早熟，这种情况不久就会消失。在这些人中，第一种就是颇有些小聪明而不久就失去锐气

的人，例如修辞学家赫莫杰尼斯^③。他的著作非常精辟，他后来却变得迟钝了。第二种是那些具有这样一类气质的人，这类气质宜于青年人而不宜于老年人，如流畅华丽的言辞就是，在这方面，青年优于老人。所以，图利^④说霍滕修斯^⑤是“他依然故我，即使这对他已不再合适”。第三种人一开始就要求过高，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难以为继，如西辟奥·阿弗里卡努斯^⑥就是这样。关于他，李维说得好：“他的晚年不及他的早年。”

注 释

① 他是法国路易十二的侄子，指挥法军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人作战，在一度取得辉煌胜利后，于1512年莱汶奈之役中阵亡。

② 见《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第17节。

③ 他后于耶稣生活在第2世纪，据说25岁时就丧失了记忆力。

④ 译注：图利即西塞罗。

⑤ 译注：与西塞罗同时代的演说家。

⑥ 译注：西辟奥（234—180BC？），古罗马将军。年轻时屡建战功，战后被控受贿，因有功于国而免于追究，后退休不问政事。

论 美

美德犹如一块瑰丽的宝石，最好将它镶嵌在素朴的东西上。当然美德如果是在一个容貌虽不姣美，但却形体清雅、气质高贵的身体里，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一般说来，很美的人在其他方面不见得有什么大的美德，好像造物主在其繁忙的工作中只求不出错，而无意创造完美的事物似的。所以，那些很美的人虽然看上去可能很有教养，但却胸无大志，他们讲求的是举止，而不是美德。但这种观点并不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奥古斯都·恺撒、提图斯·韦斯巴芗、法国“俊美的”菲利普、英国的爱德华四世^①、雅典的亚尔西巴德、波斯的伊斯迈尔都是高尚而又伟大的人物，然而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最美的男子。说到美，容貌之美胜于服饰之美，端庄优雅的举止之美又胜于容貌之美。美的最好的那一部分，是既不能用图画来表达，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凡是卓越的美，无不在比例上有某种奇妙之处。谁也说不 出阿佩勒斯和阿尔伯特·丢勒^②究竟哪一位是更大的戏谑者：其中一位是根据几何学的比例来画人，另一位则从几个不同的面孔中选取最好的部

分来创造一张完美的面孔。我想，这样画出来的人，除了画家本人之外谁也不会喜欢。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一个画家不可以创造一张比以前更美的面孔，而是说他应当靠一种灵感去创造（像一个音乐家创造优美的乐曲一样）。不应当根据某种规则去描绘。谁都会看到一些面孔，如果你把它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审察，你就会觉得哪一部分都不好，但是如果把各个部分合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那些面孔很好看了。如果美的主要部分真的就在端庄的举止之中，那么上了年纪的人常常看上去更加和蔼可亲当然就不足为奇了。“秋天是最美的季节”。因为年轻人，如果我们不加以宽恕，不把青春看作是对美的补充的话，他们谁也说不上美。美犹如夏天的水果，很容易腐烂，不能久存。美往往使人年轻时放荡不羁，到了老年就有点难堪。但如果美落在人身上落得恰当的话，当然它也可以使美德生辉，使邪恶汗颜。

注 释

① 根据上下文，他似乎把“大志”与“美德”看成是两个可以换用的词。但是，爱德华四世没有权利要求人们把他视为有德行的或高尚的人，虽然他具有魁伟的肉体之勇。

② 译注：阿佩利斯，公元前4世纪希腊画家；丢勒，15世纪德国画家。

论残疾

残疾的人一般是和造物主扯平了，因为像造物主对他们不仁一样，他们也回报了造物主。他们中的大多数（像《圣经》中所说的）“失去了造物主的慈爱”，^①所以他们对造物主施予报复。

肉体和精神之间确实有着关联，造物主在其中一方面出了错，她会给予另一方面以冒险的勇气：“她在一方面犯错误，就会在另一方面冒险”。但是由于人的精神结构是有选择和修正能力的，其肉体的结构也有一种自然的需求，造物主所指向的星座有时会被宗教戒律和道德的阳光所遮掩，因此，看待残疾最好不要把它看作是勇敢的标志。作为标志去认识是要上当的，而应当把它当作一种原因，这种原因很少不会引起相应的结果。凡是在身体上有招致轻蔑的缺陷的人，总会在心里不断地激励自己从轻蔑中把自己解救出来。因此，所有残疾的人，都是非常勇敢的。这勇敢起初是为了抵御那些毫无掩饰的轻蔑，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勇敢成了一般的习惯。而且，残疾还可激起他们的勤奋，特别是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观察、注视着别人的弱点，从而掌握报复别人的材料。另外，残疾还可以消除残疾人

的上司对他们的猜忌，在这些人看来，残疾人是可以随意藐视的。残疾也能麻痹同辈中的竞争者，因为他们绝不相信残疾人有擢升的可能，直到他们看到这成为现实。所以说，对于才智超群者，残疾是成功的有利条件。

古代的国王（包括现在一些国家的帝王）常常给予宦官以极大的信任，因为他们妒忌所有人，而会对一个人更为尽职，更为殷勤，但他们是作为好的密探和告密者，而不是作为好的官吏和办事人员受到信任。这个结论对于大多数的残疾人也是适用的。还是那个理由，残疾人假如有志气，他们必将从蔑视中解救自己，而其方法不是美德就是罪恶。因此，假如有时他们被证实是杰出的人才，是不足为奇的，像阿杰斯劳斯、苏莱曼的儿子赞格、伊索、秘鲁总督喀斯卡、苏格拉底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也可以算在这样人之内。

注 释

① 译注：见《新约·罗马书》第1章第31节。原指“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特点，培根此处有引用不当之嫌。

论建筑

房屋是为了居住而建造的，而不是为了观赏，所以，要优先考虑实用而后再求其整齐，除非两者是一致的。还是把只是为了美观而建造的漂亮的房子留给诗人们作迷人的宫殿吧！他们建造这些房子是花不了几个钱的。

一个人把一所好房子建在一个不良的环境中，等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所谓不良的环境，我认为不仅是说那里空气不卫生，也指像气温不适宜之类的情况。正像你们所看到的，许多很好的邸宅坐落于在小山包上，周围有较高的山陵包围着它，这样，太阳的热能就会积沉在内，并且风在这里汇聚也会像水汇聚于水槽，这样，你将会感到，而且是突然的感到寒暑急剧的变化，就像你住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不良的环境，并不是只有不良的空气一种因素构成的，像不良的道路、不良的市场，假如你同意莫墨斯^①所说，还有不良的邻居，我不必说更多了，缺少水，缺少林木，从而没有树荫的遮盖，几种自然土壤混杂，而没有肥沃的土地，视野不够开阔，土地不够平坦，附近没有打猎、放鹰、竞赛等运动的场地，离海太近或太远，有一条可通航的河流，享

有航行的便利或遭受河水泛滥的麻烦，距离大城市太远而妨碍事务，或者离大城市太近消耗日用品过多，使商品昂贵。某地能使一个人积聚巨大的财富，而另一地点则会使其受到局限等等。所有这些事情或许不可能汇集在一处，但应该了解考虑这些情况，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尽其所知地趋利避害。假如一个人有几所邸宅，他也可以把它们都布置好，如果其中一所邸宅缺少某些环境条件，他就可以在另外一所中获得。鲁库鲁斯对庞培有一个很妙的回答，当庞培在鲁库鲁斯的家里看到宏伟的长廊和如此宽阔明亮的房间时，他说：“对于夏天来说，这儿确实是一个消夏的好地方，但是冬天你怎么办呢？”鲁库鲁斯回答说：“你说什么呀！大概你不会认为我还没有鸟儿们聪明吧！在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鸟儿们都要迁居的。”

现在该由房屋的环境讲一讲房屋自身了。我们将仿效西塞罗在论述艺术中所采用过的方法。西塞罗曾写过几部《论演讲者》和一部他题名为《演说家》的著作，前者阐述了演说的艺术，后者则描绘了演讲的尽善尽美的境界。我们据此来描绘一座王侯的宫殿，作为简易的模型。欧洲现在有一些像梵帝冈和埃斯库里阿尔宫^②以及其他一些宫殿那样的巨大建筑物，但却缺少优美怡人的房间，看到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奇的。

首先，我认为除非你的宫殿有两个不同的侧面，否则它是不会完美的。其中一个侧面是作宴请使用的，像《旧约·以斯帖》中所说的那样；^③另一个侧面作家居使用。宴请的一面，是为节日和各种庆典而准备的，而家居的一面，则是为了生活居住。我以为这两部分不一定都放在后院，也可以是前院的一部分。它们虽然在内部可以分为数个房间，但在外观上应该是一致的。这两个部分应当居于在前部中间的一座高大、雄伟塔楼两侧，这座塔楼将两个部分连接起来，使其成为塔楼的两翼。我以为在作宴客厅一侧正面的楼上，只需一个好的房间，大约要四十英尺高，在它的楼下也有一个房间，在庆典和宴会时，作为化妆更衣和准备的地方。在另一面，家居生活的一侧，我希望它是分隔开的。首先一个大厅和礼拜堂（两者是彼此分开的），它们应布置妥善并且是宽大的，这两个房间不能把这一面都占了，在最里面的顶端，还应有一个冬天用的和一个夏天用的客厅，而且都应该是美观的。在这些房间的下面，应是一个干净、宽大的地下室，还要有一些厨房、酒类贮藏室、食品室之类的房间。至于塔楼，它应比两翼高出两层，每层十八英尺高，楼顶用好的铅皮覆盖，并在四周用竖立的雕像环绕。同样，塔楼也应考虑分隔为适用的房间。通往顶层房间的旋梯要环绕在一个漂亮、裸露的圆

柱上，圆柱体上精细地围绕着木刻的、黄铜色的雕像。一个非常漂亮的餐厅放在顶层，但是如果这样安排你不能把任何一间下层的房间作为仆人的餐室，要不然你可以让仆人们在你用餐之后吃饭，因为仆人餐室的蒸气会像烟囱里的烟一样漂浮上来。关于宫殿的前部要说的就这么多，还有一点，第一层楼的楼梯应该高十六英尺，这也是楼下房间的高度。

在宫殿前部的后面是一个漂亮的庭院，庭院的三面是比前院低得多的房屋，院子的四个角是漂亮的楼梯，安在四个角楼的外面，并且它们不在其他建筑物的行列之内。角楼不能高于前院的房子，而最好和较低的房屋相适应。庭院除了四边的小径和中间的十字形的道路以外，不要用砖石铺筑地面，因为这样做夏天会辐射太多的热而冬天太冷，应在面上植种草皮，并要经常修剪，但不要剪得太勤。在宴客厅一侧的后面，那一系列建筑应有宏伟的长廊，在长廊中应有三至五个漂亮的圆顶阁，间隔距离相等，在上面应有一些漂亮的、绘有各种图形的彩色玻璃窗。在家居一侧的后面，应有会客厅和普通的招待室和几间卧室。所有三侧的建筑都是双重的，这样你无论在上午和下午都会有太阳光照不到的房间。这样安排，还会使你有既适宜夏天，也适宜冬天的房间，夏天阴凉，冬天温暖。有时你可以迁到安满

玻璃的漂亮的房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在什么地方躲避阳光和寒冷。至于凸窗我认为它们是很有用的（在城市中，临街的墙要整齐一致，用一些和墙面齐平的窗子是适宜的），它可以装饰休息室和会议室，它们还能够避开风和阳光，能够贯穿房间的风和阳光很难通过凸窗，但也不要多，庭院中只需要在边上建造四个。

在这个庭院后面，还要有一个内庭院，其面积和建筑物的高度应和前一个庭院相同。这个庭院的四周围绕着花园，庭院内侧四周都要构筑回廊和漂亮的拱门，和第一层楼等高，朝向花园的楼下房间，要建成洞室或阴凉的处所，或建成适于过夏天的房间，只在朝向花园的一面开设门窗并和地面高低一致，不可低于地面，以避免潮气。在庭院的中间，要有一个喷泉和一些做工精细的雕像，地面的铺筑要和前一个庭院相同。庭院两侧的房间是为家庭居住的，而顶端的一列则是个人收藏室。你还必须在房中预选一处作为医务室，以备王侯或某一个特殊的人物患病时使用，附有寝室、休息室、内室、小客厅等。这些均应在第二层楼上。在一层楼上，应有一个美观的敞开的用圆柱支撑的阳台，在三层楼上，同样也要建有一个类似的阳台，以便观望花园的景色和吸收新鲜的空气。在庭院最远一侧的两个角落，道路的转弯处，应有两个精致的、富丽堂皇

的小阁楼，铺设精美，装饰华丽，安装水晶般的玻璃，中间有一个华贵的圆屋顶，并有其他可以想到的雅致漂亮的东西。如果地点允许，我想在阳台之上，应该有一些泉水，从墙上溅落而下，并要有很好的排水道。关于宫殿的模型，大体就是如此了。

除此之外，在到达宫殿前院之间，你还必须有三个院子，一个是长满草的简朴的院子，并用围墙围起来。第二个院子和第一个相同，只是多一些装饰的小塔楼，点缀在墙上。第三个庭院则和宫殿的正面形成一个正方形院子。这儿不要建房屋，周围也不要裸露的围墙，但三面要围上覆盖铅皮顶、装饰漂亮的游廊，游廊的里面要用支柱而不用拱门支撑。至于办公处，应和宫殿有一定的距离，并用较低的走廊和宫殿连结起来。

注 释

① 译注：希腊神话中专挑毛病的神。传说他嫌智慧女神没有为房子安装轮子，不便在必要时躲避不好的邻居。

② 译注：西班牙王宫，距马德里大约20英里。

③ 《圣经·以斯贴书》第1章第5节：国王（波斯国王亚哈随鲁）在书珊城的王宫设宴款待大小臣民。

论花园

全能的上帝是第一个种植花园的。^①的确，这是人类乐趣中最为纯洁的事，也是人的精神最好的滋补品。没有花园，建筑物和宫殿将成为粗俗的人工制品。正像人们看到的，在某些时代走向文明雅致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先创造建筑的辉煌而后创造园林的幽雅，好像园艺学是更为文明的完美。

我认为，一个高贵的、整洁有序的花园，应该是和一年中所有的月份都相适宜的花园，在一年中的每个月，都有漂亮的时令花木。在十二月、一月和十一月的下半月，你必须种植一些在整个冬天都是保持绿色的植物，像冬青、常春藤、月桂、桧树、柏树、紫杉树、松树、冷杉树、迷迭香、熏衣草以及白色、紫色和蓝色的长春花，还有石蚕花、菖蒲、柑桔、柠檬，假如在温室中养殖，还可种桃金娘；甜的茉莉，要种植在温暖的地方。在这之后，一月底和二月，是瑞香树开花季节，还有黄色和灰色的两种报春花、樱花、银莲花、早开的郁金香、荷兰风信子、小鸢尾，贝母。在三月，则有香堇，特别是单花瓣蓝色的那一种，它开得最早，还有黄色的

水仙和雏菊，杏树、桃树和山茱萸树都在开花，还有多花蔷薇。在四月，接着进入花季的有双花瓣、白色的香堇，黄紫罗兰、香紫罗兰，黄花九轮草，蝴蝶花，各种百合花，迷迭香，郁金香，重瓣牡丹，白色水仙和法国忍冬、樱桃树、大马士革李树和洋李树也都开了花，还有抽出了新叶的白花蔓宅罗和丁香树。在五月和六月，竞相开放的是各种石竹花，特别是红色石竹，除了开花较晚的麝香蔷薇之外的所有蔷薇花，还有忍冬、草莓、牛舌草、耬斗菜、法国和非洲的万寿菊，而樱桃树则挂上了果实，茶藨子和无花果树也在结果，鹿莓、葡萄花、熏衣草、白色的香兰、百合草、铃兰和苹果树都在开花。在七月，则有各种紫罗兰、麝香蔷薇、橙树在开花，而早熟的梨和洋李树则在结果，开始结果的还有早熟的苹果和尖头苹果。和八月相适宜的是各种结果李树，还有梨、杏、伏牛花、榛、甜瓜和各种颜色的附子。九月，装点花园的是葡萄、苹果、各种颜色的罂粟花、桃子、榲桲桃、油桃山茱萸、冬梨、榲桲。在十月和十一月初，开花结果的有花揪果、欧楂树、野生李树，由于剪枝和移植而晚开的蔷薇、蜀葵等之类的花木。以上这些花木的情况是依据伦敦的气候条件而讲的。但我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做，你将拥有一个花园所给予的永久的春天。

因为花的香气在空气中（花香在空气中的传播，类似音乐的颤音）要比在手中更为浓郁，因此，没有任何事情比了解何种花卉最能够使空气中充满浓郁的花香更令人愉快了。红玫瑰色的和红色的蔷薇是毫无香气的花，所以当你走在整整一排这种蔷薇的旁边时，也不会闻到它们的气味，而且，甚至在清晨的露水下也是如此。月桂在生长过程中同样也没有香味，迷迭香的香气则很少，茉莉的香味也不多，在空气中产生的香气最为浓郁、超过所有其他花木的是香堇，特别是白色双重花瓣的香堇，它一年开两次，一次大约在四月中旬，一次在圣巴索罗缪节（8月24日）前后。其次是麝香蔷薇，然后是草莓将要凋谢的叶子，它有一种奇妙的、令人兴奋的气味。再就是葡萄的花，它是很小的颗粒，像小糠草籽，它最早长出来的时候，是结成穗生长的。然后是多花蔷薇；还有黄紫罗兰，这种花放在会客室或者寝室较低的窗台上是很令人愉快的。然后为石竹花和紫罗兰，特别是花坛石竹和丁香紫罗兰，然后是橙树的花，再就是忍冬，只是欣赏这种花的香气要离得稍远一点。关于豆花，我说不出什么，因为它们是田野里的花。不是徘徊其侧，而只有踩在其上面并将其压碎，才能使空气中充满令人愉快的香气的花木共有三种：地榆、野生百里香和水薄荷。因此，你可以在花园中所

有的小径上种植它们，这样在你散步践踏它们时，将会得到一份愉悦。

关于花园（像在论建筑一样，我描绘的是一个真正的王家园林），它应该不少于三十英亩，分为三个部分，在入口处是一片草坪，而出口处是一片不作整治的花草灌木丛，中间部分是花园的主体，此外两侧有一些小径。我希望是这样的，草坪占用四英亩土地，花草灌木丛占六英亩，两侧各占四英亩，花园的主体占十二英亩。草坪有两个优点：其一，修剪适宜的草坪给予人的视觉上的愉悦是任何事物都不能比拟的，其二，草坪中间能够给予你一条赏心悦目的小径，沿着这条小径你可以走到宏伟的、围着正中花园的篱垣前面，只是这条小径未免过长，在一年或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你不应该为了得到花园中的荫凉而付出在太阳下穿过草地的代价，因此，你有必要在草坪的两侧让木工建造一条有遮盖的小路，大约有十二英尺高，这样，你就可以在荫凉下走进花园。至于用各种颜色的土构成花坛和图形，安置在靠近花园一侧的房子的窗前，不过是玩具，你可能多次在果馅饼中看到同样的美景。花园的主体部分最好是正方形的，四面用宏伟的带拱门的篱垣围起来，拱门由木工建造的支柱支撑，要十英尺高、六英尺宽，每个拱门之间的距离和拱门的宽度相等。拱门上面是四英尺厚的整

整一圈篱墙，也由木工制作。在篱墙之上，每个拱门的上面要有一个小角塔，其内部足以容纳一个鸟笼，在每个拱门之间的地方的上面，要有一些别致的小雕像，用明亮的金属片构制，周围用宽大的彩色玻璃装饰，以便阳光在上边嬉戏。这个篱垣我以为还应由一个土堤将其抬高一些，这个土堤不应该陡峻，而应有一个平缓的大约六英尺的斜坡，并且种满花卉。同样，我认为这个正方形的花园主体部分不应该占据这片土地的整个宽度，而应该在两侧留下足以容纳各种不同的边侧小径的土地，这些小径能带你走到草坪两侧有遮盖的小路。但是在被篱垣围起的花园主体的两端，决不要有附带树篱的小径。前面的一端不要，因为它将妨碍从草坪到漂亮篱垣的视线，后面的一端也不要，则因为这也会使你通过篱垣的拱门，看不到后面的花草灌木丛。

至于宏伟的篱垣以内花园的安排，我不讲太多，尽可以作多种设计。不过我建议，在你开始设计的时候，无论如何，它不可过于烦琐或者花费太多的劳动。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就不喜欢在松柏和其他树上刻制图像，这些是孩子们喜欢的。小而低的树篱，剪成圆圆的滚边，附带一些漂亮的尖塔，我则很喜欢。还有，在一些地方由木工建造一些美观的圆柱，也很好。我还希望在园中有一些宽阔和漂亮的道路。你尽可以在花园

边侧的土地上修一些狭窄的小径，但在花园的主体部分则决不能有。我还希望，在花园的正中央，有一座漂亮的小山，山上有三段阶梯和一些道路，其宽度足以能使四人并肩行走。还要有一些很好的环形路，不要屏障和装饰，整个小山高约三十英尺，上面建有几间很好的带有整洁壁炉的宴会厅，并且不要安装太多的玻璃。

关于喷水池，它们是非常漂亮和爽心的，但是水塘则会把一切都弄糟，它会使花园很不卫生，充满蚊蝇、青蛙。喷水池我只想要两种：一种是喷淋的和喷水的；另一种是一个三十或四十英尺见方的漂亮的水池。但要有鱼，也不能有粘土和淤泥。第一种，用一些镀金的或者大理石雕像作装饰，像目前通用的那些，都是很好的。不过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水流动，无论是在水槽和水池，都不能使水滞留，否则水就会污染，变为绿色、红色或其他的颜色，或者长满苔藓以及腐烂的东西。除了使水流动之外，还要每天用人工清洗干净。在喷泉下面最好铺砌一些台阶，四周是铺筑得很好的地面。至于另一种，我们可以称其为游泳池的人工泉，它可以容纳许多的奇思和美，我们不必麻烦自己去说那么多了。比如精心铺设池底，砌成图案，边侧也同样，此外还可以装饰以彩色的玻璃和类似的有光泽的饰物，并且周围用低些的雕像作围栏。但主要的问题仍然

是在谈论前一种人工泉时所提到的：使水不停地运动；供应水池用水的水源，其水位应高于水池，通过一个漂亮的喷口注入泉池中，经由同样口径的水管在地下排放出去、这样，水就很难在池中滞留。至于一些美观的设计，如喷水如虹而不溢，或使水升高形成不同的造型（像羽毛、像酒杯、像伞盖等等），它们看上去都是很美妙的东西，但对于健康和精神愉快却毫无用处。

关于花卉灌木丛，是我们这片土地的第三部分，我认为它的构造要尽量形成自然原始的状态。其中一棵树也不要，只可以种植一些多花蔷薇、忍冬和野葡萄之类的灌木。在地面上要种一些香堇、草莓和报春花，它们都是有香气的，而且能在荫凉下很好地生长。它们应该这儿一簇、那儿一簇地生长，不要有任何次序。我喜欢大小像鼯鼠丘一样的小土堆（像在野生草丛中的一样），这些小土堆上，可以种植野生百里香，石竹，还有石蚕，它的花是很悦目的；另外，还可种植长春花、香堇、草莓、黄花九轮草、雏菊、红玫瑰、山谷百合、红色的美洲石竹、乌斗和一些不是很名贵但却漂亮而又有香气的花木。部分土堆，可以在顶部移植些直立的小灌木丛，另一部分则不要。这些灌木丛应该是玫瑰、杜松、冬青、伏牛花（这种花只可以零零星星地种一些，因为它开花时有一种气味）、红茶藨子、

桃金娘、迷迭香、月桂、多花蔷薇等等之类，但这些直立的灌木丛要经常修剪，以免长得凌乱。

关于花园两侧的土地，你应修建各种各样的小径，要幽静。其中的一些是遮阳的，无论阳光从那个方向照射，它都会充满绿荫。你还应该将其中的一些造成避风的，当风刮得厉害的时候，你在其中散步会像在走廊中一样。你必须把那些处于两头的遮阳的小径围上树篱，以便防风。而那些防风的小径则要精心铺设，并且不要长草，以免弄湿鞋和衣服。同样，在一些小径的周围你可以种植果树，像靠着墙一样整齐的排列成行。有一点一般说来是要注意的，你在花园内所种植的果树应该是美观的，宽阔而低矮，不可突兀，并且在周围要有些漂亮的花草，但要稀少，以免它们影响树木的生长。在两侧土地的尽头，我以为应有一座高度适宜的小山，人站在山上，花园的围墙只有齐胸高，以便了望周围的原野。

关于花园的主体部分，我并不反对应该有和两边平行的漂亮的小路，并在路边种植果树，也不反对修建栽有一些果树的美丽的小山和带有座位的凉亭，并把这些安排适宜。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安排过密。花园的主体部分决不能是闭塞的，而要开阔，能使空气自由流通。至于荫凉，我认为你尽可以留给边侧土地的小径，如果你愿意，在一年或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可以在其中散

步。花园的主体部分则是为一年中温和的天气而设计的。在酷热的夏天则是为早晨、傍晚或多云阴郁的天气准备的。

至于鸟舍，我不喜欢，除非它是巨大的，足以使地上铺上草皮并在其中栽植生长作物和灌木丛，这样鸟儿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自然繁殖，并且在鸟舍的地面上也不出现肮脏的东西。

以上我已经为一个王家园林构造了一个纲要，部分是议论，部分是规划，这不是具体的模型，而是它的一般轮廓。其中我没有吝惜花费，这一点对于显赫的王侯们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大多会听取工匠们的意见，而把许多的东西安置在一起，并不会节省费用。有时为了豪华和宏伟而增加雕像和类似的东西，但这对于真正花园的乐趣却毫无帮助。

注 释

① 译注：见《旧约·创世纪》第2章第8节。

论交涉

交涉，一般地说，面谈要比用书信好，由第三者居间协调要比本人自己去办好。当一个人需要得到一个书面答复时，或者当一个人在预备以后拿出书信来作某种证明时，或者谈话有被人打断的危险和可能听不完全时，书信交涉也是好的。当一个人的颜面能引起对方的尊敬（像通常上级对下属那样），或在说话人的眼光注视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就可以感悟到措词分寸的微妙环境中，或者当一个人一般说来需要保留否认或解释的自由的时候，面谈是好的。

对于办理交涉事务的人，最好选择那些淳朴的人，他们乐意去做委托给他们的事务，并且在返回之后能报告真实的结果。而不可选择那些狡猾的人，他们会设法利用他人的事务为自己谋取好处，并且会在报告中粉饰其结果以求委托人的欢心。也应该使用那些热心于交涉事务的人，他们因为受心理因素的驱使，是会很勤奋的。用人还要注意量才使用：勇敢的人可以委派他去争辩；嘴甜的人可以委派他去规劝；机智的人可以委派他去探询和观察；刚愎和荒唐的人，则可以委派他去交涉那些未免有些理亏的事务。还有那

些你曾经雇请过并且有幸取得成功的人，也是应该选用的，因为过去的成功会给予他们自信，并且他们也会努力维护自己的信誉。

试探一个人的意图，首先避开需交涉的问题，要比直接交涉问题的核心为好，除非你想用一些简短的提问使对方感到意外。和一个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人交涉要比和一个没有欲求的人交涉要好。假如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协议是建立在某种条件之上，那么，谁先履行这些条件是问题的全部。一个人是没有理由要求对方必须首先履行义务的，除非事情的性质需要这么做；或者这个人能够说服对方，使他相信在另外的事务中仍然需要他的协助；或者这个人被对方认为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所有交涉的实践无非是在观察人和利用人，人们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往往在受到信任之际，在充满热情之中，在出其不意之时，或者是在他有某种需求的情况下，当他们想做某件事而没有恰当借口的时候。假如你想利用一个人，你必须了解他的性格和习惯，以便诱导他；或者了解他的目的，以便劝说他；或者了解他的弱点和短处，以便恐吓他；或者了解那些和他利益相关的情况，以便控制他。和一个狡猾的人打交道，你必须考虑他们的目的，以便理解他们的言辞，并且最好和他们少讲话，讲话也要出其不意。在所有困难的协商中，一个人决不可以期盼

播种之后马上收割，而必须做一些准备事务，而等待其渐渐成熟。

论追随者与朋友

高代价的追随者并不讨人喜欢，怕的是一个人把尾巴拖得过长而截短自己的羽翼。我所说的
高代价的追随者，不仅是指那些索要金钱的人，而且包括那些纠缠乞求而不知足的人。通常追随者所要求的不应超出寻求帮助、推荐以及接受庇护使之不受屈辱。结党营私的追随者更不讨人喜欢。他们之所以来归，并非出于对你的仰慕，而是因为对别人心怀不满，从而导致我们常见的在一些大人物之间所产生的齟齬。同样，一些好夸张的追随者总是到处宣扬他们所追随的人，这也是很麻烦的事。因为他们泄露机密，坏了事情；而且他们糟踏了一个人的声誉，反而使他不得人心。还有一种追随者也是很危险的，这类人实际上是侦探，把打听到的主人家里的秘密胡编一通告诉别人。可是这种人往往得到宠爱，因为他们特别殷勤，而且总喜欢和别人一起说三道四。一位大人物拥有一批和他本人的事业身份相适应的追随者（有如一位参加过战争的人有一批士兵追随他那样）原是无可非议的，即使在一些君主国里也是完全允许的，只要不过分渲染夸耀就行了。但是最高尚的追随，是追随那些懂得如何促

使形形色色的人各展其长的人。然而，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人物，任用能力较强的人不如任用一般过得去的人。而且实际上，在邪恶时代，那些活跃的人物要比有德行的人更有用处。对管理而言，雇用同等资历的人最好一视同仁，因为如果破格录用一些人，就会使这些人目空一切，而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资格，有权要求同等的待遇。反之，对宠幸而言，则最好加以区别对待、择优使用，这可以使被提升的人更为感激，而其他人则更趋殷勤，因为一切皆靠得宠。

对任何人一开始都不要过于看重，这是很好的办法，否则，我们将难以为继。只听从一个人摆布（像我们所说的）是不妥当的，这表现了软弱，也易于使丑闻恶名远扬。因为那些对他人的缺点不敢当面批评的人偏会毫无顾忌地揭露和他们特别亲密的那些人的隐私，从而使那些人的声誉受到影响。不过如被许多人弄得无所适从，那就更糟，因为这会使你听从最后一人的话而自己则全无定见。能采纳一些朋友的忠告总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没有低谷，哪显高山。世界上很少存在人们所夸赞的那种友谊，尤其是在那些地位平等的人们之间。那就是说，友谊只存在于上下属之间，因为这二者荣辱与共。

论请托者

许多不良的事情都有人去做、去计划，所以私人的请托确实是会败坏公益的。许多很好的事情，承担的人却心眼不好。我所谓心眼不好，不仅指不道德，也包括狡猾在内，这些人其实是些口是心非的人。有些人答应了某种请托，心里却并不打算去替人办事。但是一旦他们看见这种事情经别人的力量而有希望成功的时候，他们就极想得到那请托者的感谢之心，要使那人相信他们真替他办过事，或者得到一部分报酬，或者至少在这件事情还没决定的时候利用那请托者的希望。

有些人接受别人的请托，只是为了利用它来阻挠另一个人，或者是可以用作合适的借口来传播是非。当这些目的达到之后，原来的受托之事的成败是他们毫不关心的。或者，一般而言，这些人之所以答应某项请托，不过是利用别人的事以便从中捞取自己的好处。甚至还有些人答应替人办事，而满心希望这事办不成，为的是这么一来可以取悦于那人的仇敌或竞争者。

无疑，在每种请托之中总不免有是有非，如果是为争讼的请托，其中必有曲直之别；如果是

为赏罚的请托，其中必有功过之分。假如一个人因为受了情感的驱使而在诉讼之争中偏向错误的一方，那么他最好利用他的影响达成和解，而不要把事做绝。假如一个人因为受了情感的驱使而在赏罚之争中偏向德行较低的一方，那么他最好不要为了偏向这一方而恶言贬损那功绩较大而值得提拔的人。

遇到自己不是很懂的请托之事，最好去请教一位忠实而有见识的朋友，这个朋友可以告知究竟这种请托之事是否能做。但是这种顾问须要审慎选择，否则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有所请托的人对于延误和欺骗是非常反感的，因此，如果在初次来请求的时候就明白告诉他，说你不愿意办这件事；又如果替他办事，在事情进行的时候把实情告诉他而不加粉饰或夸张；在事情成了以后除应得的报酬之外不再索取，这样的举动现在竟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很可感激的了。

在求恩遇的请托中，最早去请求也并不起什么作用，即便如此也应当考虑到请托者对我们的信任。假如有关此事的情况除他之外我们无法由别的途径得到，那么我们就不可白白利用这种信息，而应当以某种方式给予报酬并让他自由选择其他赞助人。

不知一种请托的价值，那是天真无知，而不

知这一请托的是非，那就是缺乏良心了。在请托之中做事机密是成功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自行声张说某项请托进行得如何如何顺利，虽可以使某种别的请托者失去勇气，但是也会刺激并使得另一种请托者加紧活动。选择合适的时机去托人办事，那才是主要的。这就是说，不仅要考虑到什么时候所托之人会答应去办，而且还要考虑到什么时候能免去他人从中破坏阻挠的危险。

在选择替自己办事的人时，宁可去找最合适的人而不要倚仗最有权的人，宁可去找负责具体事务的人而不要倚仗那些总管。如果一个人初次的请托被拒绝了，而他既不沮丧也不愤懑，那么他往往能够得到补偿，其结果就如没有被拒绝一样。如果一个人很得恩宠，那么“求乎其上，得乎其中”就是一条有益的规则，否则最好渐渐地提高自己的请求，因为受托者初次很可能会拒绝请托，那时他不怕失去请托者；但假如他已经为请托者办了一些事，那么此后就不愿拒绝：恐怕既失去那个请托者的好感与拥护，又抹杀旧日对他的好处。

通常以为向一位大人物求一封推荐书，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然而，假如写这封信的理由是不正当的，那就会有损于写信的人的名誉。再没有比如今这些替人奔走、包揽请托的人更为恶劣的了，因为他们只是一种败坏公务的毒品和传染

病。

论学问

读书是为了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能。其娱乐方面的主要功能用于独处和隐退之时；其装饰方面的主要功能用于言谈之中；其增长才能方面的主要用途在于对事务的判断和处理。因为虽然有实践经验的人能完成特定的工作，而且也许还能对个别的事情一一作出判断，但是宏观的建议以及对事务的筹划和安排，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有学问的人。把时间过多地花费在学问上，是怠惰；把学问过多地用作装饰，是虚伪；完全按学问的规则来判断，则是书呆子的嗜好。学问能使天性完美，而经验又能使学问完善，因为天生的才能犹如野生植物，需要用学问加以修剪；而学问本身若不受经验的限制，则它们所作的指导就太空泛。狡诈的人蔑视学问，愚笨的人羡慕学问，聪明的人运用学问。学问并不传授它们自己的用法。这种运用之道是学问之外并超乎学问之上的一种才智，只有通过观察才能获得。读书不是为了闲谈和演说，而是为了权衡和思考。有些书可供品尝，有些书可以吞食，还有少数的一些书则应当咀嚼消化。那就是说，有些书只要读其中的一部分就行了；有些书虽然可以全读，但不必过

细；还有少数的一些书则应当通读，精读，勤读。有些书还可以请人代读，由别人代替自己作摘录，但那只限于一些不太重要的议论，以及那种比较平庸的书籍，否则，经过删节的书就会像普通的蒸馏水一样乏味。读书能使人充实；谈话能使人机敏，写作能使人精确。所以，如果一个人很少写东西，那么他就必须有很好的记忆力；如果他很少与人谈话，那么他必须有很灵敏的头脑；如果他很少看书，那么他必须非常狡猾，才可以不懂装懂。历史能使人聪慧；诗歌能使人灵秀；数学能使人精细；自然哲学能使人深沉；伦理学能使人庄重；逻辑和修辞学能使人善

辩。“学问能陶冶人的性格。”不仅如此，凡精神上的各种障碍无不可由适当的学问加以消除，有如身体上的各种疾病无不可由相宜的运动予以矫治。滚球有益于肾，射箭有益于胸肺，慢步有益于肠胃，骑马有益于头脑，等等。所以，如果一个人精力不集中，那就可以叫他研究数学，因为在演算的过程中精力稍不集中就会出错，还得从头算起。如果一个人不善于辨别差异，那就可以叫他研读经院哲学家的著作，因为他们都是些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人。如果一个人不善于调查问题，不善于用一件事情证明和阐释另一件事情，那就可以叫他研究律师的案卷。所以，各种心智上的缺陷都有一种专门的补救办法。

论党派

许多人都有一种不明智的意见，认为君主治国、要人主事其主要政策在于照顾各党各派的利益与愿望。然而与此相反，最高的智慧乃在于规划有关大众的、使人们虽有党派之别而不能不一致赞同的事务，否则就在于处理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我并不是说党派是可以忽视的。地位卑微的人在往上爬的过程中，是非有所依附不可的。但是本身有力量的权贵，最好是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然而，即便是初入仕途的人，虽不免有所依附，最好是依附得很温和，要使自己成为本党本派中最能合乎他党他派之心意的人，这样他的升迁之路大概是最为顺利的。地位较低、力量较弱的党派往往比较团结。常常可以看到，少数坚强不挠的人与较为和缓的多数人相持而终于把那些多数人折服了。党派之中的一党一派倒了之后，那剩下的另一党另一派就会自行分裂。例如卢库卢斯曾和罗马元老院中的其他贵族（元老院中叫做“贵族党”的）结成一党，与庞培和恺撒抗衡一时，但当元老院的威权被打倒之后不久，恺撒和庞培就分裂了。反对布鲁图和卡修斯^①的安东尼和屋大维^②也曾结成一党，与

敌人相抗衡，但是当布鲁图和卡修斯被打败之后不久，安东尼和屋大维就闹翻了。这些例子属于战争方面，但是在私人的党争中情况同样如此。因此，有许多次要的党员往往在本党分裂的时候成为主要的人物，但是他们也往往成为无价值的人而被抛弃。因为不少人在对立斗争中才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一旦对立斗争消失，这些人也就没有用处了。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人一旦有了地位，便会与自己借以进身的本党的反对党沆瀣一气。他们多半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头一个党派，而现在是收买一个新党的时候了。这种叛党者往往很容易从中获利。因为当事情处于僵持状态，久而不决的时候，往往一个人的态度就能使一方的力量占据优势，而这个人也就会得到全部的感激酬报。在两党之间守中立不一定永远是由于态度温和的原故，有时也是出于自私，为的是好利用双方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意大利，当教皇们嘴上老挂着“众人之父”这几个字的时候，人们确实对这些教皇有点怀疑，觉得这几个字不过是个幌子，其实是要把一切置于自己的权威底下。为帝王者务须小心，不可偏向一方，以致俨然变成某党某派的党徒。帝王与某党某派的同盟总是于王权不利的，因为这类同盟要求一种义务，这种义务简直和人民对君主所负的义务差不多，而使得

君主成为“我们中的一个成员”，如在“法国同盟”中就可以看到这点。^③过分地支持操纵党派，是王权衰落的迹象，这种情形对于帝王的权威和事业是很不利的。帝王之下各个党派的运转就应如（天文学家所说的）下级行星的运转一样，这些行星虽可以有它们自己的运动，然而仍然安静地受着第九重天的更高的运动的支配。

注 释

^① 译注：卡修斯（？—BC42），罗马政治家。最初是庞培的下属，庞培失败后受到恺撒赦免和优待，但仍然于公元前44年组织指挥刺杀了恺撒。公元前42年在马其顿的菲利史战役中被安东尼击败，自杀身亡。

^② 译注：屋大维，恺撒收养的义子，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

^③ 法王亨利三世偏向吉斯公爵和洛林大主教路易为首的反新教神圣同盟，不久却发现，他由于奉行这项政策而丧失了臣民们对他的尊敬。

论礼节与仪容

丝毫不加虚饰的人，必须要有过人的大才大德，就好像不加衬托而镶起来的宝石必须是很宝贵的一样。不过一个人好好注意的话便可以看到，在赞扬称许之中其情形也和生财取利是一样的。有句成语说得对，“小利可以生大财”，因为小利来得频繁，而大利则偶而来之。同样，小小的举动常常得到大大的称许，因为这些小举动是常有而且常为人所注意的，而任何大才大德得以显现的机会则如同节日一般，是很少的。因此，一个人若有好的仪容，那是于他的名声大有益处的，（正如女王伊莎贝拉^①所说）它们就好像一封永久的荐书。要得到好的仪容，只要不藐视它们就差不多行了，因为一个人只要不藐视仪容，他自然会在别人身上留心观察这些东西，其余的让他自己相信自己就可以了。因为假如他过于做作，要表现好的仪容，那他的仪容就会失去优雅，这种优雅就在于自然，不矫揉造作。有些人的举止好像一行诗，其中的每个音节都经过斟酌。这样一个过于分心在小节上的人如何能做大事呢？全不讲究礼仪就等于教别人也不要讲究礼仪，结果是使别人对自己减少尊敬之心。尤其在

与生人交往或办理正事的时候更不可不讲礼节。但是喋喋不休地讲礼节，并且把礼节推崇到比月亮还高的地位，那不但是繁冗可厌，并且会减少旁人对言者的信任。当然，在辞令之间有一种切实动人的恭维方式，一个人若能掌握这种表达方式，会有奇特的用处。一个人在同辈之中是一定可以得到亲密的，因此要矜持一点才好；在下属之中是一定可以得到尊敬的，因此亲密一点好。做任何事情一旦做得太过分，便会惹人厌倦，自轻自贱。拿自己的力量去替人办事是好的，只要显出我们这样做是出自对某人的尊重，而并非因为自己做起来简单易行。通常在支持别人的主张的时候，应当附加一点自己的看法。你如果同意他的意见，要稍有分别；你如果附和他的动议，要带点条件；你如果赞成他的议论，还要加上点别的理由。人们一定要注意，不可过于擅长恭维，因为如果这样，则无论他们在别的方面怎样能干，忌妒他们的人一定会加以善谀的恶名，有损他们的德行。在事务中过于多礼或者过于注重时机也是有害的。所罗门说过：“看风的人将不能下种，看云的人将不能收获。”^②明智人制造机会而不仅仅寻找机会。人们的举止应当像他们的衣服，不可太紧或过于讲究，应当宽松一点，以便于工作和运动。

注 释

① 卡斯蒂利亚女王（1451—1504），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的妻子，哥伦布的赞助人。

② 见《旧约·传道书》第11章第4节。

论称誉

称誉是德和才的反映，不过反映来自镜子或他物。如果它来自普通人，那它就多半是虚假而无价值的，并且是跟随自负的人而不是跟随有德之士的，因为普通人是不懂得许多出类拔萃的美德的。最低级的德和才赢得他们的称誉，中等的德和才在他们心里引起惊讶或艳羡，但是对于最上等的德和才他们就没有识别的能力了。他们最津津乐道的是外在的表现和“假冒的德和才”。名誉的确好像一条河，能载轻浮中空之物而淹没沉重坚实之物。但是假如有地位和有见识的人同声称誉某人，那么这正像圣经所说：“美名有如香膏了。”^①它的香气播满四周，而且不易消逝。因为香膏的香气比花卉的香气更为耐久。并非出自真心的称誉随处可见，所以一个人怀疑别人的称誉是有理由的。有些称誉只是出自奉承。要是说话的人是一个普通的谄谀者，那么他就会有几种普通的套话，对于谁都可以用；要是他是一个奸滑的谄谀者，那么他就会追随那个“首要的奉承者”——个人的自我。一个人自以为最长于某事或最富于某种美德，那奸滑的谄谀者就会在这些地方把他捧得最高；但是如果他是一个胆大厚颜

的谄媚者，他就会找出一个人自己感觉最有缺陷、深以为耻的地方，而为之百般辩解，“不顾自己的良心。”有些称誉是出自善意与尊敬之心的，这种称誉是我们对于帝王或大人物们应有的一种礼貌，这就是“用称誉来进行教导”，称赞某些人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实际上是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如何。有些人受到称誉其实是被人恶意中伤，为的是引起别人对他们的忌妒心，“最坏的敌人是那些奉承者”。所以希腊人有句谚语说，“被人恶意称赞的人鼻子上要长疮”，就好像我们的谚语“说谎的人舌头上要起泡”一样。当然，适度的称赞用之得时，且不俗，那是有好处的。所罗门说：“清晨起来，大声称赞朋友的人，就等于是诅咒那个朋友。”^②把人或事过于夸大，必然会激起反对，引起忌妒与轻蔑。至于一个人自夸自赞，除了在很少见的情形之中，都是不高雅的举动；但如果是称赞自己的职务^③或职业，则可以显得优雅并且带点高尚的气魄。罗马的主教们都是些神学家、修行僧、经学家，他们对于文官事务有一句轻蔑藐视的名言，因为他们把一切战争、外交、司法及其他世俗事务都叫做“sbirrerie”，意思是“行政副长官的事”，好像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行政副长官和法警之流的人办的事一样，虽然这些副长官所做的事常常比他们的高深的思辨更为有益。圣保罗在自夸的时候，常

常加上一句“我说句狂话”^④。但是在说到他的职业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敬重我的职分。”^⑤

注 释

① 见《旧约·传道书》第7章第1节：“美名胜过珍贵的膏油。”

② 见《旧约·箴言》第27章第14节：“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诅咒他。”

③ 换句话说，就是“显示我们所谓的集体精神或团结精神”。

④ 见《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3节。

⑤ 见《新约·罗马书》第11章第13节：“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

论虚荣

伊索在他的一则寓言中说得很妙：“苍蝇坐在战车的轮轴上说，我扬起了多少尘土啊！”世上确实有些很自负的人，无论什么事情，无论这些事情是自动进行的还是由其他因素推动的，只要自己在其中扯得上哪怕有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关系，他们就以为这些事情是完全依仗着他们的力量。好显耀的人一定好倾轧，因为一切夸耀都要依靠比较。这种人也必然很偏激，因为如此才能支持自己的种种夸耀。他们又不能守秘密，所以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他们正如法国的一句成语所说：“声音很大，结果很小。”然而在政事中这种品性确有其用。每逢人们需要造成一种大才大德的名声时，这些人就是很好的吹鼓手。还有，如李维在叙述安条克三世和埃托利亚人的事例中所注意到的，^①有时候对有关双方交叉撒谎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例如，一个人在两位君王之间交涉，想让他们联合起来向第三方开战，他就对双方都言过其实地夸张对方的兵力；又如，有时候在两个私人之间交涉的人，对双方都夸耀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结果会提高自己在双方心中的声望。在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中，往往都会得

到无中生有的结果，这是因为谎言足以造成意见，而意见能导致实质性的变化。在将帅与军人之中，虚荣心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因为如同铁块磨利了铁块一样，人们的勇气是靠着荣耀而互相磨利的。在依赖于明确的命令和冒险的大事业中，加入一些天性好荣耀的人，可以给事务注入活力，而那些天性厚重冷静的人则有似压舱物而不似风帆。在学问的名声方面，若没有一些夸耀的羽毛，则这种名声的飞腾是很慢的。“写书论述不应看重荣耀的人也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的扉页上”。^②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盖伦^③，都是富于夸耀性的人。虚荣心的确有助于一个人名垂青史，德行之所以还得到了间接的报酬，那是不能不归功于人性的。西塞罗、塞涅卡、小普林尼^④的名声若不是与这些人本身的某种虚荣心连在一起，也不会经久如新的。这种虚荣心就如同天花板上的一层油漆一样，它使得天花板不仅光亮照人，而且持久耐用。但是说了这么久，我用“虚荣”这个字眼儿的时候，并不是指塔西佗说穆西阿努斯的那种性质：“他能老练地修饰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因为这种性质并非是出自虚荣心，而是出自天生的宽仁和谨慎，并且这些性质在有些人那里不但漂亮，而且优雅。道歉、退让与控制得当的谦虚，都不过是夸耀之术。在这些夸耀之术，没有比小普林尼

所说的那一种更好的了。那就是在自己所长的某方面，如果别人也有一点长处，应当不怜惜地多多称誉赞扬那人。普林尼说得很机智：“在赞扬别人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替自己做好事，因为你所赞扬的那人在那一方面若不是比你还强就是不如你。如果他不比你，那么他既然值得赞扬，你自然更加值得赞扬了；如果他胜过你，那么假如他不值得赞扬，你就更不值得赞扬了。”好炫耀的人是明哲之士所轻视的，愚蠢之人所艳羡的，谄媚之徒所奉承的，同时他们也是自己所夸耀的言语的奴隶。

注 释

① 译注：安条克，公元前2世纪叙利王条克三世；埃托利亚人，希腊著名城邦埃托里亚的居民。双方经第三者游说结成联盟，击败来犯的罗马军队。

② 译注：出自西塞罗著作《论幸福》。

③ 译注：盖伦，公元2世纪著名医学家。

④ 译注：小普林尼（61—114），著名作家。

论荣誉与名声

荣誉的获得在于把一个人的德行和价值完美无缺地显露出来。有些人在他们的行为中追求荣誉与名声，这种人通常虽然受到议论，但是很少有人在内心中羡慕他们。与此相反，有些人则掩藏他们的德行，使之不外露，因此他们往往被人估价过低。假如一个人做了一件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事，或者是一件经人尝试过而被放弃了的事，或者是别人也做过但没有做得那么完善的事，那么他就可以比仅仅追随别人做了一件更难或更高的事的人得到更多的荣誉。假如一个人把他的所作所为调和得使其中总有一件可以取悦于各党各派，那么赞美他的歌声就更宏大了。一个人如果去做不会给他带来多少荣誉的事情，而事情的失败却会给他带来很大耻辱，那么这个人就是个不善于爱惜自己的荣誉的人。与别人相比较而来的得失是最显眼的，就如同切割成多面体的钻石一样，所以一个人应当力争胜过与他争荣誉的人，而且要尽可能地用对手的弓而射得比对手还要远。谨慎的随从与仆人是大有助于名誉的。“一切名声都来自仆从。”忌妒心会败坏荣誉。要想消灭忌妒心，最好的方法是表明自己的目的在于

求功德，而不在于求名声，并把自己的成功归之于天佑和幸运，而不归之于自己的德行或政策。君王的荣誉之真正等级如下：第一流的是那些开国之君，即国家和联邦的创立者，如罗慕路斯、居鲁士、恺撒、奥托曼、伊斯梅尔。^①第二流的是立法创制之君即立法者，这一类君王也叫第二开国者或万世之君，因为他们逝世后仍能以他们所立的法规治国。这一类君王有利库尔戈斯、梭伦、查士丁尼、埃德加、制订“七法”^②的“智者”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③第三流的是“解救之君”或“救国之君”，亦即解决内战之长期困苦，或从异族或暴君底下把国家救出来的君王，例如奥古斯都·恺撒、韦斯巴芗、奥勒留、狄奥多里克大王、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④第四流的是“扩疆拓土之君”或“保国之君”，亦即以光荣的战争扩张疆土或以光荣的自卫战抵御侵略者的君王。最末等的是那些“国父”，就是那些治国有道，使他们所处的时代成为太平盛世的君王。这后两种都不需要例子，因为这样的君王很多。臣民的荣誉可分如下等级：第一是“为主分忧之臣”，即那些君王特别倚重、委以重任的人，我们称之为“君王的右手”。其次是“统兵大将”，即伟大的军人领袖，例如君王的辅佐、在军事上能独当一面的人。第三是“宠幸之臣”，如能慰藉君王而不危害人民的人。第四

就是“能臣”，就是身居高位而能恪尽职守、发挥充分作用的人。还有一种荣誉，可列于最高等的荣誉之中，但是很少见，就是为了国家利益去冒重大危险直至捐躯，例如M. 雷古卢斯和德西父子便享有这样的荣誉。^⑤

注 释

① 译注：罗慕路斯，罗马开国之主；居鲁士，公元前6世纪创建波斯帝国；奥托曼，13世纪土耳其帝国奥托曼王朝创始者；伊斯梅尔，16世纪伊朗萨非王朝创始人。

② 七法，即《七法全书》，是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分门别类加以汇编的一部西班牙法律大全。

③ 译注：利库尔戈斯，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的创制者；查士丁尼（527—565），东罗马皇帝；埃德加，10世纪英国贤君；阿方索（1158—1214），西班牙统一前的卡斯蒂利亚国王。

④ 译注：奥勒留，公元270—275年间的罗马皇帝；狄奥多里克，5世纪统一意大利的英雄。

⑤ 译注：雷古卢斯，公元前3世纪罗马将军；德西父子，公元前3世纪罗马英雄。

论司法

法官应当记住，他们的职责是解释法律而不是制订法律或立法，否则法官的职责就会类似于罗马教会自认的权威了。罗马教会在阐发《圣经》的借口下，不惜加以添改，把《圣经》中找不出来的东西定为律条，打着古人的招牌鼓吹自己的见解。法官应当学问多于机智，德高望重甚于巧言善辩，慎重超过自信。尤其是，诚实廉正乃法官应有的德行。犹太律^①说：“挪移地界的，必受诅咒。”误置一块界石固然应受谴责，但是为首的挪移地界者正是对于田地产业作错判的不公正的法官。一次错误的判决比多次错误的举动为害更大，因为这些错误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错误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所以所罗门说：“义人在恶人面前倒下好像踢浑之泉、弄浊之井。”^②法官的职责与诉讼者、辩护者、属下的司法官员以及与上面的君主或国家都是有关系的。

首先，谈一谈诉因与诉讼双方。《圣经》说：“有的人把审判变为苦艾。”^③其实还有人把审判变为酸醋，因为不公正使审判变苦，而迟延

不决则使审判变酸。法官的主要职责是灭除暴力与诈骗，这两者之中暴力在公开横行时为害更大，而诈骗则于秘密掩饰的时候为害更大。两者之外还要应讨争议较大的案件，这种案件是应该当作阻塞法庭的过分诉讼而倾吐出来的。法官应当为走向公正的判决做准备，这种准备应当如同上帝准备他的道路一样，就是要填高溪谷，削平山岭。^④所以在诉讼的任何一方，若有蛮横专断、无理指控、玩弄手段、联手串通、利用职权、过分辩护等等情形出现，法官若能使不平等变得平等，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那就可见其才德了。“扭鼻子必出血”，^⑤而压榨葡萄汁的机器若是用力过猛，所出的酒必是涩的，带着葡萄核的味儿。法官必须留神，要防止牵强附会的解释和推论，因为没有比法律的折磨更苦的折磨了。尤其在刑事案件中，法官应当小心，毋使意在警戒的法律变成严酷的苛政。他们也应当注意，不可降下《圣经》上所说的那种雨：“他要向他们降下网罗之雨。”^⑥因为滥用刑法便是在人民身上降下网罗之雨。所以刑法之中久已不用或不适于当时的条律，贤明的法官就应当限制施行。“法官的职责，不仅限于审察案件的事实，还要审察案件的具体环境……”^⑦在有关人命的大案中，法官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公正之中不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

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

其次，谈一谈控方和辩方的律师。严肃而耐心地听审是公正的主要成分之一，而说话过多的法官则不是一件悦耳的饶铃。一个法官首先去发现他在适当时期内可在法庭上听到的事情；或者过早地截断证人或辩护律师的说话以显示自己的敏察；或者用问题，即便是与案件有关的问题，来引导法庭调查，这些都不是得体之举。法官在审理案件中的作用有四种：主持听证；约束发言毋使过长、重复及泛滥无关；重述、选择并对照已发言论的要点，裁决法庭上的争议或作出判决。凡超过这些作用的举动便是过分之举，而这种情形不是出自炫耀多言，就是出自不耐听审，不然就是由于记忆力不佳，再不就是由于缺乏严肃认真、不偏不倚的态度。辩护人的狂妄有时能赢得法官的赞同，这种情形看起来是很奇怪的；法官既然坐在上帝的座位上，就应当效法上帝，而上帝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⑧不过更奇怪的是，法官竟然也有其宠幸的出名律师，这种情形是一定要引起诉讼费的倍增和旁门左道之嫌疑的。在辩护人辩得有理、办理案件很得当的时候，法官便应平等地对辩护人表示赞赏，尤其是当所辩的那一方处于不利的时候；因为这样能保住辩护人在委托人心中的声望，而且能使那个委托人对自己的案子不那么自以为是。

同样，如果辩护人有诡辩、重大的疏忽、证据过弱、追求无度或强词夺理的情形，则法官应当公平地在公众面前有礼貌地指责辩护人。辩护人既不当与法官唇枪舌剑，也不应当在法官作出裁决之后拐弯抹角地旧事重提。另一方面，法官既不当在案子上搞调和，也不应当给某一方任何口实，说他的辩论或证据未得上达。

第三，谈一谈法庭书记员和司法官员。法庭乃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此不但法官的座席，就连那梯台庭院，全应当保持圣洁，没有丑闻和腐败。的确，如《圣经》所说，“从荆棘之中是采不来葡萄的”，^⑨从贪馋的司法官员的荆棘中也是结不出公正的美果来的。法院中常常有四种不良的官员：第一是包揽诉讼、挑拨是非的人，这些人使法庭壮大而使国家衰弱。第二是那些把法院卷入职权之争的人，他们并非是“法院的朋友”，而是“法院的寄生虫”，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而把一个法院鼓动得茫然自大、超越界限。第三是可以叫做“法院的左手”的那些人^⑩，亦即那些狡诈而多谋、滥用法院的正当程序并把审判引入邪径与迷阵之中的人。第四就是那些收揽并敲诈钱财的人。这种人使人们有理由把法院比做矮树丛，因为当羊逃向矮树丛躲避暴风雨的时候，总是要损失一部分羊毛的。另一方面，一位多年的老司法官若熟悉判例，做事审慎，通晓法

院的事务，便是法院的一个极好的助手，他常常能给法官本人指引道路。

第四，谈一谈法官与君主和国家的关系。法官尤其应当记住《罗马十铜表法》^⑪的结语：“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并且要明白，法律若不是为达到上述目的，则不过是一种苛求的东西，是不达神意的神谕。因此，君主和政府若常与法官商议，而法官也常与君王和政府商议，则是一国之幸；前者就在法律于国家的政务有碍的时候，后者就在国家的政务于法律有碍的时候。因为许多时候审判的结论也许是“我的”、“你的”私人事情，如此审判的理由和后果却会涉及国是。所谓国是，不仅是有关王权的事，而且还包括任何会引起重大变化或造成危险的有先例的事，或者是显然有关一大部分人民的事。任何人都不得认为，公平的法律与真实的政策间有任何的对立性，因为这两者就像精神与筋肉一样，是共同动作的。法官还应当记住，所罗门的王座是两边由狮子们支持着的；它们可以做狮子，但仍然是做王座底下的狮子。^⑫就是要小心在意，不可阻挠或违反王权的任何一点，法官也不可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正当权利而以为他们不能明智地运用法律，明智地运用法律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他们也许记得，圣保罗说过一条比他们的法律更高的法律：“我们知道法律原是好的，只要

人用得合宜”。^⑬

注 释

① 指“摩西的律法”，参见《旧约·申命记》第27章第17节：“挪移邻居地界的，必受咒诅。”

② 见《旧约·箴言》第25章第26节。

③ 见《旧约·阿摩司书》第5章第7节：“你们这些使审判变为苦艾，将公义丢弃于地的人。”

④ 译注：见《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3—4节。

⑤ 见《旧约·箴言》第30章第33节：“摇牛奶必成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

⑥ 见《旧约·诗篇》第11章第6节：“他要向恶人降下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

⑦ 译注：出自奥维德作品。

⑧ 译注：见《新约·彼得前书》第5章第5节。

⑨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16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果呢？”

⑩ 译注：正义女神，眼上蒙罩，右手持剑，左手持天平。此处比喻影响司法公正的人。

⑪ 由“十人委员会”汇编而成，成于公元前450年。

⑫ 见《旧约·列王纪上》第10章第19、20节：“宝座有六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旧约·历代志下》第9章第18、19节中有相同的说法。

⑬ 见《新约·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8节。

论愤怒

彻底杜绝发怒，这不过是斯多葛派的一种夸张之辞而已。我们有更好的神谕：“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①对于怒气，必须在程度和时间两方面加以限制。我们打算首先谈一谈怎样才能调剂和缓解发怒的天性与习惯，第二，谈一谈压制住怒气的各种特殊动作，或者至少不至于使它们造成危害；第三，谈一谈怎样才能使别人发怒或息怒。

关于第一点，唯一的办法是，好好想一想发怒的后果，它是如何给人生带来烦恼的。这样做的最好时机是在完全息怒之后，回想一下当时发怒的情形。塞涅卡说得好：“怒气有如下坠之物，粉碎于它所落在的东西上。”《圣经》告诫我们：“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②无论是谁，要是他失去了耐心，也就失去了灵魂。人决不可像蜜蜂那样：

“在螫人时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③

发怒无疑是一种卑下的品性，因为它颇多地出现于治下的那些臣民，如儿童、妇女、老人、病人的弱点中。但是人们务必注意：当你发怒

时，你与其让自己的怒气带有恐惧，倒不如让它带有轻蔑，这样你就可以显得是不容伤害的，不是软弱可欺的。这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只要一个人在这方面给自己定下一些规矩就行。

关于第二点，发怒的原因和动机主要有三：第一，对伤害过于敏感。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伤害的话，是不会发怒的。所以，敏感而脆弱的人一定是常常发怒的。他们为许许多多的事情而苦恼，而这些事情对于心理素质较好的人来说，几乎是感觉不到的。其次，是发现或者认为自己所受的伤害中充满了轻蔑，因为轻蔑会使人怒火中烧，其作用不亚于伤害本身。所以，人们如果敏于觉察自己受轻蔑的情形，就很容易发怒。最后，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名誉受损时，他也会大发雷霆。在这种情况下，解救的方法是：像贡萨洛^④常常说的那样，一个人应当有一种“用较粗绳索编制的荣誉网”。但是在一切制怒的方法中，最好的方法是延长时间，并且使一个人自己相信，他报复的时机还没有来到，但是他可以预见将来进行报复的某个适当时机。这样，他就可以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逐渐冷静下来，怒气也就会慢慢地平息了。

一个人发怒时，若想控制自己的怒气，以免招致祸患，有两点必须特别注意：一是切忌言词过激，尤其不可恶语伤人，因为“骂世之言”是不

要紧的；此外，一个人在发怒时不可泄露秘密，因为那会使他成为孤家寡人。另一点是，不可因为一时气愤而断然甩手不干；不管你怎样表示愤慨，切不可做出任何无法挽回的事来。

至于使别人发怒或息怒，这主要是靠选择时机，要在人们最桀骜不驯或情绪最坏的时候去激怒他们。此外，还可以通过把你所能找出的事例全都搜集在一起（如前面所说），以加剧对他的轻蔑。而两种解救的方法则与之相反。前一种方法是，当初次向某人述说一件可能会使他生气的东西时，要把握好时机，因为初次印象是非常重要的；而另一种方法是，尽量把受伤害的推断与受轻蔑的论点分开，将伤害归咎于误会、恐惧、激情或者其他随便什么原因。

注 释

① 见《新约·以弗所书》第4章第26节。

② 见《新约·路加福音》第21章第19节。

③ 此语引自维吉尔的《农事诗》第4卷第238行。

④ 译注：贡萨洛（1453—1515），西班牙著名将军。

论变易兴亡

所罗门说：“世界上没有新的事物。”^①同样，柏拉图也有一种见解，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回忆”^②。所罗门还有一句名言：“所有新的事物，都是被遗忘的往事。”^③由此可见，勒忒河^④不仅在地下流，而且也在地上流。曾经有一位深奥的占星术家说，要不是有两种事物是永恒的（其一是恒星之间永远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它们不会靠近聚合，也不会离远分开；另一种是它们的周期运动，永远是准时的），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持续片刻而不变，这是确凿无疑的。物质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从不停息。

埋葬所有事物于忘却之中的巨大殓衣有两种：洪水和地震。至于火灾和大旱，不仅仅造成人口死亡，也造成破坏。法厄同的马车只跑了一天，^⑤在以利亚时代的连续三年的干旱，^⑥只是限制在一个狭窄地方，并且留下了活着的人，而由闪电引起的大火，在西印度是经常发生的，但它们造成损坏的范围也很有限。而在另外两种大的灾害——洪水和地震中，则有更严重的情况需要注意，灾害发生后得救幸存者，一般是愚昧无

知的山民。过去的时代不会留有任何的记载，这样，所有的事情和人都会被遗忘了，这和没有一个人存活是一样的。假如你认真研究过西印度的居民，他们和古老世界的民族相比，很像是一个新的幼稚的民族，极有可能在此之前，在那里遭过毁灭性的灾害，大概不会是地震（像埃及神父告诉梭伦的那样，阿特兰提斯岛由于地震而沉没的情况），而是由于当地的洪水所毁灭。地震在那个地区是不常见的，但在他们那里，却有着如此汹涌澎湃的大河，相比之下，亚洲、非洲和欧洲河流都成了小溪。那里的安第斯山脉和其他同样的山脉，也远比我们这里的山高，由此看来，那里的居民是当地洪水灾害中获救的山民的后代。

马基雅维利曾有过这样的论断，他认为宗教派别之间的猜忌是扑灭人们对往事记忆的重要原因，并中伤格列高利一世，把毁灭异教徒所有古迹的责任归罪于这位教皇，我不认为这种宗教狂热能有很大的效果，或能持续很久，作为他的继承者，萨比尼安^⑦执政时就恢复了以前的古迹。

在本文议论宇宙天体的盛衰和变异是不合适的，假如世界能持续那么长久，柏拉图的“大年”^⑧或许会生效，但也决不是让每个人同样都获得新生（因为这不过是某些人的幻想，这些人认为天体对于尘世间有比实际更为精细的影响）而

只是总体概念上的万象更新。无疑，彗星对一般事物总体上有着相似的作用和影响。但对于彗星，一般人只是仰而望之，并注意它的运行，而不善于明察它的影响，特别是对具体事物的影响，例如，是哪一种类的彗星，大小、颜色、彗尾的方向，在天空中的位置和存在的时间，以及产生了何种影响。

我曾听说过一个奇妙可笑的想法，不过我不愿意对此弃之不理，或许应该稍加注意。在低地国家（我不知道是在哪个国家）有这么一种观点，每隔三十五年，同样类似的年份和气候，将会按同样的次序循环重复，像严重的冰冻，反常的多雨，持续的干旱，温暖的冬季和凉爽的夏天等等，他们称之为“复始”。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一说法，是因为依据过去的年份来推算，我发现这个说法和实际情况还有一些相同之处。

现在应该离开对自然情况的讨论，而研究人世变迁。人事中最大的变革是宗教派别的兴衰浮沉，因为这种范围内的变革统治人们的思想最为深刻。真正的宗教是“建造在磐石上的”^⑨宗教，而其余的都不过是沉浮于时间的波涛之上，之所以要讲到他们，是为了探讨新的宗教派别兴起的原因，并由此提出一些忠告，尽人类薄弱的判断力，去阻止那些极为剧烈的变革。

当一个以前被崇拜的宗教因倾轧而破裂的时

候，当某个宗教的主教们的神圣被腐败污染并传遍丑闻的时候，而恰逢愚昧无知和野蛮的时代，假如此时又有人倡导一个越轨和陌生的教义并依此塑造创始人自己，你可以预料，一个新的宗教派别将会崛起。当穆罕默德散布自己的教规时，就具备了所有的这些条件。假如一个新的宗教不具备两个特征，是不可怕的，因为它难以传播：其一是反对和排挤现存的权威，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此事更能争取民众；另一特征是准许肉体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像诸如此类的理论上的左道邪说（像古代的埃瑞安派和现代的阿明尼乌派^⑩），虽然他们可以强有力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但却不会使国家产生任何大的变更，除非他们借助于非宗教事务的帮助。新宗教的培植有三种方式：借助于征兆和奇迹的力量，借助于雄辩、智慧的演讲、劝说，和借助于战争。至于殉道的情况，我将其归入奇迹的方式之内，因为它们看起来超出了人的自然承受能力。那种至美的、令人赞美的、圣洁无瑕的生活也可以视为同样的方式。阻止新的宗教的产生和教会的分裂，没有比革除陋习更好的办法了。要以温和的态度调和次要的差异，而不能残忍地迫害，宁可以荣誉和擢升收买新教派主要的创始者，而不能以暴力和苦难去激怒他们。

战争的变化和盛衰是很多的，但是主要的变

化有三点：战争的地点和场所，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以及战争的指挥方式。战争，在古代看起来似乎大多是东方进攻西方，因为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鞑靼人（作为入侵者），他们都是东方的民族。确实，高卢人是西方民族，但是我所读到的他们的侵略只有两次，一次是入侵盖莱西亚，一次是罗马。但是东方和西方并没有确定的位置，更不能得出任何确实的论断，指明战争是来自东方或西方，而南方和北方却是固定的。如果不是从来没有，也是极少见到遥远的南方民族入侵北方，而是相反。由此可见，世界的北部是天然好战的区域，这或许是由于北半球星座的关系；或许是因为北方覆盖着大片的陆地，而在南方，我现在所知道的，几乎全是海洋；或者（这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因为北方寒冷的气候。由于这些原因，北方的民族不需要借助于训练，就能使体格健壮，斗志旺盛。

当一个庞大的国家和帝国处于分裂和风雨飘摇之中时，你可以确信，战争即将来临。因为当一个庞大的帝国兴盛的时候，是依赖自己的武力去削弱或消灭土著居民的武装而强迫他们屈服的，但是到了帝国失败的时候，同样，兵败如山倒，他们自己变成了被劫掠的对象。罗马帝国衰败时就是这种情况，查理大帝死后的日耳曼帝国也是如此，每只鸟都抢走一支羽毛。假如西班牙

衰败了，降临其头上的也决不会有不同的情况。同样，王国的扩展和合并也会引起战争。当一个国家发展得过于强大，它会像巨大的洪水是一定要泛滥的。在罗马、土耳其、西班牙和其他的国家都曾发生过这种情况。

注意，当世界有很少的未开化的民族、人们普遍尚未掌握谋生手段、不结婚生育时（今天差不多到处都是这样，鞑靼人除外），就不会有人口泛滥的危险。但是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育繁衍而对谋生方法和食物供应缺乏预见时，那么这个民族就需要每一代或两代一次迁移他们中的部分人口到别的国家。古代的北方民族常用投签的办法处理这种事务，他们投签决定一部分人留在故土，一部分离乡背井去寻找他们的宿命。当一个好战的国家变得软弱和柔靡的时候，他们肯定会遭遇战火，因为一般说来，这类国家在他们堕落的时候，都积聚了财富。因此，战利品的吸引和他们的虚弱同时鼓励着一场战争。

至于武器，它几乎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但是我们也曾经看到武器也是有时代、有变革的。确实，大炮在印度的奥克塞居阿克斯城就已经被使用了，而被马其顿人称之为雷电和魔法。众所周知，在中国，大炮的使用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关于武器的性能和改进有如下建议：第一，射程要远，能在遭受危险的范围之外使用，像曾

看到的大炮和滑膛枪。第二，攻击力要大，在这方面大炮的力量要比所有的攻城器和古代的发明优越。第三，能在各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使用，并且携带轻便，便于操作等等。

至于战争的指挥，起初人们单纯依靠人数的多少，同样主要依赖于实力和勇敢，他们在约定的地点安营扎寨，然后进行决战以解决矛盾，他们还不懂得排列他们的战斗队形。以后，他们不再依靠庞大的人数，而宁可要精兵，懂得了利用地形，懂得了灵巧地牵制敌人之类的战术，他们也能够更为灵活地布置他们的战斗队形。

一个国家年轻的时候，是军备兴旺的时期；在国家的中年，兴盛的是学术；然后有一个两者同时兴旺的时期；当一个国家老年衰退的时候，工艺和商业就是繁荣的。学术，也有它的摇篮时期，那时它处于萌芽阶段，近乎于一个儿童。然后是其年轻时期，此时它是繁茂而幼稚的。进入它的壮年时代，它是稳固的，也是萎缩的。最后是其老年时期，此时它变得干枯而空洞。

看关于变易的转轮如此之长并不好，恐怕我们要头晕了。关于变易中事件的记载，只不过是一套循环的故事，所以不适宜本文讨论。

注 释

① 见《圣经·传道书》第1章第9节：“目光之下，并无新

事。”曾经有过的事物，它还将出现，曾经做过的事情，还将去做，太阳下没有新的事物，难道有任何一个事物，可以这样对他说：“瞧，这是新的。”其实，它早在我们生前的过去就曾经存在过。

② 见柏拉图《裴多篇》。

③ 译注：见《旧约·传道书》第3章第15节。

④ 译注：勒忒河，希腊神话中饮其水可忘人间之事的地府之河。

⑤ 译注：希腊神话中太阳神之子法厄同私驾其父之太阳马车，险焚世界。

⑥ 见《旧约·列王纪上》第17—18章。以利亚，犹太先知。

⑦ 渥雷特诺的萨比尼安是公元604年大格列一世死后当选为罗马教皇的，他是一个贪婪成性的人，因而招致民众的怨恨，他于当选十八个月之后死亡。

⑧ 译注：指所有天体经各种转动之后返回原位之年。古人相信此年为“黄金时代”重来之年。大致发生年份有12954年、25800年、25920年等几种说法。

⑨ 译注：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

⑩ 译注：阿瑞安派，4世纪之异端宗派；阿明尼乌派，16世纪末新教之一派。虽然培根称呼他们为异端，但他们的主张存在了两个世纪，至今仍是英国教会中一个大的派别。

残篇 论谣言^①

诗人们说谣言是一个怪物，他们描写谣言，部分言辞优美典雅，部分则严肃庄重。他们说，看那！它有多少羽毛，在羽毛下面，又有那么多的眼睛，那么多的舌头，那么多的声音，它还竖起了那么多的耳朵。这些都是华丽的词藻，而在这些话的后面，则是绝妙的比喻。例如，说谣言在奔走中，力量越聚越大；说它在地上行走，却把它的头藏在云层里；还有的说它白天待在瞭望塔中，更多的是在夜间飞来飞去；还有的说它把曾经做过的事情和没做的事混在了一起；还说它对于一个大城市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事物。不过，有一个说法超过其余所有的比喻，他们说：是大地——曾和丘比特作战的那位巨人的母亲——由于巨人被消灭，在愤怒中生出了谣言。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被比喻为巨人的叛逆者与煽动性的谣言和诽谤是兄妹，一阳一阴。但是假如有人能够驯服谣言这个怪物，把它置于掌上扶养并能支配它，用它去追踪其它猛禽并杀死它们，它还是有些价值的。

这样叙述，我们未免是受到了诗人文风的感染，现在要用认真严肃的方式去讲这个题目。在

所有政治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题目比谣言更少论述，也没有任何题目比研讨谣言更有价值。因此我们将讨论这些观点：什么是假谣言？什么是真谣言？怎样能更好地甄别它们？谣言是如何播种和引起的？它们怎样散布和增殖？它们怎样才能被控制和平息？此外，还有其他关于谣言性质的问题。

谣言有如此大的力量，以致于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的事件，它不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战争。缪西阿努斯颠覆维特利乌斯是依赖他散布的谣言，他讲维特利乌斯有意调动驻在叙利亚的罗马军团去日耳曼，驻日耳曼的罗马军团则调往叙利亚，因此，驻在叙利亚的罗马军团非常愤怒因而叛变。尤利乌斯·恺撒进攻毫无防备的庞培，事前为松懈庞培的勤勉和戒备，恺撒狡诈地放出一个流言，他讲恺撒的士兵已经不再拥戴他，他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并且他们满载着在高卢获取的财富，一旦进入意大利、他们就会抛弃恺撒。利维亚为了稳定局面，而使其儿子提比略继承帝位，也是依靠不断地传出她的丈夫奥古斯都正在康复或病情好转的消息。土耳其的帕夏们常常对亲兵和军人们隐瞒土耳其皇帝死去的消息，以免他们依据他们的旧习劫掠君士坦丁堡和其他的城镇。地米斯托克利促使薛西斯、波斯的国王迅速地离开希腊，也是散布谣言说希腊人已

经决定破坏他建造的横跨在赫勒斯滂海峡上的舟桥。像这样的例子数以千计，这种情况越多，就越没有必要讲述，因为人们到处都可以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所有明智的统治者，对于谣言都应予以密切的注视和关照，像对待他们的行动和计划一样。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 **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 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 周读 网址: www.ireadweek.com 注 释

① 这个残篇是在培根爵士的个人文件中发现的，由罗林博士公布。

译后记

本书由徐奕春、肖昶、林天斗、杜长安、李建强、安佳、实鲁等翻译。具体分工如下：徐奕春译第一、二、五、十、二十七、三十二、四十三、五十、五十七篇；肖昶译第十六至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篇；林天斗译第七、八、十一、十五、三十四、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四十八篇；杜长安译第三十三、三十八、四十四至四十七、五十八篇和残篇；李建强译第九、四十、四十九、五十一至五十六篇；安佳译第三、四、二十八至三十一、三十七篇；实鲁译第六、十二至十四篇。译文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SSAYS OF FRANCIS BACON



培根论人生

◎《培根论人生》属于为数不多的应当咀嚼消化的书。你很难见到这么小一个盘子里盛这么多肉，而且烹制得如些色、香、味俱全。

——【美】威尔·杜兰特

◎弗兰西斯·培根的人生随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尘世中的智慧，它让我们变得充满理性并世事洞明。

——【美】F. 房龙

◎培根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有文艺复兴之风，他以《培根论人生》闻名于世。

——【英】贝特兰·罗素

◎他的文字有一种优美而庄严的韵律，给情感以动人的美感，他的论述中有超人的智慧和哲学，给理智以深刻的启迪。

——【英】雪莱

◎《培根论人生》体现了明智的处世本领，为世

人所广泛传阅。

——【法】让·德·维莱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